

尚論篇
四卷
首一卷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尚論笈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新印

上海錦章書局發行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謂通天地人者巫與醫而已巫成始為巫號為神巫其事守遠夏商未改顛頊命南正重為司
 天以屬神北正黎為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亦神巫之屬也洪荒以後彷彿劫初成時光音天來下化生世界地天未
 隔民神不分故自少皞至黃帝得命官以司之屬之重不上天安能司天黎不下地安能司地顧溺習見聞以為宗伯
 司徒之官而上天下地後人之所以寵神其祖夏蟲語冰鳥足怪乎神農嘗言黃帝作內經伊摯製湯液天子宰相
 皆醫師也皆醫官也以黃帝之聰明狗齊稱岐伯為天師其所論難窮極八地分列陽陰儒者雅言三墳之書言大道
 者惟醫經在焉豈非窮神知化通天地人之極致乎自周公以司巫醫師分屬六官而巫醫之任漸輕自孔子以魯國
 之儒統承斯文而坐醫之道漸隱其降而為方技不得與儒齒則自范曄始也東漢之末巫術熄而道教立天師之劍
 印遂與參墳魯誥鼎列為三要宣通玄感驅風雷雨斥鬼神不過古者禘巫之能事巫之度悶於道而其教跡則託於
 道而益尊若漢以後之醫則不能自立壇墀而咸寄跡於儒儒者窮經闡術深談性命俎豆於賢人之間而醫不出方
 技之列若近代之劉張李朱本朝之戴元禮滑撻靈王仲光皆真修壹行方聞經國之大儒曾不得攝齊扳衽廁跡儒
 林道學之間醫之託於儒不若巫之託於道也蓋已久矣吾晚而得見嘉言喻先生其為人則盧照隣之贊孫思邈所
 謂道洽古今學通術數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也著尚論篇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
 遺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甲乙千金之書未能或之先也吾觀其論大青龍湯一章以其雷雨滿盈飛騰蕩滌之神用
 縮而為小青龍則龍有藏於蟄蠲馴而為越婢一則龍身化為絲絃白虎以成其對待真武以鎮其汎佚通天之手眼
 馭龍之心法旁見側出孤映絕照千載上下宜非有神者告之隆璫永歎遠壑必盈取喻於晉重耳越勾踐之反國折
 肱知醫論盡喻政思深哉古之上醫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昔人有言以至精至
 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賤之人儒以學術殺天下醫以經方殺天下民用夫利物用疵癘鬼神不享祀而風火刀兵之
 劫繼作豈細故哉吾嘗搜緝國史以周玄真張鉞冠之流為高道以原禮櫻盜之流為儒醫於禪之冒儒者解其駁而
 歸禪於儒之冒儒者訂其實而歸偽排繒甫就劫火反之知天之不欲使與史事也遂釋然志其所有事讀嘉言之書
 於吾心有戚戚焉不揆愚誕率意而叙之如此世之君子得其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無以為親見揚子雲言貌不能

動人而笑吾言之無當也先生姓喻氏名昌南昌之新建人嘉言其字也重光單闕之歲相月二十八日

尚論篇自序

混沌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簪皂先備醫道之闕性命為何如哉軒轅帝尊其臣岐伯為天師每聞典要必戴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茲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或抽揚脈理非不燦然天地間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讀者因爻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顯然衣帶則曠世以來未易覩也晚世道降術升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即身為標言為的而獨吹無和少見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竊憂之於是杜門樂飢取古人書而尚論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莫彈攬要則玄殊妙諦固象可求不知古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于穆然無朕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觀天之道觀我之生機非相貸古人既往有我負荷韞藏待剖絲絲待理責難他諉昔阿難問世尊曰古佛以何人為師世尊答曰以吾為師此即誕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莫得而圍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昌意中祇求精神呼吸實與古人潛通一脈若啓迪於懸衷稟承於覲面凡有闡述一如陽隨方諸之得水火天然感召衣絕思議於以快吾尚論之本懷耳雖然高明之弊說經創解其事多僭固陋之弊臺文襲義其事多竊惟僭與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覆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符為眾法之宗群方之祖雜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莫過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證另闢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為亘索旁趨得以隨施轍效端有厚望焉顧窮源千仞進求靈業難經甲乙諸書文義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金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為雜證法律十卷彈思九載擬議以通玄奧俾觀者斐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以濟川之舟楫烹魚之釜索少寒吾生一日之責即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也夫

矣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南昌喻昌嘉言甫識

卷一

太陽經上篇計五十三法

太陽經中篇計五十八法

太陽經下篇計二十四法

卷二

陽明經上篇計三十九法

陽明經中篇計三十一法

陽明經下篇計三十三法

卷三

少陽經全篇計二十一法

附合病計九法

附併病計五法

附壞病計二法

附痰病計三法

卷四

太陰經全篇計九法

少陰經前篇計二十五法

少陰經後篇計九法

厥陰經全篇計五十五法

附過經不解病計四法

附差後勞復病計六法

附陰陽易病計一法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時兆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授故其篇目先後差錯頗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且可為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二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後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量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疆畷迨湖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好麗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故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比吳及也又傳稱成無己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一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雜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謂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秦定間程德齋作傷寒論法尤多不經清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己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晦不明令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雜病雜脈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歷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年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餘太陽三篇改叔和之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餘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披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為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濕夏秋傷於暑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列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文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况

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何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點此讀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焮浸假緣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脈法為一書名曰脈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啓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之中開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乃簡相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列一篇莫訂替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脈一篇妄入已見總之碎剪美惡綴以敗絮盲鼓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沈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以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歧一脈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所謂千古疑竇至此莫破茲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之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為食寶設不各為區別一概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綱顯自名篇者過懵然不識此等大闕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悞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身乃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己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線觀其篇首之辭謂痙濕暈眩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另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痙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脈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脈本名易為辨脈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己之詮註則以脈法為第一卷按仲景自叙云平脈辨證為傷寒立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自當置於篇首且晉代書中

景自叙云平脈辨證為傷寒立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自當置於篇首且晉代書中

景自叙云平辨語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治當隸於扁倉但晉承漢純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之言不
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遺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誰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子然猶
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迺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
傳後經之理況其莫引贅辭插補異科寸瑜尺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
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其名此以長君逢君無所逃矣至於註釋之卷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粕矣更安
望闡發精理乎

駁正王和叔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耳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
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

陰陽大論云春風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王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
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 引用內經足見大
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 寒邪緣肌膚而入平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苦骨染革冬不藏
精者其寒邪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為溫病 變字下得誕怪駭人 設謂春氣既轉為溫則病發不當名傷寒當變其名為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為暑病 此一語尤為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 設謂是

氣既轉為熱外邪當變名為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悞始

於楊操

是以平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氣行之氣也 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
暑也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痰癘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此等闕頭不徹

故以溫熱病並寒故謂暑重於溫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甚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未明傷寒先明異氣借客形主似無不可但傷寒要領全不掣

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又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 漫衍已意明異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况所言紕謬 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溫毒溫疫為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偏奉之為祖詎非得所托而傳信耶真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列後

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為溫病於字費辭到底說變為溫病真是說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 此正春溫夏暑秋溼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及反重

行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非三時原無正氣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醫事自晉代已失所宗何况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陽氣為暴寒所折而為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重於

溫從此左見耳 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茲云異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疏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不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涼為冬之寒

行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 此復姤二卦之義引入序例不切
斯則冬夏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 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顯纔換合離二字

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易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暑所自來乎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之剛柔也 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妙義合

為疏此

小人觸冒必嬰暴疾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 前云寒毒藏於肌膚此云不知留在何經而發

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為溫瘧風溫溫毒溫疫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辨其為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殞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溼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

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為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春夏秋三時之病多始

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耳然殞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是外感之證仲景會此意故以傷

寒立論而包舉溫暑在內絲絲入扣殆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止以春夏秋冬為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歧

路之紛趨所由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生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

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寤寐神遊可知所以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和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陰居亦異是故黃帝與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

正宜須兩審也 仲景於此黃之道以述為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

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

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挾臑給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尺寸俱弦者

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嗔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病受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臍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却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讞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其得病陰陽兩證俱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和氣瀰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漿不入不知人者方為營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陽明之經脈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病甚精

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長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長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長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長腹滿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渴止舌乾乾當作潤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陰病長囊縮少腹微下和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至此皆內經熱論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傳經八个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尺寸之脈深陷正氣衰微莫能戴邪外出既已過經其病不問誠為危候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症病而治之仲景於壞症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太陽經

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太少二經諸法治之之理觀

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証作何解乃教後人遵用其法所謂一言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悲哉

若脈陰陽俱成重症於寒者變為溫症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過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過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過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脈之變證方治如法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鬼疑神駭成妖妄難經

雖云傷寒有五其脈有變否變者辨也辨脈定證設使叔和稍為平易但云冬傷於寒至春重感於寒其脈有陰陽俱盛者名爲溫瘧冬傷於寒至春更過於風其脈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爲風溫乃至溫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然擬病失倫而大闕不害爲正其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爲傷寒論作序例不識其草澤奸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談醫者皆僞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惡莫甚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爲家有患備慮之要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學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爲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此已入下里之音通國所爲和之者乎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裡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豈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挾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一段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證藉爲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與叔和何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引難經辭不達意最足感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爲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裡可下而已於理甚精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本位而未入於府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滿猶生寒熱不可攻下之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談何容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爲陽虛陰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有答即表病裡病直中傳經等證曷不釋明引之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悞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陽盛則斃風邪入衛則爲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構此危詞豈悞以寒邪入營爲陽盛耶夫寒邪入營但爲陰邪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脈浮緊無汗者有桂枝之禁謂當用麻黃

湯也。即候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證。况於下咽。即驚視等。砒霜。五為鄭重。叔和全不達仲景之旨。毋怪後人之吠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即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衍入承氣。務以惑人。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盛陽虛。傳經

傷寒之證。大勢陽盛陰虛。虛症。大勢陰陽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而不可同語。亦不必語。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虛不暇計。且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懵

然不知病源。為治乃悞。使病者殞沒。自謂其分。至今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鑑此。豈不痛歟。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取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裡。言巧似

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嘗審以慎。患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去危之變。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藥

而莫見此傾危之賊。惟明者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持說甚正

惜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侵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

一夜。當晷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

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

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

凡得病及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以復數也。時

氣病。飲水能消。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

凡得病厥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災之有雲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引用內經云

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竅。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六損。一時死。

平人六脈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脈感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陽陰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下疎乍數者死脈至如轉索者其日死讖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 引損脈入傷寒大誤按仲景連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為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屬引內經原文發明切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插入異義蔓衍繁文誠何心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耶則自勒一家言另緯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經之說混亂經常至經常大義不挈一語以此網羅並賢卷八毅中其授受之迷蓋已十年長夜矣有志躋仲景之堂者能無大剖叔和之藩也哉

論春溫大意并辨叔和四變之妄

喻昌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證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症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瘵癰瘡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祥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藏一府同時病發所以其脈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復從太陽為治况脈浮自汗更加汗之醫殺之也所以風溫證斷不可汗即或快下快火亦經氣傷而陰精盡皆為醫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於此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先聖後聖直揆一也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太陽少陰諸經乎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裁風種電萬不根之談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時止為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本主風而氣溫風溫即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和熾盛是為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瘟氣又非溫證之常矣今且先辨溫瘧溫瘧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輕故止成瘧耳黃帝明溫瘧舍於何藏故伯對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遇汗皆出此病藏於時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曰溫瘧此可見溫瘧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腎又可見溫瘧遇溫尚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也叔和反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抑何不思之

甚耶。今且再辨風溫。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事。風溫二字。自不得分之為。兩凡病溫者。悉為風溫。即如初春地氣未升。無濕溫之可言也。天氣微寒。無熱溫之可言也。時令和煦。無溫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係於風。試觀仲景於冬月正病。以寒統之。則春月正病。定當以風統之矣。夫風無定體。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論溫條中。重挈風溫。故謂另是一病。不知仲景於溫證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嚀。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閉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全具少陰之證。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叔和妄擬重感重變。乃至後人作賦云。風溫濕溫。發正汗則危。惡難醫。又云。因知風溫汗不。休當用漢防己。隔靴搔癢。於本來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溫毒。夫溫證中之有溫毒。一如傷寒證中之有陽毒陰毒也。傷寒不以寒毒另為一證。則溫病何得以溫毒更立一名耶。况溫毒復有陰陽之辨。太陽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陽毒。少陰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陰毒。叔和不知風溫為陰邪。故但指溫毒為陽毒。以致後人襲用黑膏紫雪。陰毒當之。慘於鋒刃。其厲階亦至今未已耳。其溫疫一症。另辨致詳。

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天札。物無疵癘。大和之氣。瀰滿乾坤。安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難以逐疫方。相比掌之。則溫疫之由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為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迺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為細繹。乃謂重感於寒。變為溫疫。又謂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復大涼。秋時應涼。而復大熱。冬時應寒。而復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為寒疫。冬月為溫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甚。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壇麓遺奏。舉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

勝而直入精神魄之藏人豈能逃避矣更有謂疫邪無形象聲臭定時定方可言是以一歲之中長幼莫不病此至
病傷寒者百無一二治法非疏裡則表不透非戰汗則病不解愈募愈遠究竟所指之疫仍為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
病疏裡則下早可知戰汗則失表可知祇足自呈敗闕耳夫四時不止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
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為疫矣以故難瘟死雞豬瘟死牛馬瘟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
際疫疠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為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
尤一室況於連牀並榻沿門圍境其釀之氣益以出口尸蟲戴道腐墮燻柴掃帚委登投屋種種惡穢上瀆蒼天清淨
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頸腫如瓜瓠者
是也所稱蝦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瓢瘟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所稱疔瘡瘟者遍身紅
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謂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腳瘟者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
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之劫運良可傷悼大率瘟疫症疹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所以墜落叔和坑塹曾
不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脈篇中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
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名曰慄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真理全非傷寒
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感病之總所謂赤文經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
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為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
之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者為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陰入則其人必先自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而
下重臍築痠痛止與俗稱絞腸瘟軟腳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
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為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釀變即現中焦俗稱瓜瓢瘟疔瘡瘟等證則又陽毒癰膿陰
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為一內外不通氣壅蒸上焦佛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因
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為癰膿若營氣前通者因名客邪噎出聲溫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
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之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
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為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

焦為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為陰陽交原凡清濁之邪必從此區分甚者三焦相瀾上行極而下行極而上故聲嗚咽塞口爛食斷者亦復下血如厥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堅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裡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憤憤試折中以聖言後前迷謬豈不渙然冰釋哉治法未病前所先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為上也邪既入即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當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詳訂諸方載春溫方後有問春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溫獨非疫耶余曰冬月過溫腎氣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溫無異計此時有春無冬三氣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烏有矣是以東南冬月患正傷寒者少患冬瘟及痘瘡者最多西北則秋冬春皆患正傷寒殊無痘疫痘瘡之患矣此何以故西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月之凝滯東南土地卑濕為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溫熱之氣得風以播之尚有可耐設且暮無風水中之魚衣中之虱且為飛揚况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即同一病狀矣此時朔風了不可得故其氣轉稽轉暴雖有薰風但能送熱不能解涼感世所謂解溫韋財者在兵荒反有注邪佈穢之事矣叔和以夏應大熱而反大寒為疫詎知大寒正疫氣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煩盛惟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譖人思欲投界有北以熄其蹇析義精矣鄉紳萬善人嘗憂五雷驚蛇之地觸動土瘟壯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五人余令於營北掘井二丈投楮首饅首蒸飯從引上氣下收旋風其井即得安全無損此余偶試楊曾之秘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字饒久溫吏請禱雪公取薄冰置座嘿坐良久瑞雪滿庭頃深三尺蟲賊疫鬼何地潛蹤即可見先儒遺藏於器借凝冰為影草已攝大地於清冷之淵矣詎非法王手眼乎

南昌喻 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宇誠伯常重梓

論太陽經傷寒證治大意

王叔和當日編次仲景傷寒論以辨經濕陽證為第一以辨太陽病脈證為第二謂經濕陽雖太陽經之見證然宜應別論故列之篇首此等處最不妥當是有別論反在正論之前者况既應別論即當明言所指而故虛懸其篇此叔和不究心之弊也至於太陽經中一概混編合病併病溫病壞病過經不解病以及少陽諸病如理琴絲不清其脈寸寸補接所以不通於用徒令觀者嘆息此更叔和不究心之弊也定林億成無已輩以脈法及傷寒例居前次經濕陽次太陽病分上中下三篇其意以桂枝證麻黃證上篇大青龍證及汗後下後諸證中篇結胸及痞證下篇究竟上篇混中下下篇混上中不能清也更可笑者下篇結胸例中凡係結字一概收入如陽微結陰微結脈代結之類悉與結胸同彙尤可笑者上篇第六條傷寒大義未及什一何所見即彙溫病中篇下篇太陽本症未及什七何所見即彙少陽症及合病併病過經不解諸病如此割裂原文後人縱思研窮無門可入矣夫足太陽膀胱病主表也而表有營衛之不同病有風寒之各異風則傷衛寒則傷營風寒兼受則營衛兩傷三者之病各分疆界仲景立桂枝湯麻黃湯大青龍湯鼎足大綱三法分治三證風傷衛則用桂枝湯寒傷營則用麻黃湯風寒兩傷營衛則用大青龍湯用之得當風寒立時解散不勞餘力矣乃有病在營而治衛病在衛而治營病在營衛而治其一遺其一與夫病已去營衛而復汗病未去營衛而誤下以致經傳錯亂展轉不已源頭一差末流百出於是更出種種節目輔三法而行正如八卦之有六十四卦八陣之有六十四陣分統於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下始得井井不紊仲景參互錯綜以盡病之變態其於桂枝麻黃大青龍三法夫復何疑第文辭與約義例例互陳雖穎敏之士讀之不解其意實由當時編次潦草糊塗不察來意仲景一手一目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昌不得已而僭為尚論太陽經中仍分三篇以風傷衛為上篇寒傷營為中篇風寒兩傷營衛為下篇一一以膚淺之語括大義於前明與旨於後其溫病合病等名遂段清出另立篇目俾讀者無疑惑於心庶隨所施而恰當矣

太陽經上篇凡風傷衛之證列於此篇法五十三條

尚論 卷一 太陽經上篇

太陽經受病之証有定脈定證一法

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文原

先挈太陽病之總脈總證統中風傷寒為言也太陽膀胱經乃六經之

首主皮膚而統榮衛所以為受病之始

太陽受病有風寒不同宜辨陰陽而定愈日通計五法

二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也文原

風為陽衛亦陽故病起於陽寒為陰榮亦陰故病起於陰無熱惡寒指寒邪初受未鬱為熱而言也少頃鬱於

榮間則乃發熱矣太陽中篇第一條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正互明其義也病發於陽其愈宜速乃六日傳經已

盡必至七日方愈者陽數七主進故也病發於陰其愈宜遲乃至六日經盡即愈者陰數六主退故也得病之始

各從陰陽之類而起得病之終各從陰陽之類而愈此道之所以本乎自然而人身與天地同機也

三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文原七日而云已

上者該六日而言也六日傳至厥陰六經盡矣至七日當再傳太陽病若自愈則邪已去盡不再傳矣設不愈則七

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故鍼足陽明以竭其邪乃得不傳也在他經則不然蓋陽明中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

之地邪易解散故耳然必鍼以竭其邪始得歸併陽明不犯他界也舊謂奪其傳路而遏之則經經皆可遏矣何獨

取陽明也哉

四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文原凡病欲解之時必從其經氣之王太陽者盛陽也故從巳午未之王時而病解

五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文原天地鬱蒸而雨作人身煩悶而汗作氣機

之動也氣機一動其脈必與其證相應故脈浮而邪還於表纏得有汗而外邪盡從外解設脈不以浮應則不能作

汗其煩即為內入之候又在言外矣已上四條先挈太陽經始病終愈風寒之總法

太陽受病風寒不同先辨中風定脈定證一法

六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為中風文原既有第一條脈浮頭項強痛惡寒之總證更加發熱汗出惡風脈

緩則其病乃是觸冒於風所致即名中風中字與傷字無別即謂傷風亦可風性屬陽從衛而入以衛為陽氣所行

之途及其表也此一條又中風病之總稱已後凡言中風病三字而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即括在內

之道從其類也 此一條又中風病之總稱已後凡言中風病三字而發熱汗出惡風脈緩即括在內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大綱一法

(七)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晉晉惡寒浙浙惡風翁翁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文原 陽浮陰弱與下文衛強榮弱同義陽浮者陽邪入衛脈必外浮陽性本熱風又善行所以發熱快捷不待閉鬱

自於也陰弱者榮無邪助比衛不足脈必內弱陰弱不能內守陽強不能外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蓋自出也晉

喜惡寒內氣餒也浙浙惡風外體疎也雖寒與風並舉義重惡風惡風未有不惡寒者所以中篇傷寒證中亦互云

惡風又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後人相傳謂傷風惡風傷寒惡寒尚爾辨證誤人多矣翁翁發熱乃氣蒸濕潤之熱

此傷寒之乾熱不同自鳴者陽邪上壅也乾嘔者陽邪上逆也故取用桂枝湯解散肌表之陽邪也與發汗驅出陰

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服已須臾歎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服令一時許遍身發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病必不除若一

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重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開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晝一夜

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桂

枝味薄服過片頃而其力即盡所以能解肌者妙用全在歎熱稀粥以助其藥力穀氣內充則邪不能入而熱歎以繼

藥之後則邪不能留法中之法若此世傳方書無此四字大失初意更有肌膚已透微似之汗蓋覆強逼致令大汗

淋漓者總由不識解肌為何義耳

按衛行脈外風傷衛之證皆傷其外外者肌膚也故但取解肌以散外不取發汗以內動血脈更不取攻下以內動

藏府所以服桂枝時要使週身熱熱然似乎有汗者無非欲其皮間毛竅暫開而邪散也然恐藥力易過又藉熱稀

粥以助其煖如此一時之久肌竅不致速閉則外受之邪盡從外解名為合法矣不識此意者汗時非失之太過即

失之不及太過則邪未入而先擾其榮甚則汗不止而亡陽不及則邪欲出而早閉其門必至病不除而生變仲景

言之諄諄後人轉加忽略茲特詳發其義

桂枝湯有禁用法

八 桂枝本為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當須識此勿令誤也。源 已見寒傷榮之脈證。即不可誤用風傷衛之治法。用之則寒邪漫無出路。留連肉腠。貽患無窮。故為首禁。

九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源 桂枝辛甘。本胃所愛。服之反吐。其人濕熱素盛。可知矣。濕熱素盛。更服桂枝。則兩熱相合。滿而不行。勢必上逆而吐逆。則其熱愈淫溢於上焦。蒸為敗濁。故必吐膿血。此一大禁也。其誤服未至於吐者。上焦清氣未傷。熱雖漸消。亦蹈險矣。

十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源 酒為濕熱之最。故即於上條文。意重引酒客以示戒。嘔吐乃互詞。勿泥。按辛甘發散。為陽內經之旨也。仲景連之製方。重申辛甘之戒。可謂慮周于變矣。如酒客平素濕熱。搏結胸中。纏掖外邪。必增滿逆。所以辛甘之法。過此輩即不可用。辛甘不可用。則用辛涼以徹其熱。平苦以消其滿。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偏詆桂枝為難用。即不遇酒客。無端變亂內經定法。可勝誅哉。葛根雖酒客所宜。然犯太陽經禁。又不可用。

汗後水氣上逆。有禁更汗增滿一法。

十一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源 此一條。從來諸家會錯。杜入桂枝四禁。謂已用桂枝。致逆。若更用桂枝。則其變愈大。粗疎極矣。蓋為逆是言水逆。未嘗說到其變愈大為凶逆也。且原文不云更與桂枝。而云更發汗者。見水藥俱不得入。則中滿已極。更發汗以動其滿。凡是表藥皆可令吐下不止。不獨是桂枝當禁。所以仲景於太陽水逆之證。全不用表藥。惟用五苓散以導水。服後隨澀熱湯以取汗。正與此條互相發明也。設只單禁桂枝。將麻黃葛根柴胡等類。在所不禁。而設用以致吐下不止。恬不知為犯禁矣。噫。斯道之不明。小者且然。況其大乎。

中風病。主用桂枝湯解肌和榮衛七法。

十二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源 頭痛見第一條。發熱汗出惡風。見第六條。重互其文。以致叮嚀辨證用法。宜識此也。

太陽病外症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源 浮弱。即陽浮陰弱之謂。外症未解。脈見浮弱。即日久必

當以汗解。然汗法。宜用桂枝湯。易之去見。不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當以汗解。然汗法。宜用桂枝湯。易之去見。不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當以汗解。然汗法。宜用桂枝湯。易之去見。不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當以汗解。然汗法。宜用桂枝湯。易之去見。不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當以汗解之。解當遵用桂枝湯之法。見不可誤行發汗之法也。至於不可誤下。更不待言矣。

十四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和風者。宜桂枝湯主之。文原 衛得和助而強。榮無邪助。故

為弱也。即前陽浮陰弱之義。而重申明之耳。項如榮弱與血虛無涉。和風即風邪勿擊者。

十五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為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文原 藏無他病

四字。隱括人身宿病。即動氣不可發汗。亦在內。見裡無病。而但表中風邪。乃有汗出不愈者。必是衛氣不和也。故入

於榮則裡已近。災未可莫然。稱無病矣。時發熱者。有時發熱。有時不發熱。故先於未發熱時。主用解肌之法。邪自不

留也。

十六 病嘗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

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文原 此明中風病所以衛受邪風。榮反出汗之理。見榮氣本和。但衛強不與榮和。復發其汗。俾

風邪從肌竅外出。斯衛不強。而與榮和中。酒發狂。酒去其人帖然矣。榮受寒邪。不與衛和。宜麻黃湯亦然。

十七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文原 中風之證。凡未傳變者。當從解肌。舍

解肌無別法也。然服桂枝湯以解肌。而反加熱悶者。乃服藥時不如法也。其法維何。即歡稀熟粥。以助藥力。不使其

不及。但取週身熱熱微似有汗。不使其太過之謂也。此云服湯反煩者。必微似汗。亦未得肌竅之開。徒用藥力。引動

風邪。漫無出路。勢必內入而生煩也。刺風池。風府。以瀉風熱之暴甚。後風不繼。庶前風可熄。更與桂枝湯。引之外出。

則愈矣。可見解肌當如法也。因服桂枝生煩。豈此妙義。不可不講。故特詳其意。俾用藥者知所當務焉。

十八 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文原 風家表解。已用桂枝之互詞也。用桂枝湯表解。已勝其任矣。而不能了

了者。風為陽邪。衛為陽氣。風邪雖去。而陽氣之擾攘。未得遽盡。即欲治之。無可治也。七日不愈。俟十二日。則餘邪盡

出。正氣復理。必自愈矣。見當靜養。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已上七條。曲盡用桂枝湯妙義。一條辨用桂枝之證。二

條辨用桂枝之脈。三條辨衛強榮弱。宜用桂枝。兩和榮衛。四條辨衛氣不和。宜在未發熱前。用桂枝和衛。五條辨榮

氣不和。宜仍用桂枝和衛。六條辨陽邪熾盛。服桂枝轉煩者。先刺風穴。再行桂枝。七條辨用桂枝表已解。宜俟勿約

似此深切著明。可惜從前混編。茲特繫出。

不解肌或誤汗病邪入裡用五苓散兩解表裡二法

十九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裡症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暖水汗出愈。原

傷風症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雖多徒傷津液表終不解轉增煩渴邪入於府飲水則

吐者名曰水逆乃熱邪挾積飲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頻灌熱湯得汗則表裡俱解蓋表者陽也

裡之屬府者亦陽也所以一舉兩得也然亦以未經誤治邪不內陷故易為力耳。勝脫為津液之府用五苓通調水

二十 太陽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

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原不行解肌反行發汗致津液內耗煩燥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脈轉單浮則無他變

而邪遺於表矣脈浮本當用桂枝何以變用五苓耶蓋熱邪得水雖不全解勢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還表其熱亦

微兼以小便利證成消渴則府熱全具故不從單解而從兩解也凡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裡熱熾盛何

可復用桂枝之熱故導濕滋乾清熱惟五苓有全功耳

不解肌而誤發大汗其變逆有救亡陽漏風二法

二十一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僻地者真武湯主之。原此本為誤服大

青龍湯因而致變者立法然陽虛之人纔發其汗便出不止即用麻黃火刺等法多有見此證者所以仲景於桂枝

湯中垂戒不可令如水淋漓益見解肌中且有逼汗亡陽之事矣太陽下篇大青龍症中垂戒云若脈微弱汗出惡

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正與此段互發振振欲僻地五字形容亡陽之狀如繪諸家竟不加細繹妄取

詩經註僻地心貌為解嗚是何言歟仲景論中心下悸欲得人按與夫手自冒心間且與附心之義不協何得妄

指僻地為指心耶蓋解者開也避也汗出過多衛氣解散其人似乎全無外廓故振振然四顧徬徨無可置身思欲

開地而避處其內也陰證似陽者欲坐井中避熱就冷也汗多亡陽者欲入土中避虛就實也試觀嬰孩出汗過多

神虛畏怯嘗合而俱入母懷者豈非振振欲僻地之一驗乎從來皆以驚風誤治實由未透傷寒證中之大關耳

二十二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原大發其汗致陽

液兼以衛氣外脫而勝脫之花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筋脈無津液以養兼以風入而增其動也此陽氣與

液氣以衛氣外脫而膀胱之花不行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筋脈無津液以養氣以風入而增其動也此陽氣與陰津兩亡更加外風復入與前條亡陽一證微細有別故用桂枝加附子以固表驅風而復陽飲液也

不解肌而以火劫汗傷陰致變四法

一法辨陰未盡亡 一法辨邪所由解 一法不得汗反躁必固血 一法辨脈微而數者不可灸

三十三 太陽病中風以火劫發汗邪風被火熱血氣流溢失其常度兩陽相薰灼其身發黃陽盛則欲衄陰虛則小便難陰陽俱虛竭身體則枯燥但頭汗出劑頸而還腹滿而喘口乾咽爛或不大便久則譫語甚者至噦手足躁擾按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源 風陽也火亦陽也邪風更被火熱助之則血氣沸騰所以失其常度熱勢瀰漫所以蒸身為黃然陽邪盛於陽位者尚或可從衄解可從汗解至於陽邪深入陰分勢必劫盡精津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爛肺焦喘促身體枯燥小便難大便秘手足擾動譫妄噦逆乃是一團邪火內熾真陰頃刻立盡之象有非藥力所能勝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陰未盡傷始得以行驅陽救陰之治也噫亦危矣 仲景以小便利一端辨真陰之亡與不亡最細蓋水出高源小便利則津液不枯肺氣不逆可知也腎以膀胱為府小便利則膀胱之氣化行腎水不枯可知也 按此症陽邪挾火擾亂陰分而亡其陰與前二條亡陽症天淵懸絕觀陽盛欲衄身體枯燥等語明是失汗所致失汗則陽必內入何反外亡耶註家泥陰陽俱虛竭一語遂謂小便利者陰未甚虛則陽猶可回是認可治為回其陽大失經旨不知此證急驅其陽以存陰氣之一線尚恐不得况可回陽以更劫其陰乎且頭汗乃陽邪上壅不下通於陰所以劑頸以下不能得汗設見衄血則邪從衄解頭間且無汗矣設有汗則邪從汗解又不衄矣後條火邪深入必圍血一證亦謂身體枯燥而不得汗者必致圍血設有汗更不圍血矣讀古人書全要會意豈有得汗而加衄血圍血之理哉又豈有遍身無汗而頭汗為亡陽之理哉

二十四 太陽病二日反躁反煩其背而大汗出大熱入胃胃中水竭煩躁必發譫語十餘日振慄自下利者此為欲

解也故其汗從腰已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嘔欲失溲足下惡風大便鞭小便當數而反不數及多大便已頭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熱穀氣下流故也源 此段文義隱晦從來註釋不得其解謹明之以暢尚論之懷蓋火邪入胃中十餘日不解忽振慄自下利者火邪從大腸下奔其候本為欲解然而不解者以從腰已下不得汗邪雖下走終不

外走故不解也。上條從頸已下不得汗，其勢重。此從腰已下不得汗，其勢較輕。足下惡風見陽邪但在下也。小便不得見陽邪閉拒陰數也。與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鞭。蓋見前之下利為火勢急奔，火勢衰減則仍鞭也。反嘔者邪欲從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從前陰出也。皆餘邪欲散之徵也。胃火既減，小便當數復不數，則津液可回。及至津液既潤，則久積之大便必盡出矣。大便出多則小便之當數者始數矣。腸胃之間，邪熱既散而不留，則腰已下之得汗，並可知矣。得汗則陰分之陽邪盡從外解，然後身半以下之陰氣得上，而反頭痛，身半以上之陽氣得下，而反足心熱，欲愈之狀尚類病狀，火邪助危為何如哉。

二十五 太陽病以火熏之，其人必躁，到經不解，必胃血名為火邪。火邪入胃，胃中水液多者，必奔迫下利，其漸

解悉如上條。若胃中素乏津液之人，復受火邪，則漫無可禦，必加躁擾不寧。由是深入血室而圍血也。蓋陽邪不從汗解，得以襲入陰中，動其陰血，倘陽邪不盡，其圍血必無止期。故申之曰：名為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二十六 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脈微而數，陰虛多熱之徵也。此而灸之，則虛者益虛，熱者益熱，不至傷殘不止矣。凡病者然，不獨傷寒宜戒也。鍼灸家亦識此義否。

不解肌，而用燒鍼，取汗寒入核，起灸，秩止變一法。

二十七 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枝。奔豚者，腎邪也。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豕突。以北方亥位屬猪，故也。北方腎邪，惟桂能伐之。

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湯中。外解風邪，內泄陰氣也。嘗即此例推之，凡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肌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者，或汗時益覆未過，被風寒復侵，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法良驗。一婦病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裝朱，散髮叫喘，雙手上揚，余知其腹作奔豚也。用此方而頃之即定。

不解肌，而用吐藥，雖得汗，內傷脾胃，名為小逆。二法。

二十八 太陽病，發汗後，身熱自汗止，不惡寒，微煩，關上脈微數者，以復發之過也。一二日止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止之者，身熱未除，飲食不進，食後復吐，以醫吐之所致也。此為小逆。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風邪，全不傷動。

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為小逆也 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風邪全不傷動脾胃乃天然不易之法也若舍此而妄用吐法吐中亦有發散之義故不惡寒發熱一二日病在太陽吐之則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病在陽明吐之則不喜糜粥飲食冷食皆胃氣受傷之故也然且朝食暮吐脾中之真陽亦傷而不能消穀是則外感雖除脾胃受傷卒未易復故為小逆也

二十九 太陽病吐之但太陽病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不欲近衣此為吐之內煩也源 此以吐而傷胃中之陰較上條兩傷脾胃之陰陽者稍輕故內煩不欲近衣雖顯虛熱之證比關上脈細數已成虛熱之脈者亦自不同然以吐而傷其津液雖幸病不致逆醫者能無過乎可見用吐法時亦當相人之津液矣
中風肌未解不可下也用桂枝湯解外一法

三十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湯主之源 下之為逆即指結胸等證而言欲解外者必無出桂枝一法叮嚀無已之辭也外邪未解下必為逆然則欲下未下之時亟解其肌俾下之而不為逆也不亦可乎
中風肌未解誤汗下無他變者仍當用桂枝湯一法

三十一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且桂枝湯主之源 見已下其脈仍浮證未增變者仍當亟解其外也
不解肌反誤下邪不服者於前下藥內更加桂枝湯一法

三十二 太陽病下之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源 誤下而陽邪下陷然無他變但仍上衝陽位則可從表裡兩解之法故以桂枝湯加於前所誤用下藥之內則表邪外出裡邪內出即用桂枝大黃湯之互詞也若不上衝則表裡兩解之法漫無取義其不可與明矣
不解肌反誤下心痞用桂枝加溫補藥兩解表裡一法

三十三 太陽病外証未除而數下之遂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鞵表裡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源 誤下則致裡虛裡虛則外熱乘之顯而為利不止者裡虛不守也痞鞵者正虛邪實中成滯礙痞塞而堅滿也以表未除故

用桂枝以解之。以裡道虛故用理中湯以和之。此方即理中加桂枝而為其名。亦治虛痞下利之聖法也。

不解肌反誤下。邪入陽明。變用太陽兩解一法。

三十四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為根黃連黃芩湯主之。原 太陽病原

無裡證。但當用桂枝解外。若當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則熱邪之在太陽者。未傳陽明之經。已入陽明之府。所以其脈促急。其汗外越。其氣上奔。則喘下奔。則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專主陽明之表。加苓連以清裡熱。則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陽兩解表裡之變法也。

不解肌反誤下。宜辨陽實陽虛。加減桂枝湯一法。

三十五 太陽病下之後。胸滿脈促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原 誤下脈促

與上條同。以無下利。不止汗出等證。但見胸滿。則陽邪仍盛於陽位。幾於結胸。同變然而滿。且諸症未具。胸未結也。故取用桂枝之平甘。以亟散太陽之邪。其去芍藥之意。酸收二字不足盡之。以誤下故不敢用。恐其復領陽邪下入腹中也。設微見惡寒。則陽虛已著。而非陽邪上盛之比。去芍藥方中。即當加附子。以回其陽。是雖不言汗出。然由此條之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伏有虛陽欲脫之機。故仲景於此條。特以微惡寒三字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傷寒證中。多有下後魄汗不止。而釀亡陽之變者。必於此等處參合。以求神髓。庶幾可進於道耳。

不解肌反誤下。陽邪作喘。有用桂枝加行氣藥一法。

三十六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仁。原 凡下後利

不止。而加上氣喘急者。乃是上爭下奪之象。危候也。但驟病之人。中氣足供上下之用。邪盡而喘。與利自止。若中氣素饒。加以上下交征。立盡之數矣。此證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未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以解表。加厚朴杏仁。以利下其氣。亦微裡之意也。此訣風邪誤下作喘。治法之大要。其寒邪誤下作喘。當用麻黃石膏。即此可推。故中篇不復贅也。

不解肌反誤下。有惡脈定法一法。

三十七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數

者頭痛未止脈沉緊者必欲嘔脈沉滑者挾熱利脈浮者心下血脈促為陽邪上或反不結聚於胸則陽邪未陷

可物勃從表出矣故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即指促脈而申之見脈促而加之以浮邪氣瀰滿於陽位故必結胸

也浮字貫下四句見浮而促必結胸浮而緊必咽痛浮而弦必兩脇拘急浮而細數必頭痛未止皆太陽本病之脈

故主病亦在太陽之本位設脈見沉緊則陽邪已入陰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衝作嘔其無結胸咽痛等證從可知

矣祇因論中省用一個促字三個浮字後之讀者遂眩謂緊為下焦屬在少陰惡之甚矣觀本文下句即指出沉緊

者必欲嘔一語正見前緊字指浮緊言也沉緊方是陽邪入陰上逆作嘔若有浮緊咽痛反為少陰寒邪上衝之理

明明太陽誤下之證脈何緣插入少陰燭亂後人耶至於滑脈居浮沉之間亦與緊脈同推故沉滑則陽邪入陰而

主下利浮滑則陽邪正在榮分擾動其血而主下血也夫太陽誤下之脈主病皆在陽在表即有沉緊沉滑之殊亦

不得以裡陰名之仲景辨析之精詎可雜以贅疣哉

中風病不解熱結膀胱下血有宜先表後裡一法

三十八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

乃可攻之宜桃仁承氣湯文原邪熱搏血結於膀胱膀胱者太陽寒水之經也水得熱邪必沸騰而上侮心火故其人

如狂見心雖未狂有似乎狂也血自下者邪熱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結則膀胱之血蓄而不行先解外乃可攻其攻

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氣以達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正恐餘邪少有未解其血得以留戀不下耳桃

仁承氣湯中用桂枝解外與大柴胡湯中用柴胡解外相儗益見太陽陽經之熱非桂枝不解耳

中風病不解熱厥下焦蓄血明辨脈證用抵當湯二法

三十九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鞭滿小便不利者下血乃

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裡故也抵當湯主之文原此條之症較前條更重且六七日表證仍在曷為不先

解其外耶又曷為攻藥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脈微而沉反不結胸知邪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鞭滿小便自

利則其人之發狂者為血蓄下焦無疑矣故下其血自愈然蓄血而至於發狂則熱勢攻心桃仁承氣不足以動其

血

血桂枝不足以散其邪非用單刀直入之將必不能斷關取勝故名其湯為抵當抵者至也乃至當不易之良法也奈何聖人以為至當愚人以為非當詎知邪結於胸則用陷胸以滌飲邪結少腹則用抵當以逐血設非此一法少腹中所結之血既不附氣而行更有何藥可破其堅蓋義所以一峻攻斯血去而邪不留并無藉桂枝分解之力耳噫非優入聖域之大賢烏足以論此哉

四十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鞭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此一條乃法中之法也見血證為重證抵當為重藥然後人辨認不清不當用而誤用與夫當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義言身黃脈沉結少腹滿三者本為下焦蓄血之證然只現此尚與黃相隣必如前條之其人如狂小便自利則血證無疑而舍抵當一法別無他藥可代之矣小便不利何以見其非血證耶蓋小便不利乃熱滲膀胱無形之氣病為發黃之候也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然後少腹滿者允為有形之蓄血矣庸工不能辨證實於此等處未若

眼耳

中風病以小便利否定裡證一法。

四十一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裡急也原文小便清利本為邪不在裡若因飲水過多致小便之利則水未入腹先與邪爭必主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即小便短赤裡證已具之意但本文云必苦裡急

明是謂飲水多而小便少者邪熱足以消水故直指為裡證已急也以飲水多三字貫下其旨雖然

中風病汗吐下後小便利宜俟津回自愈一法。

四十二 大汗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自愈也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

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原文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古今通弊醫書中之標霸術者其人已亡津液復強責其小便

究令膀胱之氣化不行轉增滿鞭脹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俟其津液回小便利必自愈也於此見汗下恰當津液不傷為措於不傾軼於不竭之良圖矣

中風病下後復汗因虛致冒先汗解後議下一法。

四十三 太陽病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裡俱虛其人因致冒冒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裡

未和然發下之源曰者中微不實以有物表散其外也所以必須得汗出外邪先從外散然後轉其一便之和否再

未和然後下之。冒者神識不清似有物蒙蔽其外也。所以必須得汗俾外邪先從外徹然後辨其二便之和否。再一分解其邪也。然而表裡俱虛之證其兩解之法宜輕而且滯。所以說汗出自愈。未嘗指定服藥也。又說得裡未和然後下之。但示其意並不出方。後人熟察其違內經虛者責之之義。若論用藥表無過桂枝裡無過大柴五苓矣。
中風病表裡已虛餘邪未解辨脈用治迥異初病一法

四十四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謂胃承氣湯主之。病久而外邪不解不過是入陽入陰之二途既陰陽兩停初無偏勝可以解矣。猶必先振慄始得汗出而解虛可知矣。其有不為振汗邪無出機者辨脈用法要與初病不同。蓋初病皆邪氣勝則實之脈病後皆正氣奪則虛之脈所以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故陽脈微者邪乘其陽汗之而解陰脈微者邪乘其陰下之而解必須透此一關始得用藥與邪相當邪去則正自復不補虛而自補耳。至於虛者責之之意前條已露一斑。此云若欲下之宜謂胃承氣湯意更輕活其無取於大汗大下具在言外也。

中風病喘利痞滿表解可攻與攻胃實迥異一法

四十五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裡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此症與結胸頗同但結胸者邪結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脇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與攻結胸之戒不殊也。其人熱熱汗出發作有時而非晝夜俱篤即此便是表解之徵雖有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諸證乃邪結之本證不得以表證名之。若待本證盡除後乃攻之不坐誤時日乎。故復申其義見汗出不惡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慮何滯耶。蓋外邪挾飲兩相搏結設外邪不解何緣而得汗出津津乎。攻藥取十棗湯者止與結胸之陷胸湯相倣因傷寒胸中種種下法多為胃實而設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胃俱結不得用苦寒以蕩滌之。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胃中津液未經熱耗而蕩滌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取蠲飲逐水於胸脇之間以為下法也。

中風病本痰標熱誤下有結胸及協熱利之變一法

四十六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結脈微弱者此本有寒飲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胸結未止者四日

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文原 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陽邪熾盛逼處心胸擾亂不寧所以知其心下必結然但顯欲結

之象尚未至於結也若其人脈微弱者此平日素有疲飲積於心膈之分適與外邪相召外邪方熾其不可下明矣

反下之若利止則邪勢乘虛欲結者愈益上結利未止因復下之俛陽邪不復上結亦將差就錯因勢利導之法但

熱邪從表解極易從裡解極難協熱下利熱不盡其利漫無止期亦危道也合上條外邪搏飲之證反覆提誼深切

著明從來疑是闕文可為嘆息

中風病誤下熱邪內陷而成結胸六法

一法論結胸及痞之源 一法論脈證所以結胸之故 一法論結胸兼涉陽明 一法論結胸似涉表症

一法論脈浮大下之死 一法論證加煩躁不下亦死

四十七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文原 風

為陽邪病發於中風陽邪未從外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鞭結於胸上寒為陰邪病發於傷寒陰未從外

解而反下之其熱勢乘虛陷入必痞塞於心間二證皆由下早皆是熱入省文以見意也太早則邪方熾盛既未外

解又未傳經此而下之其變安得不大耶

四十八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為風數則為熱動則為痛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

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鞣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

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必發黃也文原 中風病見浮動數之三脈主風主熱主痛又更主

虛虛故邪持日久頭痛發熱惡寒表終不解醫不知其邪持太陽未傳他經反誤下之於是動數之脈變遲而在表

之證變結胸矣動數變遲三十六字形容結胸之狀殆盡蓋動數為欲傳之脈而變遲則力綿勢緩而不能傳且有

結而難開之象膈中之氣與外入之邪兩相格鬪故為拒痛胃中水穀所生之精悍因誤下而致空虛則不能藉之

以衝開外邪反為外邪衝動其膈於是正氣往返邪逼之界覺短氣不足以息更躁煩有加於是神明不安方寸之

地覺刺膚逆火無端而生懊憹凡此皆陽邪內陷所致陽本親上故據高位而心下鞣痛為結胸也非化工之筆安

然然脈脈皆若此也

四十九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

此皆陽邪內陷所致陽本親上故據高位而心下鞣痛為結胸也非化工之筆安

然然脈脈皆若此也

四十九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文原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熱少腹鞭滿證與陽明頗同但有小潮熱則不似陽明大熱從心上至少

腹手不可近則陽明又不似此大痛因是辨其為太陽結胸兼陽明內實也緣誤汗復誤下重傷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熱雖太陽陽明亦屬下證但太陽疫飲內結必用陷胸湯由胸脇以及胃腸滂滌始無餘若但下腸胃結熱反

遺胸上痰飲則非法矣其析義之精何為如哉

五十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文原 結胸而至頸項亦強證愈篤矣蓋胸間邪結實項勢

常昂有似柔痙之狀然痙病身手俱張此但項強原非痙也借此以驗胸邪十分緊逼耳胸邪緊逼以大陷胸湯下之恐過而不留即以大陷胸丸下之又恐滯而不行故煮而連滓服之然後與邪相當而可施戰勝攻取之略觀方

中用大黃芒硝甘遂可謂峻矣乃更加葶藶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時又倍加白蜜以留戀而潤導之而下

行其緩必識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五十一 結胸證其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文原 胸既結矣本當下以開其結然脈浮大則表邪未盡下之是令

其結而又結也所以主死此見一病不堪再誤也

五十二 結胸證其煩躁者亦死文原 亦字承上見結胸證全具更加煩躁即不下亦主死也為為主死耶蓋邪結於

胸雖精無力以開之而所以戴藥力上行者胃氣也胃氣充溢於津液之內汗之津液一傷下之津液再傷至熱邪搏飲結於當胸而津液又急奔以應上正有不盡不已之勢煩躁者津液已竭胃氣垂絕之徵也堅敵在前營中士卒化為烏有能無敗乎此陷胸諸法見機於蚤就就以滌飲為先務飲滌則津液自安如寇退而百姓復為良民也

噫微矣

不解肌誤汗下成痞復誤燒鍼合色脈以定死生一法

五十三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裡俱虛陰陽氣竭 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色

青黃膚潤者難治合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文原 凡表裡差誤證變危篤有陰已亡而陽邪尚不盡者有陽邪盡而陽氣亦隨亡者有外邪將盡未盡而陰陽未致全虧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由分也大率心下痞與胸間結雖有上下之

分究竟皆是陽氣所治之位觀無陽則陰獨一語正見所以成痞之故雖曰陰陽氣並竭實由心下無陽故陰獨痞塞也無陽陰獨痞已括傷寒誤下成痞大義安得草率讀過無陽亦與亡陽有別無陽不過陽氣不治復加燒鍼以逼劫其陰陽乃成危候其用藥逼劫即可同推 中風誤下結胸傷寒誤下成痞者症之常也然中風誤下間有痞證傷寒誤下間有結胸症不可不明故次此條於結胸症後至太陽中篇亦次結胸於痞證後以求合作者之圓神也 太陽經中篇凡寒傷榮之證列於此篇法五十八條

按上篇風傷衛之證用桂枝湯解肌者乃是不欲發汗以擾動其榮也不擾其榮但治其衛當有不及之弊不及則邪不盡去勢必傳入於裡故篇中兩解表裡之法居多此篇寒傷榮之症用麻黃湯發汗者乃亟驅其邪盡從表出不使停留之法嘗有太過之弊太過則未免顧邪傷正而虛候易生設有餘邪不盡者多未敢再汗但可和其榮衛或俟其津回自然得汗故兩解表裡之法差少其誤下之症亦不比上篇之陽邪多變但發汗之後其人津液已虛更加誤下則津液重虛所以或邪少虛多而傷其陽或邪盛熱熾而傷其陰源同流異各造其偏以故治法亦錯出不一致必先會大意然後一展卷而了然於心目也

辨寒傷榮有定脈定證總稱傷寒一法

一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源發熱惡寒體重嘔逆脈陰陽俱緊凡此傷寒病必具此五者故以為總稱或未發熱者寒邪初入尚未鬱而為熱頃之即熱矣多有服表藥後反增發熱者病必易解蓋熱鬱未久藥即領邪外出無裡證故也仲景恐見惡寒體重嘔逆又未發熱認為真中陰經之證操刀殺人奈於辨證之先揭此一語慮何周耶

辨傷寒證用麻黃湯大綱一法

二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原文上條已言傷寒之脈證矣此復以頭

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互發其義蓋惡寒未有不惡風者頭身腰節疼痛即體重之應無汗而喘亦即嘔逆脈陰陽俱緊之應也汗乃血之液血為榮榮強則凌理閉密雖然汗不出也麻黃發汗散邪其力最猛故以桂枝監之甘草和之而用杏仁潤下以止喘逆然亦但取微汗不須歎熱痛解止如叔不為執鬱惟謹當處

其之較耳

其說較耳

辨傷寒傳經不傳經一法

(三)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煩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脈靜者邪在本經且不能遍故不傳經。煩欲吐外邪內搏身煩脈數寒邪鬱熱必傳經也。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即誤治亦止留於太陽耳。

辨傷寒欲傳不傳心忪而煩宜用建中一法

(四) 傷寒二三日心中忪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欲傳未傳之證其入內實差可

無慮若陽氣內虛而心忪陰氣內虛而心煩將來邪與虛搏必至危困建立其中氣則邪不易入即入亦足以禦之也。

辨寒傷榮之證當汗不汗反行鍼灸致變二法

(五)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溫鍼欲以攻寒孰知鍼用火溫榮血得之反增其熱榮氣通於心引熱邪以內

通神明必致驚惶而神亂也

(六)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感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痲名火逆也。外邪挾火勢上炎必不下

通陰分故重而痲也

辨脈浮及數宜麻黃湯發汗一法

(七) 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脈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傷寒之脈陰陽俱緊其脈但浮及浮數而不兼緊似可不用麻黃湯然寒既入榮舍麻黃湯定法別無他藥可代故重申其意見脈緊固當用麻黃湯而脈浮

不緊者乘其邪方在表當用麻黃湯託出其邪不使得入即脈浮數而不緊者乘其勢正欲傳當用麻黃湯擊其半渡而驅之使出參看中風證脈浮宜用桂枝湯可見天然一定之法不因邪勢之深淺輒可變易也

服麻黃湯得汗後察脈辨證有次第不同三法

一法汗解後復感復煩脈浮數者宜更藥解散 一法脈浮數而煩加渴者宜兩解表裡 一法具兩解證不渴者

用藥宜裡少表多。

八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原發汗後病解半日許復煩脈復浮數明係汗後表疎

邪風襲入所致即不可再用麻黃湯宜更變發汗之法改用桂枝可耳用桂枝者一以邪重犯衛一以榮虛不能復

任麻黃也

九 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原脈浮數而煩與上同也加之以渴則津液為熱所耗而內躁裡證具矣

津液內耗即非細故宜用四苓以滋其內而加桂以解其外比上更用桂枝之法又大不同者以無復感故也然既

云兩解表之邪熱則五苓散中未用蒼桂用枝從可推矣按五苓散兩解表裡之法風傷衛寒傷榮俱用之

十 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原傷寒以無汗故煩汗出則不煩可知矣但汗出而

渴則上條五苓兩解表裡之法在所必用若汗出而不渴則裡證本輕故用桂枝湯中之三五苓湯中之一少示

三表一裡之意名曰茯苓甘草湯以消息病情而分解微邪如璋判圭合允為寶符

辨脈浮緊浮數尺脈反遲反微不可發汗二法

一法脈浮緊身疼痛宜以汗解但尺遲則不可汗一法脈浮數即誤下仍當發汗但尺微則不可汗

十一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原脈浮

而緊偏身疼痛迺傷寒正病亟當發汗以驅逐外邪者也設其人元氣素薄尺中脈遲則城郭不完兵甲不堅米粟

不多根本先欲搖動尚可背城借一乎此所以必先建中而後發汗也

十二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裡虛須表裡

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原脈浮數者法當從乎汗解故有更變發汗及兩解表裡之法設經誤下而身重心悸縱

脈仍浮數亦不可復發其汗但宜靜調俟其汗自出乃解耳所以然者以尺脈微裡陰素虛故也必須津液自和即

為表裡俱實便自汗出而愈此亦先建中而後發汗之變法要知仲景六尺脈微者不可發汗又云尺脈微者不可

下無非相人津液之真旨所以誤下之脈雖浮數不改亟宜發汗者亦必審諦其尺脈不當率意施情有如此矣

十三 咽喉乾燥不可發汗原咽中乾燥其人平日津液素虧可知故不可發汗以重奪其津液也叔和重集不

十三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文 咽中乾燥其人平日津液素虧可知故不可發汗以重奪其津液也叔和重集不

可發汗篇有咽中閉塞不可發汗發汗則吐血氣欲絕手足厥冷欲得跪臥不能自溫一條與此似同而實大異此
戒發汗以奪陽明之津液彼戒發汗以奪少陰之血也又咽中閉塞不可下一條亦指少陰立說成註俱以咽門為
胃之系混釋則謬矣

十四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文 小便淋者膀胱為熱所閉氣化不行也更發其汗則膀胱愈擾而血從小便
出矣

十五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痊文 身疼痛為寒傷榮之證本當發汗然瘡瘍之人肌表素虛榮血暗耗
更發其汗則外風襲虛內血不榮必至頸項強身手張而成瘡瘡亦膀胱之病也

十六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目直視不能眴不得眠文 自得血而能視汗為血液衄血之人清陽
之氣素傷更發其汗則額上必陷乃上焦枯竭之應也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目上瞪而不能合目不合則
不得眠也傷寒發煩目瞑者必衄宜用麻黃湯發汗此言素憤衄血之人戒發汗以虛其虛宜兩諦之也

十七 亡血家不可發汗汗發則寒慄而振文 亡血即亡陰也亡陰發汗本當生熱乃反寒慄而振者何耶蓋陰亡
則陽氣孤而無偶繞一發汗則陽必從汗盡越所以寒慄有加陽陰兩竭也

十八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痿與焉餘糧丸文 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更發其汗則心臟之
血傷而心神恍惚小腸之腑血亦傷而便已陰痿焉餘糧丸原方闕然生心血通水道可意會也

服麻黃湯汗後病不解有惡寒惡熱不同治一法

十九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當和胃
氣與調胃承氣湯文 惡寒者汗出榮衛新虛故用法以收陰固陽而和其榮衛不惡寒者汗出表氣未虛反加惡熱

則津乾胃實可知故用法以泄實而和中之然曰與似大有酌量其不當經行攻下以重虛津液從可識矣
服麻黃湯汗後身痛脈遲者宜行補散一法

二十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文 傷寒發汗後身反疼痛者乃

陽氣虛寒和不能盡出所致。若脈見沉遲更無疑矣。脈沉遲者六部皆然。與人遲大異。尺遲乃素虛。此為發汗新虛。故於桂枝方中倍加芍藥。去薑各一兩。以去邪。用人參三兩以輔正。名曰新加湯者。明非桂枝湯中之舊法也。門人問相傳仲景全方。止得一百一十二道。因有新加一湯。故名為一百一十三方。其說然歟。答曰。此後人之嚙語也。仲景意中。明明桂枝湯不欲與人參並用。以桂枝能解肌表之邪。人參反固肌表之邪。故也。然在誤汗誤下以後。表裡參錯。正氣虛微。餘邪不解。則有不得不並用之證。如上篇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下痞鞭表裡不解。用桂枝理中湯。乃葦去理中之名。但曰桂枝人參湯者。即此意也。人參尚主半表。故曰新加。理中則全主裏。故革其名。凡此皆仲景精微之蘊也。然桂枝人參湯中。去芍藥者。以誤下而邪入於陰。芍藥主陰。不能散陽邪也。桂枝新加湯中。倍芍藥者。以誤汗而陽虛邪湊。恐陽孤無偶。用芍藥以和之。俾不至散亂也。故用法必識立法之意。斯用之各當矣。

服麻黃湯後不可誤用桂枝及飲水灌水過多一法。

二十一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源。誤用桂枝固衛寒不得泄。氣逆必喘。本當用大青龍湯。必於湯中除去桂枝薑棗者。以已經一誤。不可再誤。馭藥之嚴也。然有大熱者。恐裏裡證若無大熱。其為表邪實盛。可知。故變青龍之制。為麻杏甘石。乃為的對也。飲水多者。內有大熱。則能消之。汗後裡證未具。內無大熱。故飲水多者。水氣上逆。必為喘也。以水灌其外。冷氣侵膚。與外邪相搏。亦主喘也。即形寒飲冷傷肺之意。但傷肺乃積漸所及。此不過偶傷耳。治法要不出麻杏甘石之外。見內飲水多。外行水灌。皆足以斂邪閉汗。不獨誤行桂枝湯為然矣。

本麻黃湯證誤下。表邪未盡。氣逆變喘一法。

二十二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源。易桂枝以石膏。必變麻黃

之法。以治誤汗而喘當矣。乃誤下而喘。亦以桂枝為成。而不越此方者。何耶。蓋太陽中風。與太陽傷寒。一從桂枝。一從麻黃。分途異治。緣中風之誤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湯中。觀之。則傷寒之誤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黃湯中。乃不危也。是兩不難易之定法。仲景所以詳導告成者。正恐人以虛寒。一再下之。致誤。故特出此。以同歸麻黃一治之要。益見學術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桂枝故特出此。誤下兩條。示以同歸麻黃一治之要。益見學術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桂枝故特出誤汗誤下兩條下以同歸麻黃一治之要蓋見榮衛分途而成法不可混施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又手冒心二法

一法心下悸欲得按 一法耳聾無聞

二十三 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源 發汗過多陽氣虛衰陽本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又手冒心不說到陰血上方用桂枝甘草固表緩中亦未說到養血上方註謂汗多則血傷血傷則心虛反置陽虛不理所以迂濶而遠於事情也

二十四 未持脈時病人又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咳而不咳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源 此示人推測陽虛之一端也陽虛耳聾宜亟固其陽與少陽傳經邪感之耳聾迥別矣

服麻黃湯後有陽氣暴虛陰邪上逆臍下悸腹脹滿二法

一法欲作奔豚預伐其邪 一法行氣補虛以除其滿

二十五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源 汗本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腎邪欲上凌心也故臍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趨腎氣預伐其邪所謂上兵伐謀也

二十六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源 吐後腹脹與下後腹脹多為實以邪氣乘虛入裡為實也若發汗後外已解而腹脹滿知非裡實之證緣脾胃氣虛津液搏結陰氣內動壅而為滿也故以益胃和解降氣滌飲為治也

服麻黃湯汗後不蘇下津乾飲結胃困緣痞一法

二十七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噦食臭膈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源 汗後外邪雖解然必胃氣安和始得脫然無恙以胃主津液故也津液因邪入而內結因發汗而外亡兩傷皆置其人心下必痞鞭以伏飲搏聚胃氣不足以開之也胃病故乾噦食臭入而受饑酸也胃病故膈下有水氣水入而旁

滲脇肋也胃中水數不行腹中必雷鳴而搏結有聲下利而清濁不分也雖不由誤下而且成痞設誤下其痞結又當何似耶上篇論結胸及痞之源云胃中空虛此云胃中不和互意以其未經誤下而致空虛但言不和然不和已

足成痼胃之所關之鉅。固若此哉。

誤下成痼用瀉心湯諸方次第不同四法

一法誤下後再誤下。客熱虛痞。用甘草瀉心湯。一法誤下後復發汗。惡寒先解表後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一法

陰氣執邪作痼。用大黃黃連瀉心湯。陰氣乘陽虛作痼。用附子瀉心湯。一法心下滿而不痛者。用半夏瀉心湯。

二十八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

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此條病證傷寒與中

風互言。大意俱見下利完穀。腹鳴嘔煩。皆誤下而胃中空虛之互詞也。設不知此義。以為結熱而復下之。其痞必益

甚。故重以胃中虛。客氣上逆。胎揭病。因方用甘草瀉心湯者。即生薑瀉心湯。除生薑人參不用。而倍甘草。乾薑也。客

邪乘虛結於心下。本當用人參。以誤而再誤。其痞已極。人參仁柔無剛決之力。故不用也。生薑辛溫。最宜用者。然以

氣薄主散。恐其領津液上奔。客邪從之犯上。故倍用乾薑代之。以開痞。而用甘草為君。坐鎮中州。庶心下與腹中漸

致大窳耳。今人但知以生薑代乾薑之僭。孰知以乾薑代生薑之散哉。但知甘草能增滿。孰知甘草能去滿哉。

二十九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

大黃黃連瀉心湯。大下之後復發汗。先裡後表。顛倒差誤。究竟已陷之邪。痞結心下。證兼惡寒。表邪不為汗衰。即

不可更攻其病。當用桂枝解肌之法。先解其外。外解已後。乃以大黃黃連瀉心湯。攻去其心下之痞也。

三十 脈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裡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

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傷寒脈浮而緊。即不可下。誤下而緊反入裡。則寒邪轉入轉滲

矣。故作痞外邪與內飲搏結。故心下滿鞭。若按之自濡而不滿鞭。則證不挾飲。其所挾飲者。乃身中之陰氣上逆而

痞聚於心下也。陰氣上逆。惟苦寒可瀉之。上條大黃黃連瀉心湯之法。即為定藥。若惡寒汗出。前方必加上附子以救

陽虛。蓋痞者。乾往居內。坤往居外。所以宜切陰盛陽微之慮。今惡寒汗出。其事者矣。故三黃湯內。另煎附子汁和服。

以各行其事。而共成傾否之功。即一瀉心方中。其法度森森若此。

三十一 傷寒五六日。脈沉而發熱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

蒸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鞭痛者此為結胸也太陽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病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原大 半段高節入少陽為中國有半 易瀉心湯之法不便分折故錄全大 上篇論結胸有陽明之東證矣此復論結胸及痞有少陽

之東證見五六日嘔而發熱為少陽之本證然太陽未罷亦間有之所以陽明致成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以嘔屬太陽故也且發熱而非往來之寒熱尤難辨識果係少陽證則太陽證將罷不似陽明之不可攻若係太陽證延未罷誤下即成痞結其為逆更大矣方用半夏瀉心湯者即生薑瀉心湯去生薑而君半夏也去生薑者忌其辛散引津液上奔也君半夏者瀉心諸方原用以滌飲此因證起於嘔故推之為主君耳

服瀉心湯痞不解煩渴小便不利用五苓兩解表裡一法

三十二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原 瀉心諸方開結湯

熱益虛可謂具備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前第八條五苓兩解表裡之法正當主用蓋其功擅潤津滋燥導飲湯熱所以亦得為消痞滿之良治也

服瀉心湯後復誤下利不止宜治下焦一法

三十三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

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原 湯藥者湯滌腸胃之藥即下藥也誤下而下利

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為合法乃復以他藥下之他藥則皆瀉滌下焦之藥與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矣縱痞鞭微

除而關開盡撤利無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開痞止利原不為過其利益甚者明是以却國為敵徒重其奔迫也

故用赤石脂禹餘糧固下焦之脫而重修其關開倘更不止復通支河水道以救急奔之勢庶水穀分而下利自止耳

痞證汗出嘔吐下利用大柴胡湯兩解表裡一法

三十四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原 外邪不解轉入於裡心下痞鞭嘔吐下利攻之則礙表不攻則裡證已迫計惟主大柴胡一湯合表裡而兩解之耳

汗吐下解後餘邪挾飲作痞用旋覆代赭石湯一法

三十五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鞭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原 此亦伏飲為逆但因胃氣虧損

故用法以養正而兼散餘和。大意重在噫氣不除。上既心下痞鞭。更加噫氣不除。則胃氣上逆。全不下行。有升無降。所謂強絕者。其聲嘶土敗者。其聲噦也。故用代赭。鎮人參。下行以鎮安其逆氣。微加散邪。滌飲而痞自開耳。

病人素有痞連臍脇更加痛引陰筋名爲臟結一法

三十六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臟結。死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文原傷寒有臟結之證。乃陰邪結於陰也。若加痛引少腹入陰筋。則悖亂極矣。故主死也。無陽證者。無表證也。不往來寒熱者。無半表半裡之證也。其人反靜者。并無裡證也。既無表裡之證。而舌上仍有胎滑。此爲何故。則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夫丹田陰也。反有熱。胸中陽也。反有寒。則是其病不在表裡。而在上下。上下之邪。是相悖而不相入。所以不可攻也。按病人素有動氣。在臍膈上下左右。則不可發汗。素有痞氣。在脇下連臍傍。則不可攻下。醫工不細詢病家。不明告因而貽誤者多矣。其有明知故犯者。其操術可勝誅哉。臟結之所以不可攻者。從來置之不講。以爲仲景未嘗明言。後人無從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參討耳。夫所謂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辭。正欲人詳審其攻之次第也。試思臟已結矣。匪攻而結。胡繇開耶。前篇謂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謂下利嘔逆不可攻。又謂表解乃可攻。疔言之已悉於此。特出一詭。謂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則證不在六經之表裡。而在下焦上焦之兩途。欲知其陰。但觀舌上有胎滑與否。有之則外感之陽熱。挾痞氣而反在下。素痞之陰寒。挾熱勢而反在上。此與裡證已具。表證未除者。相去不遠。但其陰陽悖逆。格拒而不入。證轉凶危耳。豈結胸者。膈內拒痛。而臟結者。腹內不拒痛耶。此而攻之。是連其痛。引陰經而死也。不攻則病不除。攻之則死。所以以攻爲戒。是則謂其陰陽使之相入。而胎滑既退。然後攻之。則熱邪外散。寒氣內消。其臟結將自愈矣。此持危扶顛之真手眼也。凡腹內痛之證。得藥而痛愈急者。要當識此。

設問借結胸以明臟結之脈證一法

三十七 問曰病有結胸有臟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脈浮。關脈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臟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文原臟結一證。最難辨識。復設問答。借結胸以

問沉兩俱無。異乃臟結之關脈更加細緊者。以關脈舌上下二佳之界。外邪乘此下結。實氣滯於上。下結者。其脈之寸浮

關沉兩俱無異乃臟結之關脈更加小細緊者以關脈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歸此下結積氣歸此上干實往來之要衝所以病在下而脈反困於中也此證全以外受之邪定輕重若舌上有白胎澀則所感深重其結之勢方熾單表單裡及兩解表裡之法俱不可用所以難治然溫中散邪俾陰氣漸下而內消邪漸上而外散兩相開解則良工之高其所難乎。

傷寒下早亦成結胸之證四法

一法辨大結胸用大陷胸湯 一法辨小結胸用小陷胸湯 一法辨熱結在裡與胸異治之 一法辨邪熱在表心下支結單治其表

太陽結胸證有少陽 附本篇第三十一條後

二十八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元原 傷寒誤下雖成痞亦時有結胸之

候痞者十之八九結胸者十之一二也故次傷寒結胸於痞證之後 此條故實二字形容結胸之狀甚明見邪熱填實於胸間不散漫也上條言寸脈浮關脈沉此言脈沉緊更明於實脈有浮沉之別浮緊主傷寒無汗沉緊主傷寒結胸與中風之陽邪結胸病殊此所以不言浮也精矣精矣

二十九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元原 小結寔病正在心下不似大結胸病之高在

心上也按之則痛比手不可近則較輕也而脈之浮又淺於沉滑又緩於緊可見其入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飲蓄成伏熱邪而內結所以脈見浮滑也黃連半夏括蕪實藥味雖平而泄熱散結亦是突圍而入所以名爲小陷胸湯也

四十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裡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元原 治結胸之證取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挾內飲搏結胸間未全入於裡也若十餘日熱結在裡則是

無形之邪熱纏結必不定在胸上加以往來寒熱仍蒙半表當用大柴胡湯以兩解表裡之熱邪於陷胸之表無取矣無大熱與上文熱實互意內陷之邪但結胸間而表裡之熱反不熾盛是爲水飲結在胸脇其人頭有微汗乃邪結在高而陽氣不能下達之明徵此則主用大陷胸湯尤爲的對也仲景辨證明微若此後人反謂結胸之外復有水結胸一證又謂下文支結乃支飲結聚亦另是一證可笑極矣

四十一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文原 妙哉仲景之文此

一條又足緯上三條而明其意心下支結者邪結於心下之偏旁不正中也比小結胸之正在心下又較輕矣傷寒至六七日宜經傳已過乃發熱微惡寒肢節煩疼微嘔其邪尚在三陽之界未入於裡雖心下支結而外證未除即不可用大陷胸湯以大陷胸湯主裡而不主表也亦不可用小陷胸湯以小陷胸湯主飲而不主表也夫支結之邪其在外者方盛其陷入者原少故但合用柴胡桂枝和解之法以治其表表邪去而支節自開矣後人謂支結乃支飲結於心下夢語喃喃吾不識支飲為何物也

辨下後胸滿煩驚身重困篤一法

四十二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文原 此伏飲

素積為變之最鉅者蓋積飲之人津液素結原不足以充灌週身及遇外感一切汗吐下定法漫難輕試其誤下之變更有進於結胸者似此一證八九日過經乃下之可謂慎矣孰知外邪未盡乘虛而陷積飲之填滿胸中胸中既滿則膈中之氣不能四布而使道絕使道絕則君主孤危所以心驚而神亂也煩與譫語本屬胃此則兼心小便不利本屬津液內竭此亦兼小腸火熾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又神明內亂治節不行百骸無主之明徵也夫邪方在表裡其患已及神明於此而補天浴日盪復尋常表裡所辨故用人參茯苓之補以益心虛升鉛之重以鎮心驚龍骨牡蠣之澀以為戴神之丹楫一方而杜却導竅全收安內攘外之功後人不察謂是總三陽而和之之法豈其然哉 按傷寒雖云傳足不傳手其實原無界限此證乎少陰心主為邪所逼神明內亂因致譫語無倫較他證譫語之屬胃實者相去懸絕若以治足經之法治之必無幸矣方中藥五味不以為複且用陽明之藥三種不以為猛蓋邪城震動勢必悉力入援非孤注可圖僥倖也至於痰飲搏膈最為劇床者但用半夏一味表邪內襲有發難端者但從太少之例用桂枝柴胡二味陽邪入陰最宜急驅者但用大黃一味是則治傷寒吃緊之處咸落第二表止從治心譫藥之後一先共結其局此等手眼豈凡近可識耶

病久脈代結心動悸宜補胃生津兼散邪一法

四十三 傷寒水飲代結心動悸者茯苓甘草湯主之文原 一名復脈湯脈後之來緩而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又脈來動而中

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傷寒病而至脈結代心動悸真陰亡微邪搏聚者欲散不散故立炙甘草湯補胃生津潤燥以復其脈少加桂枝以和榮衛少加清酒以助藥力內充胃氣外達肌表不驅邪而邪自無可容矣後段本為結代二脈下註脚而後人不解疑為闕文但以虛多實少混說殊不知脈者氣血之先仲景於津液內亡之脈名之為結陰代陰又名無陽原有至理何得憺然不識耶為四言俚句以明其義胃藏津液水穀之海內充臟腑外灌形骸津多脈盛津少脈衰津結病至津竭禍來脈見微弱宜先建中汗則津越下則津空津耗脈和不可妄攻小便漸減大便自通陽明內實急下攻焚少緩須臾津液無存陽明似實少用調承驅熱存津此法若神腎中真陽陰精所藏胃中真陽津液所胎津枯精盛洩泉可溉陰精衰薄叛聲豐長何謂結陰無陽脈闕何謂代陰無陽脈奪經竭無陽津液所括較彼亡陽天地懸閏

誤下下利不止身疼痛宜先救裡後救表一法

四十四 陽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裡後身疼痛大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裡宜四逆湯救

表宜桂枝湯下利清穀者脾中之陽氣微而飲食不能腐化也身體疼痛者在裡之陰邪盛而筋脈為其阻滯也陽微陰盛凶危立至當救其在裡之微陽俾利與痛而俱止救後小便利大便調則在裡之陽已復而身痛不止明是表邪未盡榮衛不和所致又當急救其表俾外邪仍從外解而表裡之辨始為明且盡耳救裡與攻裡天淵若攻裡必須先表後裡必無倒行逆施之法惟在裡之陰寒極盛恐陽氣暴脫不得不急救其裡俟裡證少定仍救其表初不敢以一時之權宜更一定之正法也厥陰篇下利腹脹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裡乃攻其表曰先溫曰乃攻形容不得已之火氣足互此意

辨誤下引邪入內用梔子湯取吐三法

一法下後煩滿不安用梔子厚朴湯 一法誤用丸藥大下身熱微煩用梔子乾薑湯 一法大下後身熱心中結痛用梔子鼓湯

四十五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滿而不煩即裡證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即表證

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且臥起不安明是邪凌胸表腹裡之間無可奈何之象故取梔子以快湧其邪而合厚朴枳實以泄腹中之滿亦表裡兩解之法也

四十六 傷寒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文原 丸藥大下徒傷其中而不能蕩滌其邪故梔子合乾薑用之亦溫中散邪之法也

四十七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凡用梔子湯病人薑微瀉不可與服之文原 香豉主寒熱惡毒煩躁滿悶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則表邪陷者與前條之微煩不同故以梔子合香豉解散餘邪又主表而不主裡之法也然此施豉一法諸凡汗下後證顯實煩虛煩之不同要皆可用以其胸中窒塞即名實煩窒比心中結痛則較輕也以其身外熱除心中不窒止是虛熱內壅即名虛煩虛煩不得眠即臥起不安之互詞反覆顛倒心中懊懣熱邪逼處無法可除故用梔豉湯以湧其餘熱乃因汗吐下後胸中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正宜因其高而越之耳若屬津液內竭正氣暴虛餘邪不盡則仲景原有甘草湯一方蓋最妥洩以犯虛虛之戒耶故一而妄註祇令作者之意盡失可惜可憐 薑微瀉則大腑易動服此湯不能上湧反為下泄矣緣內經有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調之後乃治其他病故此示戒

辨下後復發汗之脈證及晝夜靜躁二法

四十八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脈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文原 治傷寒有先汗後下之次第原不得已之法設下之後外邪不盡復不得已而發其汗其人身必振寒脈必微細邪雖去而內外俱虛所傷滋大矣良工於汗下之際已不可無履冰臨淵之懼况以誤治致虛更可再誤而犯虛虛之戒乎註以振寒屬誤汗脈微細屬誤下且牽入亡陽亡陰曼語殊失仲景叮嚀之意

四十九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文原

上條但言振寒及微細之脈未定所主之病以虛證不一也然振寒亦散無陽虛之故也下條晝日煩躁不得

脈其為虛陽擾亂可知矣其人夜不安靜不嘔不渴則虛陽擾亂不兼外邪可知矣乃復以脈沉微身無大熱重加辨別者仲景意中恐新邪乘虛暗襲耳外無邪襲則煩躁為亡陽之候而乾薑附子在所必用矣即此而推其日中安靜夜多煩躁則陽不病而陰病可知矣然陰病乃傷寒後之本證自有陽邪入陰及陰氣內虧津液未復之條故不復互言之也

辨吐下後復汗身高振搖動惕久成痿廢二法

一法胸高頭眩脈沉緊加誤汗動經宜通津液 一法飲搏胸脇經脈動惕久成痿廢

五十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主之煩 心下逆滿氣上衝胸寒邪搏飲寒湧於膈所以起則頭眩脈見沉緊明係飲中留結外邪若但發汗以強解

其外外雖解而津液盡竭反足傷動經脈有身高振搖之患矣蓋人身經脈賴津液以滋養吐下而津液一傷更發

其汗津液再傷坐令經脈失養身為振振貽害深矣所以過此等證必一方之中滌飲與散邪並施乃克有濟太陽

第三篇中用小青龍湯全是此意但彼證風寒兩受不得不重在表此證外邪已散止存飲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

制飲藥內俾飲中之邪盡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養其經脈千百年來孰解其批却導竅之微旨乎

五十一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脈甚微八九日心下痞硬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原此

即上條之證而明其增重者必致廢也曰虛煩曰脈甚微則津液內亡求上條之脈沉緊為不可得矣曰心下痞硬

曰脇下痛較上條之心下逆滿更甚矣曰氣上衝咽喉較上條之衝胸更高矣外證痰飲搏結有加而脈反微甚不

與病情相協為日既久則四屬失其滋養此後非不有飲食漸生之津液然久不共經脈同行其旁淫他溢與飲同

事可知其不能復榮經脈可知所以竟成痿也 按汗下吐三法差謬陰陽並竭變證叢起如心悸頭眩身暈動面

色青黃四肢難以屈伸等證本篇言之不一皆是教人對證急治不可因循以貽禍患如此一證心下痞硬太陽之

邪挾飲上逆也脇下痛少陽之邪挾飲上逆也逆而不已上衝咽喉逆而不已過頭項而上衝頭目因而眩冒有加

則不但身為振搖其頸項間且陽虛而陰湊之矣陰氣刺頸反不得還乃至上入高竈則頭愈重而益振搖矣夫人

身之筋脈全賴元氣與津液為充養元氣以動而漸消津液以結而不布上盛下虛兩足必先痿廢此仲景茯苓桂

枝白朮甘草湯於心下逆滿氣上冲胸之日早已用力乎

辨傷寒熱厥小便反利為蓄血用抵當丸一法

五十二 傷寒有熱少腹滿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原 傷寒蓄血較中風蓄

血更為凝滯故變上篇之抵當湯為丸煮而連滓服之與結胸項強似柔痊用大陷胸丸同意蓋湯者湯也陽邪入陰一蕩滌之即散丸者緩也陰邪入陰恐蕩滌之而不盡故緩而攻之所以求功於必勝也其曰不可餘藥者即本湯不變為丸不可得矣

辨傷寒風濕相搏身體煩疼脈證二法

五十三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煩疼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者與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原 風木濕土雖天運六氣中之二氣然而濕土實地之氣也經云地氣之中

人也下先受之其與風相搏結止是流入關節身疼極重而無頭疼及嘔渴等證故雖浸淫於週身軀殼自難犯高巔臟腑之界耳不嘔者上無表邪也不渴者內非熱熾也加以脈浮虛而澀則為風濕搏於軀殼無疑故用桂枝附子疾馳經絡水道以迅掃而分竭之也

五十四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

子湯主之原 此條復互上條之意而辨其證之較重者痛不可近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小便不利或身微腫正相搏之最劇處故於前方加白朮以理脾而下滲其濕滅蕪聚之和中外泄其風要皆藉附子之大力者負之而走耳

辨傷寒發黃有寒濕相搏四法

五十五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裡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原 傷寒發汗已

熱邪解矣何緣反蒸身目為黃所以然者寒濕搏聚適在軀殼之裡故爾發黃也裡者在內之通稱非謂寒濕深入在裡蓋身目正屬軀殼與臟腑無關也於寒濕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

五十六 傷寒發熱在裡身必發黃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主之原 傷寒之邪得濕而不行所以熱於身中而發黃故

用外解之法設泥裡子豈有邪在裡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五十七 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源黃色鮮明其為三陽之熱邪無疑小

便不利腹微滿乃濕家之本證不得因此指為傷寒之裡證也方中大黃者取法茵陳梔子建驅濕除熱之功以

利小便非用下也

五十八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蘗皮湯主之源熱已發出於外自與內熱不同正當隨熱勢清解其黃俾不留於

肌表明也前條熱發故用麻黃此條發熱反不用麻黃者蓋寒濕之證難於得熱熱則其勢外出而不內入矣所謂

於寒濕中求之不盡沉傷寒定法此非一徵歟用三法以驅傷寒發黃於寒濕中求之能事畢矣設不知此妄行

攻下其邪乘虛陷入陽明中土日與水穀相爭身目之黃有加無已漸至沉痾不返者多矣此仲景所為叮嚀不可

下之意乎同一濕也與風相搏則為掣痛與寒相結則發黃是俱太陽表邪故或不可下叔和不察將寒濕編入

陽明之末未免與不可下之旨相悖今志歸太陽求不違先聖矩矱云

太陽經下篇凡風寒兩傷榮衛之證列於此篇法二十四條

按上篇太陽中風迺衛病而榮不病之證中篇太陽傷寒迺榮病而衛不病之證然天氣之風寒每相因人身之榮

衛非兩傷病則俱病者恒多迨俱病則邪勢孔熾其人必增煩躁非發汗不解故仲景取用青龍之法乃內經陽之

汗以天地之兩名之之義也但青龍為神物最難駕馭必審其人無少陰脈證乃可用之以少陰亦主煩躁故也因

是更立真武一湯以救青龍之誤投白虎一湯以匡青龍之不逮神方畢用所謂神乎其神者矣有志精義入神之

學者請自發扁證入

用大青龍湯詳辨脈證大綱二法

一 太陽中風脈浮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

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以真武湯救之源天地鬱蒸得雨則和人身煩燥得汗則解大青龍湯證為太陽無汗而

欲與麻黃湯證何異因有煩躁一證兼見則非此法不解蓋風為煩燥故用之發汗以解其煩躁也竟究本方原於無汗者取微似汗若有汗者之煩躁全非鬱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惡風脈微弱則是少陰亡陽之證

若脈浮弱汗出惡風而不煩躁即是太陽中風之證皆與此湯不相涉也誤服此湯寧不致厥逆惕憊而速其陽之亡耶仲景不能必用法者蓋如其法更立真武一湯以救其誤學者能識其鄭重之意即不用不至一誤矣特爲剖析疑義相與明之按解肌兼發汗而取義於青龍者龍升而雲興雲興而雨降鬱熱煩除煩躁乃解匪龍之爲靈何以得此乎觀仲景製方之意本是桂枝麻黃二湯合用但因芍約酸收爲興龍致雨所不宜故易以石膏之辛甘

大寒辛以散風甘以散寒寒以勝熱一藥而三善俱備且能助青龍升騰之勢所以爲至當至神之法也然而去芍藥之酸收增石膏之辛散外攻之力猛而難制在寒多風少及風寒兩停之證則用當而通神其有風無寒之證及微弱之脈若不知辨而概用之有厥逆惕憊而亡陽耳此疎庸之輩所謂望而畏之乎詎知仲景於風多寒少之證

而見微邪之脈有用桂枝二越婢一之法桂枝全方不去芍藥取用其二是欲發汗之意復改麻黃一湯爲越婢一者畧用麻黃石膏一物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耳夫婢女子之卑者也女子因以順爲正况於婢則惟所指使更無專擅矣以大青龍之升騰變化不可駕馭之物約略用之乃至性同女婢之卑柔此仲景通天手眼也只一方中忽然去芍藥爲大青龍而升天興雲雨忽焉存芍藥爲小青龍而蟠泥潤江海忽焉用桂枝二越婢一而細雨濕泥

沙精義入神之道比仙經較者矣後人不窺作者之蘊安望其能用之也哉再按誤服大青龍湯厥逆筋惕憊肉者既有亡陽之逆矣亡陽即當用四逆湯以回陽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湯以救之者其義何居蓋真武乃北方司水之神龍惟藉水能乃變化而水者真武之所司也設真武不興之以水青龍之不能奮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朮芍藥附子行水收陰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陽名之曰真武湯乃收拾分馳離絕之陰陽互鎮於少

陰北方之位其所收拾者全在收拾其水使龍潛而不能見也設有一毫水氣上浮龍即得遂其升騰變化縱獨用附子乾薑以回陽其如魄汗不止何哉厥後晉旌陽祖師以仙術斬蛟捕至蛟龍遺跡之所戒其家勿蓄勺水乃至從視中水逸去可見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鎮北方天壤間久爲龍蛇之窟矣即此推之人身陽根於陰其亡陽之證乃少陰腎中之真陽飛越耳真陽飛越亟須鎮攝歸根陰必翁然從之陰從則水不逆陽既歸根

矣陰從則陽不孤矣豈更能飛越乎故舍天人一致之理以譚醫者非真至也後賢用附子爲木以止陰躁名曰

真武湯

(一)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前條太陽中風四字括上篇而言此條傷

寒二字括中篇而言。風寒之脈證錯見則桂枝湯與麻黃湯為不可用不待言矣。故二條反覆互明大青龍湯允為風寒兩兼的對之藥也。無少陰證。或註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裡證。華語喃喃誤人最大。仲景原文。但重乍有輕時。六字。蚤已繫明言。但身重而無少陰之欲寐。其為寒因可審。况下有輕時。不似少陰之晝夜俱重。又兼風因可審。所以敢恣行無忌。力驅其在表之風寒。若脈微弱。身重欲寐。則內顧少陰。且不遑矣。敢發之于。

細玩二條文。愈傷風脈本微緩。反見浮緊。傷寒脈本浮緊。反見微緩。是為傷風見寒。傷寒見風。兩無疑矣。既無可疑。又當辨無少陰證相雜。則用青龍。萬舉萬當矣。故脈見浮弱。即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少陰病。脈必微細也。方註泥弱字。牽入中風之脈。陽浮陰弱為解。大夫仲景叮嚀垂戒之意。不思中風之脈。以及誤汗等證。太陽上篇已悉。此處但歸重分別少陰。以太陽勝經。無少陰腎經合為表裡。勝經和勝腎切震翹。其在陰經。素虛之人。表邪不俟傳經。蚤從勝經之府。襲入腎藏者有之。况兩感夾陰。等證。臨病尤當細察。設少陰不虧。表邪安能飛渡。而見身重發寐等證耶。故有少陰證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溫經散邪。兩相縮照之法。豈可徑用青龍之猛。立產孤陽之根乎。仲景此。一義用法之妙。已竭盡無餘。後人顛倒無傳。妄行註釋。致令察脈辨證之際。懵然不識。要妙。祇覺佈景之室。無階可升。其治虛勞發熱。骨蒸多汗。每輕用升柴。恣行表散。連依東垣升陽散火。乃至百不救一。今與吳賢商榷仲景法。豈非民生之一幸歟。

青龍項中。脈見浮緊。日久致衄。用麻黃湯次第三法。

(二)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熱。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主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此風多寒少之證。服藥已微除。則藥不勝病。可知發煩者。熱蒸而鬱煩也。目瞑者。熱轉榮血。肝氣不治也。劇則熱甚於經。必迫血妄行而為衄。衄則熱隨血散而解也。陽氣重者。風屬陽而入衛氣。為寒所持。故重也。所以雖得衄解。仍主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而大擊乎中風之例也。

(三) 太陽病脈浮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即前條風多寒少之證。但無身疼痛。則寒證較輕。又無發煩目瞑。則陽氣亦不重。自衄即愈。比前衄乃解亦易安。所以既衄則不更主麻黃湯也。

(四)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此寒多風少之證也。寒多不發汗。所以致衄。既衄則風邪得解。

(五) 太陽經下篇

所以惟用麻黃湯以發其未散之寒。而但從傷寒之例也。

青龍項中狀如瘧表裡虛汗吐下用各半湯一法

六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脈微緩者為欲愈也。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得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此亦風多寒少之證。以其風雖外薄。為寒所持而不能散。所以面顯憔悴之熱色。宜總風寒而兩解之也。

青龍項中脈微弱為無陽用桂枝二越婢一湯一法

七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此亦風多寒少之證。無陽二字。仲景言之不一。後人不解。皆置為闕疑。不知乃亡津液之通稱也。故以不可更汗為戒。然非汗則風寒終不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風。越婢之一以治寒。乃為合法。越婢者石膏之新涼也。胃得之則熱化津生。以此兼解其寒。柔緩之性。比女婢猶為過之。可用之無恐矣。

青龍項中汗出不解用桂枝二麻黃一湯一法

八 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重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此亦風多寒少之證。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汗反大出。脈反洪大。似乎風邪再襲。故重以桂枝湯探之。若果風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瘧。日再發。則邪本欲散。又且淺而易散。其所以不散者。終為微寒所持。故略兼治寒。而汗出必解也。

青龍項中辨表裡用桂枝湯單解風邪一法

九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重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裡。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六七日不大便。明係裡熱。况有熱以證之。更可無疑。故雖頭痛。可用承氣下之。若小便清者。邪未入裡。即不可下。仍當發汗以散表邪。然頭疼有熱。多是風邪上壅。勢必致衄。若兼寒邪。則必如第二類之身疼痛。目眩。何以但頭

痛而無身目之證耶。故惟用桂枝湯以解風邪。真用麻黃湯之法各別也。

青龍項中風寒及散散皆桂枝合風各加減一法

十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翁翁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服桂枝湯治風而遺其寒所以不解而證變設更下之則邪勢乘虛入裡益誤矣。在表之風寒未除而在裡之水飲上逆故變五苓兩解表裡之法而用茯苓白朮爲主治去桂枝者以已誤不可復用也。然桂枝雖不可用其部下諸屬皆所必需倘併不用芍藥以收陰甘草薑棗以益虛而和脾胃其何以定誤汗誤下之變耶故更一主將而一軍用命甚矣仲景立方之神也。

青龍項中火逆煩躁用桂枝湯加減救逆一法

十一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陽亡陽必驚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源 此條文義甚明後人不識作者之意雖有良法而不能用茲特闡之篇首誤服大青龍湯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者乃汗多所致故用直武湯救之。此以火迫劫而亡陽者乃方寸元陽之神被火迫劫而飛騰散亂故驚狂起卧不安有如此者少緩須臾駟馬莫追神丹莫挽矣故用此湯救之。桂枝湯中除去芍藥人皆不知其故或謂惡其酸收非也夫神散正欲其收何爲見惡耶設不宜於芍藥之酸又何宜於龍骨牡蠣之潛耶學者於此等處當猛下一參透此一關勝讀方書千卷蓋陽神散亂當求之於陽桂枝湯陽約也然必去芍藥之陰重始得疾趨以達於陽位既達陽位矣其神之驚狂者漫難安定更加蜀漆爲之主統則神可賴之以攸盪矣。緣蜀漆之性最急并溪謂其能飛補也是更加龍骨牡蠣有形之骨屬爲之舟楫以載神而返其宅亦以重而鎮怯潛以固脫之外行其妙用如是而後天君復辟聿追晉重耳越勾踐返國之良圖矣仲景製方豈易識哉。

青龍項中火逆煩躁用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一法

十二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源 此證誤而又誤雖無驚狂等變然煩躁則外邪未盡之候亦直陽欲亡之機故但用桂枝以解其外龍骨牡蠣以安其內不用蜀漆者以元神未至飛越無敢急迫以滋擾也。

青龍項中誤用桂枝治風遺寒治表遺裡救變一法

十三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躄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

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文原 此段辨證用法最精最詳。從前不得其解。今特明之。脈浮自汗。固是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又在裡。加以微惡寒。則在裡為寒邪。更加脚掣急。則寒邪頗重矣。迺用桂枝獨治其表。則陽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且誤麻黃。可知矣。大青龍則更可知矣。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也。甘草乾薑湯。復其陽者。即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溫。不但必治寒。且慮前之平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脚。蓋胃氣不和。而譫語。則胃中津液。亦為平熱所耗。故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止其譫。多與則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其汗。復加燒鍼。則陽之虛者。必造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至犯上無等。此則用四逆湯以回其陽。尚恐不勝。况可兼陰為治乎。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問。增桂令汗。此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上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文原 附答門人問辭。求正四方道。門人問曰。證象陽旦。成註謂是桂枝之別名。方註謂陽以風言。旦曉也。似中風。分曉以不啻中風。故設難詳申其義。一主藥。一主證。二家未知孰是。答曰。主藥。則既名桂枝。云何別名陽旦。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有別名。然後可。主證。則既是中風。復云不啻中風。果為何證。且訓旦為曉。尤為牽強不通。二家於此等大關係處。尚且昏昏。後學安得不面牆耶。夫仲景之圖機活法。妙在陽旦陰旦。二湯。陽旦者。天日晴暖。以及春夏溫熱之稱也。陰旦者。風雨晦冥。以及秋冬涼寒之稱也。只一桂枝湯。遇時令溫熱。則加黃芩。名陽旦湯。遇時令涼寒。則加桂枝。名陰旦湯。後世失傳。紛紛為棧。不時於春夏者。皆絲不識此義耳。即如此證。既象陽旦。又云按法用之。即是按用桂枝加黃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單服桂枝湯。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陰旦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陰旦不足。更加附子溫經。即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渾不為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其言。豈非先有所試乎。惟黃芩入口。即便厥。未幾即以桂附乾薑。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斷云。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問。增桂令汗。此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上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文原 附答門人問辭。求正四方道。門人問曰。證象陽旦。成註謂是桂枝之別名。方註謂陽以風言。旦曉也。似中風。分曉以不啻中風。故設難詳申其義。一主藥。一主證。二家未知孰是。答曰。主藥。則既名桂枝。云何別名陽旦。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有別名。然後可。主證。則既是中風。復云不啻中風。果為何證。且訓旦為曉。尤為牽強不通。二家於此等大關係處。尚且昏昏。後學安得不面牆耶。夫仲景之圖機活法。妙在陽旦陰旦。二湯。陽旦者。天日晴暖。以及春夏溫熱之稱也。陰旦者。風雨晦冥。以及秋冬涼寒之稱也。只一桂枝湯。遇時令溫熱。則加黃芩。名陽旦湯。遇時令涼寒。則加桂枝。名陰旦湯。後世失傳。紛紛為棧。不時於春夏者。皆絲不識此義耳。即如此證。既象陽旦。又云按法用之。即是按用桂枝加黃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單服桂枝湯。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陰旦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陰旦不足。更加附子溫經。即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渾不為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其言。豈非先有所試乎。惟黃芩入口。即便厥。未幾即以桂附乾薑。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斷云。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問。增桂令汗。此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上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文原 附答門人問辭。求正四方道。門人問曰。證象陽旦。成註謂是桂枝之別名。方註謂陽以風言。旦曉也。似中風。分曉以不啻中風。故設難詳申其義。一主藥。一主證。二家未知孰是。答曰。主藥。則既名桂枝。云何別名陽旦。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有別名。然後可。主證。則既是中風。復云不啻中風。果為何證。且訓旦為曉。尤為牽強不通。二家於此等大關係處。尚且昏昏。後學安得不面牆耶。夫仲景之圖機活法。妙在陽旦陰旦。二湯。陽旦者。天日晴暖。以及春夏溫熱之稱也。陰旦者。風雨晦冥。以及秋冬涼寒之稱也。只一桂枝湯。遇時令溫熱。則加黃芩。名陽旦湯。遇時令涼寒。則加桂枝。名陰旦湯。後世失傳。紛紛為棧。不時於春夏者。皆絲不識此義耳。即如此證。既象陽旦。又云按法用之。即是按用桂枝加黃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單服桂枝湯。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陰旦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陰旦不足。更加附子溫經。即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渾不為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其言。豈非先有所試乎。惟黃芩入口。即便厥。未幾即以桂附乾薑。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斷云。

夜半手足當溫况咽乾譫語熱證相錯其非重陰溫寒可知故纔得足溫即便以和陰為務何其審哉合與二三同調抵掌譫仲景當年治病機宜愧無旨酒滿浮太白耳。

青龍項中汗下後煩躁將欲亡陽宜補虛回陽一法

十四 發汗者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桂苓四逆湯主之文原煩躁者大青龍湯證然脈弱汗出惡風者誤服之則厥

逆筋惕肉瞤首條已詳諄致戒矣此除復申其辨見汗下不解轉增煩躁則真陽有欲亡之機而風寒之邪在所不

計當用桂苓人參乾薑附子溫補兼付以安和其欲絕之陽俾虛熱自退煩躁自止乃為合法若因煩躁更加散邪

則立斃矣夫不汗出之煩躁與發汗後之煩躁壹釐千里不汗出之煩躁不辨脈而誤投大青龍尚有亡陽之變是

則發汗後之煩躁即不誤在藥已誤在汗矣此仲景所為見微知著做真武之例更加人參之補以嘿杜其危哉下

後煩躁較未下之煩躁亦殊

青龍項中風寒兼見寒熱兩壅宜分解陰陽一法

十五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文原胸中有熱風邪在上也胃中有邪氣寒邪在

中也腹中痛陽邪欲下而不得下也欲嘔吐陰邪欲上而不得上也此所以知其熱邪中上寒邪中下陰陽各不相

入失其升降之恆故用黃連湯以分理陰陽而和解之也嘗因此法而推及臟結之證舌上有胎者又為寒反在上

熱反在下陰陽悖逆既成危候仲景但戒以不可攻未言治法然非先之以和解將立視其死乎學者請於黃連湯

著眼詳見太陽中篇臟結條

青龍項中辨脈證之縱橫而刺其經穴二法

十六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原文期門二穴在不容兩脅各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肝之募也肝木乘脾土

名曰縱其證腹滿譫語其脈寸口浮而緊寸口即氣口脾胃脈之所主也浮而且緊即弦脈也肝木過盛所以脾胃

之土受制也

十七 傷寒發熱當普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原文肝脈

乘肺金名曰橫發熱溇溇惡寒者太陽之本證也大渴飲水者水盛則熱熾而求水以潤之也水得水助其勢益橫

反侮所不勝。而上乘乎肺。水勢泛溢。其腹必滿。然肝經素無他病者。必能暗為運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滲。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其病欲解也。亦繇但腹滿而不識語。故易解耳。直貫上下曰縱。眠旦兩旁曰橫。金本剋木。而乘乎木。其事直。故高縱木受制於金。而反乘金。其事不直。故曰橫直則難愈。不直則易安。理之常也。然縱橫之證不同。而同刺期門穴者。以賊土侮金。皆繇木盛。腹滿讖語。證涉危疑。故急以瀉木為主治也。

用小青龍湯外散風寒內滌水飲二法

十八 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原文風寒不解。心下水氣。水即飲也。水寒相搏。必傷其肺。或為多證者。人身所積之飲。或上或下或中。或熱或冷。各不相同。而肺同為總司。但有一二證見。即水逆之應也。於散風寒滌水飲藥中。加五味子之酸。以收肺氣之逆。乾薑之辛。以瀉肺氣之滿。名曰小青龍湯。蓋取其翻波逐浪。以歸江海。不欲其興雲升天。而為淫雨之意也。後人謂小青龍湯為發汗之輕劑。母乃味其旨乎。

十九 傷寒心下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原文風寒挾水飲上逆。津液不下。行故不渴。渴則可知。津液不逆。為寒去欲解之徵也。寒去欲解。仍用小青龍湯。與上篇脈見單浮。用桂枝湯。

中篇脈見單浮。用麻黃湯同意。大率以輕劑助其欲解之勢耳。按桂枝麻黃湯無大小。而青龍湯有大小者。以桂枝麻黃之變法多。大青龍之變法。不過於麻桂二湯內施其化裁。或增或去。或饒或減。其中神化。莫可端倪。又立小青龍一法。散邪之功。兼予條飲。取義山澤小龍。養成頭角。乘雷雨而翻江攪海。直奔龍門之意。用以代大青龍。而擅江河行水之力。立法誠大備也。因經叔和之編次。漫無統紀。昌於分篇之際。特以大青龍為綱。於中桂麻諸法。悉統於青龍項下。擬為龍背龍腰龍腹。然後以小青龍尾之。或飛或潛。可殫可伏。用大用小。曲暢無遺。居然仲景通天手眼。馭龍心法矣。更復顧名思義。清其血脈。於青龍尾後。方綴白虎。為之對峙。俾觀者知神用無方。爽然有會。表章之餘。聊資啟發云。或問青龍自為一隊。即白虎且別出另峙。其後然則脈證之縱橫。何與青龍事耶。答曰。此等奧義。惟作者知之。傷寒多有忽然自汗。突爾亡陽之候。雖不用青龍之藥。蚤已犯青龍之逆者矣。况腹滿則陰盛。可知。譫語則陽虛可慮。仲景特繫縱橫以名之者。豈無說耶。蓋屈蠆者。龍之所以伏也。縱橫者。龍之所以飛也。縱橫之脈證。

不同。刺穴同用。期門乃肝木所主。東方青龍之位也。刺其穴者。正所以制龍本而預弭亡陽之變耳。故一青龍方中。張大其施。則升行而為霖雨。狹小其制。則鼓浪而奔江海。馴其性能。則踰越女婢之卑柔。刺其經穴。則銷弭靈幻於寂若。仲景於其奮鬚升天。萬難把捉之時。尚以真武一法坐鎮北方之水。俾地氣不上。天氣不下。所以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龍之既升於天者。且不得不復返於淵。況未及升騰。可馴可撫。顧無法以制伏之耶。此余所為有會於縱橫之義也。儻不其然。非但無與青龍之事。亦并無與傷寒之事矣。昔有善畫龍者。舉筆凝思。而青天忽生風雨。吾不知仲景製方之時。其為龍乎。其為仲景乎。必有倏焉雷雨滿盈。修馬密雲。不雨倏焉波浪奔騰。倏焉天日開朗。以應其生心之經綸者。神哉青龍等方。即擬為九天龍經可矣。婁東胡百臣先生昌所謂賢士大夫也。反苦痰飲為恙。夏月地氣上升。痰飲內動。故小有外感。膈間痰即不行。兩三日差後。當膈尚結小瘕。無醫不詢。無方不考。乃至夢寐懇求大士救療。因爾聞疾思苦。深入三摩地位。薦分治病手眼。今且仁智兼成矣。昌昔謂勝脫之氣化大行。地氣不升。則天氣常朗。其偶受外感。則仲景之小青龍一方。與大士水月光中。大圓鏡智無以異也。蓋無形之感。挾有形之痰。互為膠漆。其當胸窟宅。適在太陽經位。惟於麻桂方中。倍加半夏五味。以滌飲而收陰。加乾薑細辛。以散結而分邪。合而用之。令藥力適在痰邪蘊結之處。攻擊片時。則無形之感。從肌膚出。有形之痰。從水道出。頃刻分解無餘。而膈胸空曠。不復叢生小瘕矣。若泥麻桂甘溫。減去不用。則不成其為龍矣。將恃何物為翻沈鼓浪之具乎。

變青龍湯經制改用白虎湯權宜五法

二十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 大汗出則津液外亡。大煩渴則躁熱內

極。脈轉洪大。則凶變將起。青龍湯為不對矣。計為白虎湯可兩解表裡之熱。加人參可潤躁止渴。

二十一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裡有寒。白虎湯主之。原 傷寒之脈陰陽俱緊。此云浮滑。則兼風可知。滑為裡熱。浮

滑則表亦熱矣。裡有寒者。傷寒傳入於裡。更增裡熱。但因起於寒。故推本而曰裡有寒。實則表裡俱為熱極也。

二十二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 白虎湯。但

能解熱。不能解表。必惡寒。頭身疼痛之表證皆除。但熱渴而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

二十三 傷寒無大熱。口躁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原 表裡熱極。燥渴心煩。全無惡寒。頭疼身痛。

諸表證者。固當行白虎湯矣。若脈浮滑。背微惡寒。此爲表熱少裡熱多之證。仍可與之。蓋以脈滑。明係裡熱。而背爲至陰之地。雖表退尚餘寒。不當壅泥也。設脈但浮而不滑。證裏頭疼身痛。則雖表裡俱熱。而在表之邪。渾未退。白虎湯即不可用。以白虎平涼。不能解表故也。此條辨證最細。脈滑而浮。渾身無大熱。又不惡寒。但背間微覺惡寒。是表邪已將罷。其人口燥渴。心煩。是裡熱已大熾。更不可姑待。而當急爲清解。恐遲則熱深津竭。無救於事矣。門人問。用白虎則表熱不解。用青龍則裡熱轉增。試擬議於二者之間。不識當用何法。答曰。惟於大青龍湯中。倍增石膏。少減麻桂。或見寒多風少。則用麻杏甘石湯。亦倍增石膏。少減麻黃。斯固圓機。然亦即可爲定法矣。

二十四 傷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裡。表裡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源 玩此條表證。比前較重。何以亦用白虎耶。本文熱結在裡。表裡俱熱二句。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裡。

所以表熱不除。况加大渴飲水。安得不以清裡爲急耶。白虎五證得隸青龍後者。以風寒俱有故也。寒與風皆傷。宜從辛甘發散矣。而表與裡又俱熱。則溫熱爲不可用。欲并風寒表裡之熱而俱解之。不其難乎。故立白虎湯一法。以輔青龍之不逮。其藥乃石膏如母。辛涼之二物也。辛者西方金也。涼者秋令也。酷熱之時。欲求金風。薦爽萬不可得。計惟虎嘯。則山谷間習習風生。風生則熱解耳。所以取辛涼二物。偶爾成方。以象白虎之陰也。夫青龍變化莫測。方無定體。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則地獸之靈。得風從而其威愈震。亦不易制伏之物。况裡熱已極。津液垂亡。元氣所存無幾。而領西方之肅殺。以入胃中。能無慮乎。於是以甘草之甘緩。和其猛烈。而入米同煎。以助胃中水穀之氣。虛者更加人參。以助胃中天真之氣。乃可用之。而無患制法。且具於一方之內矣。世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能。豈非以仲景之心法爲道法耶。夫以石膏一物之微。入甘溫隊中。則爲青龍。從清涼同氣。則爲白虎。惟文武聖神之哲。乃能用之恰當。此龍虎所爲慶風雲之會也。設在表之風寒未除。當用青龍。而反用白虎。設在裡之熱渴已逼。當用白虎。而互用青龍。則用者之誤。竟與倒行逆施者同類。寧不敗乃事乎。傷心哉。千古興亡之際。同一醫轍矣。

南昌喻 昌言著 黎川陳宇誠伯常重梓

尚論陽明經證治大意

傷寒之證無如太陽一經風寒夾錯表裡差殊難於辨認昌分三篇先列鄙語以引其端後隨仲景原文闡其立言精意復業醫者得其門而入庶足以窺其奧富也而陽明一經之病治之尤難蓋胃為水穀之海五臟六腑之大源多氣多血之衝乃吉凶死生所攸關仲景著論精詳後人讀之憤憤今僭為尚論請得而要言之也夫陽明者胃也陽明以胃實為正胃實則容下證也然陽明之邪其來路則繇太陽凡陽明證見八九而太陽證有一二未能即從太陽而不從陽明可汗而不可下者也其去路則趨少陽凡陽明證見縱八九而少陽證略見一二即從少陽而不從陽明汗下兩不可用也惟風寒之邪已離太陽未接少陽恰好在陽明界內之時用藥亟為攻下則渙然冰釋而不再傳他經津液元氣兩無虧損何快如之此等機會間不容髮庸愚無識妄守顛門必俟七日傳經已盡方敢言下縱不危殆而津液元氣所喪滋多矣况太陽一經早有十餘日不解者若不辨經而但計日其誤下仍在太陽至陽明二三日內即顯下證反以計日當面錯過及陽明已趨少陽又以計日妄行攻下乃至少陽復轉陽明更全不識其證以至熱邪在胃燥盡津液輕者重而重者死矣所關顧不鉅耶謹將陽明之證亦比太陽之例分為三篇俾觀者了無疑惑斯臨病不致差誤耳。

陽明經上篇凡外和初入陽明地界未離太陽淨盡者謂之太陽陽明列於此篇 太陽與陽明兩經各半謂之合病兩經連串謂之併病另有各篇於

三陽經後不在此例此乃邪入陽明而太陽將盡未盡之證也

一 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原

二 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原 仲景此二條之文前條云風未解後條即不云寒未解者互

文也前條云宜發汗後條云發汗則愈者亦互文也蓋外邪初入陽明用桂枝湯解肌則風邪仍從衛分出矣用麻

黃湯發汗則寒邪仍從營分出矣營分之邪深於衛分且從外出而愈則衛分更不待言矣論中每用互文處其妙

義大率若此

三 陽明病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一定之理是則足三陽經太陽行身之背陽

明行身之前少陽行身之側皆可言營衛受邪何仲景於陽明經但以能食不能食分風寒而不以營衛分風寒耶

蓋營衛交會於中焦論其分出之名則營為水穀之精氣衛為水穀之悍氣論其同出之源混然一氣何緣分其孰

為營孰為衛哉惟風為陽陽能消穀故能食寒為陰陰不能消穀故不能食以此而辨風寒之邪庶幾確然有據耳

仲景析表之精若此如習焉不察者何

四 陽脈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陽脈實因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為陽絕於裡亡津液

大便因硬也源 陽微者中風之脈陽微緩也陽實者傷寒之脈陽緊實也陽絕即亡津液之互辭仲景母於亡津液

者悉名無陽本文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硬甚明註家認作汗多而陽亡於外大謬 傷寒發太陽膀胱經之汗

即當顧慮陽氣以膀胱主氣化故也發陽明胃經之汗即當顧慮陰津以胃中藏津液故也所以陽明多有熱越之

證謂胃中津液隨熱而盡越於外汗出不止耳然則陽明證不論中風傷寒脈微脈實汗出少而邪將自解汗出多

則陰津易致竭絕業醫者可不謹持其明而用重劑發汗以劫人之津液耶觀仲景於太陽發汗之重劑以青龍名

之可見亢旱得之則為甘霖若淫雨得之則沉寗產蛙傷木害稼有戴香及溺已耳此陽明所以有桂枝麻黃湯證

而無大青龍湯證也噫微矣哉

五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也源 以此辨陽明中風之外證正兼太陽也

六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

者此名陽明也源 以此辨陽明中風之裡證此篇正陽陽明可卜當置中篇以便分判讀者識之可也

七 問曰病有一日得之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源 以此辨陽

明傷寒之外證正兼太陽也

八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源 以此辨

陽明傷寒之裡證此篇正陽陽明可卜 已上八條見仲景於太陽傳入陽明之證其辨認之法即少變太陽之定例矣蓋太

陽有營衛之兩路風則傷衛寒則傷營高陽明則營衛難以辨別辨之全藉於脈與證風邪之脈傳至陽明則緩矣

而逼在寒邪之脈傳至陽明則繫去而滯在風邪之脈輕高而上前者風邪本微殊無內向之意雖汗出少而不為過也寒邪之脈已至於實則將去太陽而成可下之證故發其汗太多反為過也如此辨別讀者猶不心花開朗耶至其辨證則以能食不能食為諦蓋陽邪能化穀陰邪不能化穀之義也又設四問以辨風寒之在表在裡而定汗下之權衡何其明且盡耶緣是推之病之傳經而太陽邪有未盡其用桂枝麻黃二湯即當狹小其制不可使太過明矣太陽邪已盡其用承氣諸湯即當竭蹶從事不可使不及又明矣 問經言一脈分為二病謂營衛不同也是則十二經脈中以營衛之故分為二十四病矣乃仲景於陽明一經獨以能食不能食分營衛至於少陽以後更不中營衛之辨其義何居 答曰明哉問也道之原也叔和以後諸賢俱有未徹果識各經皆有營衛昌為將仲景少陽經之文編入太陽經中乎後人更添蛇足謂邪至陽明則已過營衛無復敢言果爾則邪至少陽與三陰其過營衛不更遠乎靈樞謂營衛起於中焦衛氣起於下焦而行至中焦是則中焦胃中正是營衛所起之源混於未分而外入之風寒自難辨別也至於少陽以下諸經內經明有一脈分為二病之旨仲景可以不贅况始先中衛其傳經必不轉中於營始先中營其傳經必不轉中於衛然則能食為中風不能食為中寒自可繇陽明而類推三陰各經矣此等處須細心體會略一函卷誤迷多矣

九 本太陽病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源發其汗兼解肌發汗二義汗出不徹則未得如法故邪不服而轉入陽明也

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不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節文 全文 見陽明中篇表未解而腹大滿則裡亦急故用小承氣湯

十 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艱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源微煩小便數大便因艱者皆是邪入裡之機故用小承氣湯和之是變不可下之例然曰和則與用下之意不同矣

十一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源吐後而腹脹滿則邪不在胸其為裡實可知然但脹滿而不痛自不宜用急下之法少與調胃承氣可耳此亦和法非下法也觀止陽陽明篇中腹滿不減減不足言如是之急者止言當下自可類推

十二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心下鞭滿邪聚陽明之膈正兼太陽也故
不可攻攻之利不止則邪氣未盡真氣先脫故主死也利止則邪去而其氣猶存故自愈也

十三 傷寒嘔多即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嘔屬太陽嘔多則太陽未除縱有陽明諸證在所不計故戒攻下

十四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此條復辨嘔有太陽亦有陽明本自不同
若食穀欲嘔則屬胃寒與太陽之惡寒嘔逆原為熱症者相遠正恐誤以寒藥治寒嘔也然服吳茱萸湯轉劇者仍

屬太陽熱邪而非胃寒明矣

十五 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嘔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此條陽明中風俱該傷寒
而言俱太陽未除之候但以腹滿一端知為熱入陽明然終與大實大滿不同若誤下則外邪乘虛內陷而腹愈滿

矣小便難者亡津液也

十六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憤反譫語若加燒鍼
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

虎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發熱以上與前條同而汗出不惡寒反惡熱
身重四端則皆陽明之見症所以汗下燒針俱不可用而舌上胎則膈熱甚故湧以梔子豉而撤去其膈熱則治太

陽而無碍陽明矣若前症更加口乾舌燥則宜用白虎湯以解熱生津更加小便不利則用猪苓湯導熱滋乾

十七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太陽症中有用五苓散
兩解表裡一法矣而太陽入陽明症中復有猪苓湯導熱滋乾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蓋陽明胃經主津液

者也津液充則不渴津液少則渴矣故熱邪傳入陽明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奪之於外復利其小便而奪之
於下則津液有立亡而已故戒

十八 太陽病寸緩關浮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若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
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欲渴者宜五苓
散

痞而太陽症必漸傳經乃至不惡寒而渴邪入陽明審矣然陽明津液既偏滲於小便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之艱與腸中熱結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亦無苦也以法救之救其津液也與水及用五苓即其法也 五苓利水者也其能止渴而救津液者何也蓋胃中之邪熱既隨小水而滲下則利其小水而邪熱自消矣邪熱消則津液回而渴止大便且自行矣正內經通用之法也前段汗出多而渴者不宜用猪苓湯重驅津液此段仍有汗而仍渴但汗出不至於多而渴亦因熱熾其津液方在欲耗未耗之界故與水而用五苓為合法也今世之用五苓者但知水穀偏注於大腸用之利水而止泄至於津液偏滲於小便用之消熱而回津者則罕故詳及之

十九 陽明病脈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文原 陽明脈之浮緊即太陽寒傷營之脈也單浮即太陽風傷衛之脈也但傳至陽明仲景不欲以營衛辨症而姑變其文耳至於太陽症有未罷各條雖悉尚恐未明再舉潮熱及盜汗陽明之必至者辨之確然無疑矣從前註解皆是斷章取義而不會其大意不知脈緊與潮熱脈浮與盜汗非的對之症也不過藉以辨陽明八九太陽一二之候耳至謂浮為陽盛陽盛則陰虛陰虛則盜汗出節外生枝幾於說夢矣

二十 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症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文原 此條陽明中風之症居七八而中寒之症亦居二三觀本文不得汗及用麻黃湯其義自見也然此一症為陽明重症第一何以知之太陽症既未罷而少陽症亦兼見是陽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而本經之瀰滿流連更不待言矣蓋陽明脈本大兼以少陽之弦太陽之浮則陽明之大正未易衰也腹滿鼻乾嗜卧一身面目悉黃潮熱陽明之症既盡見兼以少陽之脇痛太陽之膀胱不利乃至時時噦耳前後腫則陽明之諸症正未易除也所以病過十日外症不解必審其脈症或可引陽明之邪從少陽出則用小柴胡湯或可引陽明之邪從太陽出則用麻黃湯方合法若不尿腹滿加噦則真氣垂盡更無力可送其邪故知藥不能治也

二十一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文原 脈遲則表症將除似乎可下然得食而微煩仍是外邪助其內熱也熱蒸食而上攻故頭眩小便必難者濕熱上攻

水道必不順也。欲作穀疸者，水穀之濕得熱蒸而四近遍身發黃，熱所必至。下之腹滿如故，病既未除，其脈之遲者愈亦難復，故以爲戒。註謂下之則外邪內陷，殊不切要。蓋腹滿已是邪陷，蓋侯下之始陷耶？所以然者，脈遲則胃不實，徒下其糟粕，不惟無益而反害之耳。然則脈復其常，然後膀胱之氣化行，濕熱自除，穀疸自退，又不可言可知矣。

二十二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溇，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文原 註謂固爲堅固，瘕爲積聚，大誤。蓋大便初鞭後溇，因成瘕泄，瘕泄即溇泄，久而不止，則曰固瘕也。

二十三 陽明病初欲食，小便及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翕然如有熱狀，奄然發狂，濇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共併，脈緊則愈。文原 此段文義本明，註謂得汗則外邪盡解，脈緊且愈，全非本文來意。觀上二條，一以小便而成穀疸，是濕熱鬱胃上攻胸膈，則頭眩而身發黃，一以小便不利而成固瘕，是濕熱鬱胃下滲大腸，則手足汗出而成溇泄，此條小便及不利，本當成穀疸及瘕泄之症，况其人骨節疼，濕勝也，翕然如有熱狀，熱勝也，濕熱交勝，乃忽然發狂，濇然汗出而解者，何以得此哉？此是胃氣有權，能驅陽明之水與熱，故水熱不能勝，與汗共併而出也。脈緊則愈，言不遲也。脈緊疾則胃氣強盛，所以肌肉閉而濇然大汗，若脈遲則胃中虛冷，偏滲之水不能透而爲汗，即手足多汗，而周身之濕與熱又未能共併而出，此胃強能食，脈健之人，所以得病易愈耶。

二十四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文原 攻熱謂寒下之藥也。

二十五 脈浮而遲，表熱裡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若胃氣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文原 表熱裡寒法當先救其裡，太陽經中下利不止，身疼痛者，已用四逆湯不爲過，其在陽明之表熱不當掣制，更可知矣。此病比前一條虛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熱必噦，即飲以水而亦噦矣。前云能食者爲中風，不能食者爲中寒矣。此上五條，一云食難用飽，一云欲食，似子指中風爲言，一云中寒不能食，及後二條之不能食，又明指中寒爲言，所以後人拘執其說而誤爲註釋也。不知此五條重舉風寒症中之能食不能食，辨胃氣之強弱，非辨外邪也。故五症中惟水不勝穀氣，脈緊則愈一症爲胃氣勝，其四條俱是脈遲胃冷，反爲水熱所勝之症，大傷寒之症皆熱症也，而其人胃中虛冷者，又未可一例而推，蓋胃既虛冷，則水穀混然無別熱邪傳入，必不能遽爲實也。胃不實則不可下，而熱邪既入，轉蒸

水穀之氣蘊崇為病即下之而水熱不去徒令胃氣垂絕而作噦耳仲景一一掣出而於後條下利清穀一症主之以四逆湯則前條之較輕者宜主之以溫胃更不待言惟合五條而總會其立言之意始不至於傳訛耳 門人問澱然汗出而病解乃手足澱然汗出者反作固瘕何手足不宜於汗耶答曰前代之業醫者皆極大聰明學問之人故仲景書為中人以上舉一陽能以三陽反者說也胃氣虛寒之外邪入之必轉增其熱胃熱故膀胱亦熱氣化不行小便因之不利小便不利而盡注於大腸則為洞泄即末條之下利清穀者是也小便不利乘胃熱而滲於脾則四肢先見黃色乃至遍身發黃而成穀疸者是也是令手足澱然得汗則脾中之濕熱行而色黃穀疸之患可免但汗從手足而出水熱之氣未得遍泄於週身不過少分太陽奔迫之勢故不為洞泄而為瘕泄耳無陽之人小便行尚清為他病况傷症極熱之小便停蓄不行無此三種之變耶一溯其源而輕重自分矣

二十六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若不效者咽不痛源 此胃熱披風邪而上攻之症也

二十七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源 此胃熱披寒邪而鬱於肌膚之症也言久虛者明所以不能透出於肌表之故也非謂當用補也

二十八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頭痛若不效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源 陽明症本不頭痛若無汗嘔咳手足厥者得之寒因而邪熱深也然小便利則邪熱不在內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頭痛也若不效不嘔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熱必順水道而出豈有逆攻顛頂之理哉

二十九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源 下之而外有熱心中懊憹飢不能食幾成結胸矣然手足溫則陽氣未至傷陰不結胸則外邪原屬輕微若其人頭汗出者亦是

膈中鬱熱上蒸所致宜因其高而揚之用梔子豉湯以徹其熱則陽得下通於陰而週身澱然汗解并可知矣此二條皆

濕熱上攻之症

三十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此必衄源 口中乾燥與渴異漱水不欲嚥知不渴也陽明氣血俱多以致水不欲嚥知邪入血分陽明之脈起於鼻故知得血熱而妄行必衄鼻而出也

三十一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源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陽明邪熱熾矣能食為風邪風性上行所以衄

陽明經上篇

也
(三十二) 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劇頭而遠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裡身必發黃也茵陳蒿湯主之文原

(三十三)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文原

(三十四)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文原

(三十五)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文原 合四條觀之陽明病濕停熱鬱而煩渴有加勢必發黃然汗出熱從外越則黃可免小便多熱從下泄則黃可免若誤攻之其熱邪愈陷津液愈傷而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誤火之則熱邪愈熾津液上奔額雖微汗而週身之汗與小便愈不可得矣發黃之變安能免乎發黃與前數症本同一症但彼因脈違胃冷而得則脈固脈反噦同涼而與此異矣

(三十六)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澀然汗出則愈文原 婦人病傷寒經水適來適斷則邪熱乘之而入於血室譫語如見鬼狀當刺期門乃男子陽明經病下血而譫語者亦為熱入血室亦刺期門詳後少陽篇木

(三十七) 陽明症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主之文原 太陽經熱結膀胱之症輕者如狂重者發狂如狂者血自下但用桃核桂枝加入承氣湯因勢利導血去則愈發狂者血不下須用抵當湯墮下其血乃愈詳太陽上篇此條陽明喜忘之症本差減於如狂乃用藥反循發狂之例者何耶蓋太陽少血陽明多血陽明之血一結則較太陽更為難動所以宜用抵當湯峻攻之法耳但太陽云主之則確乎不易比云宜用則症有輕重不等在於臨時酌量矣

(三十八) 病人無表裡症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合熱則消數善飢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宜抵當湯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必協熱而使膿血也文原 雖云無表裡症然發熱脈浮數表症尚在也其所以可下者以七八日為時既久而發熱脈數則胃中熱熾津液盡亡勢不得不用下法如大柴胡湯之類是也若下後脈數不解可知果胃中熱熾其候當消數善飢然數食既多則大便必多乃至六七日竟不大便其症非

氣結而為血結明矣所以亦宜於抵當湯也若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註謂用抵當湯下之數仍不解大誤此乃對假令已下脈數不解五句之文見已下脈數不解反六七日不大便則宜抵當以下其血若已下脈數不解而下利不止則不宜抵當之峻但當消息以清其血分熱邪若血分熱邪不除必協熱而便膿血矣 合三條總是熱入血室故隨下血與不下血而異治也然要知陽明尚兼太陽則不但胃中熱熾而膀胱隨經之熱亦未盡解此所以宜於抵當湯乎

二十九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凡病人得汗後煩熱解太陽經之邪將盡未盡其人復如瘧狀日晡時發熱則邪入陽明審矣蓋日晡者申酉時乃陽明之王時也發熱即潮熱乃陽明之本候也然雖已入陽明尚恐未離太陽故必重辨其脈脈實者方為正陽陽明宜下之若脈浮虛者仍是陽明而兼太陽更宜汗而不宜下矣發汗宜桂枝湯宜字最妙見前既得汗而煩熱解此番只宜用桂枝和營衛以盡陽明兼滯之邪斷不可誤用麻黃湯矣

陽明經中篇凡外邪已離太陽未離少陽謂之正陽陽明則於此篇

凡外感之邪全入陽明所轄地界已離太陽未接少陽此際當用下法確無疑矣然其邪復有在經在府之不同在經者與太少為鄰仍是傳經之邪在府者則入於胃而不傳經但在經者之用下常恐胃有未實篇中無限消息遲回若在府則胃已大實惟有急下以存津液而已

一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文源 以胃家實揭正陽陽明之總見邪到本經遂入胃而成胃實之症也不然陽明病其胃不實者多矣於義安取乎

二 傷寒三日陽明脈大文源 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乃傳經之次第其實不以日拘也此云三日陽明脈大正見二日之陽明傳自太陽必兼乎浮緊浮緩未定是正陽陽明也若正陽陽明氣血俱多其脈必大而與太陽別矣言外見三日症兼少陽則其邪必大而強又不得為正陽陽明也噫微矣哉

三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濇濇然者文源 是轉屬陽明也

四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微汗濇濇然出也文源 濇濇者肌肉開而微汗不乾之貌發汗無汗嘔不能食皆傷寒之

病也傷寒無汗何以反澀澀汗出耶可見症已轉屬正陽陽明矣既澀然汗出則熱除嘔止可知矣

五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文原 蒸蒸者熱勢自內騰達於外如蒸炊然胃實

之驗也其熱蒸蒸勢必其汗澀澀矣妙哉形容予惟熱在胃故用承氣以調其胃胃調則病溘然除矣

六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者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硬當

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

大便也文原

七 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

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文原

八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裡也手足澀然而汗出者此

大便已硬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本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

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原文後半節 脈遲汗出不惡寒身重短氣腹滿喘潮熱八者乃陽明之外邪欲解可

以攻裡而不為大誤之候也然曰欲解曰可攻不過用小承氣及調胃承氣之法耳必手足澀然汗出方可驟胃實

便硬外邪盡解而當從大承氣急下之法也申酉戌間獨熱餘時不熱者為潮熱若汗多微發熱惡寒是陽明證尚

兼太陽縱腹大滿胃終不實口可微和胃氣以從權而已

九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文原

十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文原

十一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文原

十二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

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此但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

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硬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文原 轉失氣者屎出也

腹中之氣得攻藥不為轉動則屬虛寒所以誤攻而症變脹滿不能食及噦也攻後重復發熱又是胃熱至此方慎

大便因可得硬但為時不久必少耳仍以小承氣湯和之若腹中氣仍不轉則不但用大承氣大差即用小承氣亦小差矣。

十三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源以小承氣湯試其可下而用大承氣湯下之矣設下後心中懊憹而煩又屬熱重藥輕當再進大承氣以協濟前藥並驅熱邪則悶煩自解也。一云胃中有燥屎者。一云若有燥屎者俱指試其轉失氣及繞臍腹痛滿痛小便不利煩燥時有微熱喘胃不能臥七證言也。

十四 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硬後必溏未定成硬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宜大承氣湯源無太陽少陽之證則煩躁心下硬屬正陽陽明之可下無疑矣乃其人脈弱雖是能食亦止可

少用小承氣微和胃氣和之而當必覺小安俟隔日再以小承氣稍稍多進總因脈弱故爾遲徊也至六七日竟不大便似乎胃實乃小便復少正恐胃弱而膀胱氣化之源窒轉滲大腸初硬後溏耳所以小便利屎定硬乃可攻之

此段之雖能食雖不能食全與辨風寒無涉另有二義見雖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與其互發前後註釋俱差以為胃中有燥屎而輕下也後九條云譏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與其互發前後註釋俱差

十五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源胃氣及津液既不歸吐下而傷則心煩明係胃中熱熾故可

與調胃承氣以安胃氣而全津液也 合九條總是以外證之解與不解氣之轉與不轉臍腹之痛與不痛脈之弱與不弱汗出之多與不多小便之利與不利邪熱之熾與不熾津液之乾與不乾而辨腹中之燥屎多與不多溏與

不溏以消息微下之法故惟手足濇然汗出大便已硬者主之以大承氣湯其他諸證一則曰宜用導法再則曰不可攻之再則曰宜小承氣湯再則曰少與小承氣湯再則曰明日更與一升再則曰宜大承氣湯全是商量治法聽

人臨時斟酌以祈無誤所以不用主之二字此等處關係安危最大蓋熱邪入胃不以寒藥治之則胃傷然寒藥本以殺胃也不及則藥不勝邪太過則藥反傷正况子不勝其邪勢必盡傷其正又未必盡去其邪此仲景所為謹覆

於二者之間耶。

十六 陽明病讞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大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裡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文原 讞語而發潮熱陽明之下證審矣更兼其

脈疾滑復與脈弱者不倫故主之以小承氣湯一定之法也然尚未知其裡證若何必轉失氣方可再服若服後不轉失氣并不大便脈反微而且澀又是裡氣虛寒之證蓋陽明居於中土其表虛表實來自太陽至此已明其裡虛裡實茫然未上故用法不可令虛者益虛有如此之鄭重也

十七 夫實則讞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文原 鄭聲者鄭重之聲止氣不足聲出重濁也亦辨裡實裡虛之一端也

十八 直視讞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文原 此條當會意讀謂讞語之人直視者死喘滿者死下利者死其表始明

蓋讞語者心火亢極也加以直視則腎水垂絕心火愈無制故主死也喘滿者邪聚陽位而上爭正不勝邪氣從上脫故主死也下利者邪聚陰位而下奪正不勝邪氣從下脫故主死也

十九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讞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文原 註擬此為太陽經脫簡不知太陽經無讞語

之例必日久而兼陽明少陽方有讞語故此言太陽經得病時發汗過多反傳陽明時重發其汗亡陽而讞語之一證也亡陽之人所存者陰氣耳故神魂無主而妄見妄聞與執邪乘心之候不同况汗多則大邪必從汗解止慮陽神飛越難返故脈短則陰陽不附脈和則陰陽未離其生死但從脈定耳其脈既短安明藥之長哉 門人問亡陽而讞語四逆湯可用乎答曰仲景不言方而子欲言之昌不詳之仲景耶蓋亡陽固必急回其陽然邪傳陽明胃熱之熾否津液之竭否裡證之實否俱不可知設不辨悉回其陽先竭其陰竟何益哉此仲景不言藥乃其所以聖也然得子此問而仲景之妙議愈彰

二十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則讞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讞語止更莫復服文原 此

條舉讞語之因汗多津越者為言

二十一 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裡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裡實久則讞語文原 此舉讞語

因悟汗而致者其曰裡實亦即上文胃中燥大便必硬之互辭其不出方者亦即上文小承氣湯之互意也

二十二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即是鬼狀若劇者發則不

識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澀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此
條舉譫語之勢重者為言而勢重之中復分二等劇者生死仍憑乎脈微者則主以大承氣湯比上條之小承氣湯
更進參前二譫語脈短者死此云脈弦者生前云譫語脈滑疾者用小承氣湯比云脈澀者更互一字而大意躍然
二二三 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裡實故也下
之則愈宜大承氣湯原 此條之文似淺而實深仲景懼人不解已自為註脚不識後人何故茫然胃有燥屎本當用
下以譫語而兼汗出知其風邪在胸必俟過經下之始不增擾所以然者風性善行數變下之若早徒引之走空數
亂神明耳然胃有燥屎下之不為大誤其小悞止在未辨證兼乎風若此者必再一大下庶大腸空而風邪得以併
出故自愈此通因通用之法亦將差就錯之法也

二二四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氣湯原 有燥屎則

腸胃熱結故不能食若能食則腸胃未結故但硬耳前條云其後發熱者必大便硬而少也此云但硬耳不更言其
少乃於胃中有燥屎者言其五六枚之多亦互舉以辨微細之意不可忽也俱宜大承氣湯者已結者開其結未結
者滌其熱不令更結同一譫語潮熱故同一治至於藥制之大小必有分矣合九條觀之既云實則譫語矣乃其
用法迥迥審諦始以和法為攻法俟服藥後重辨脈證不敢徑情急攻即攻之又一服利止後服何其鄭重則可見
所謂實者乃邪氣實也邪氣實正氣未有不虛况津液為邪氣所耗而至於譫語方寸幾於無主其虛為何如哉邪
實不可不下正虛不可大下斟酌於邪止之間以權宜而善其治良工苦心要當三復於聖言矣

二二五 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原 胃中止一津液汗多則津液外溢加以發熱則津液盡隨熱

勢蒸蒸騰達於外更無他法可止其汗惟有急下一法引熱勢從大腸而出庶津液不致盡越於外耳前條云發汗
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主之可見調胃之義乃和緩其胃中之熱以存津液也此證發熱而至於汗
多明是始先未行調胃所致故宜急下無取緩調

二二六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原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原 發汗不解而

反腹中滿痛則邪不在表而在裡亦惟有意下一法庶滿痛去而病自解也減不足言四字形容腹滿如繪見滿至

十分即減去一二分不足殺其勢也此所以縱有外邪未解而當下無疑耳

二十七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裡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一條辨

證最微細。大便難。則非久秘。裡證不急也。身微熱。則非大熱。表證不急也。故曰無表裡證。只可因是而驗其熱邪在

中耳。熱邪在中。亦不急。但其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則為急矣。以陽明之脈絡於目。絡中之邪且盛。則在經之盛更

可知。故惟有急下之而已。按少陰經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一本經水竭。一木邪涌水。一土邪凌水。而陽明經亦

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一汗多津越於外。一腹滿津結於內。一目睛不慧。津枯於中。合兩經下法。以觀病情。生理恍

覺。身在水壺。腸飲上池矣。

二十八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原文

二十九 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其陽則絕。即無陽之互辭。謂津液內亡也。當

下不下。故至此耳。

三十 跌傷脈浮。而瀉。浮則胃氣強。瀉則小便數。浮瀉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脾約之證。在大陽

陽明。已當用麻仁丸潤下。失此不用。延至正陽。陽明胃中津液。饑乾枯。下無反矣。然則浮瀉之脈。轉為浮芤。不可

類推乎。詳見本卷末。答門人脾約明。

陽明經下篇。凡外邪已越。少陽未離。陽明

凡屬正陽陽明之證。病已入於胃腑。故下之則愈。其有胃不實。而下證不具者。病仍在經。在經之邪不解。必隨經而

傳。少陽口苦咽乾。目眩耳聾。胸脇滿痛之證。必兼見一二。故謂之少陽陽明。其實乃是陽明少陽也。少陽主生表

半裡。陽明證中。總見少陽。即表裡皆不可攻。故例中止用和法。少陽陽明合病。另有類條。附三陽經後。

一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潮熱本陽明胃實之候。若大便溏。小便自

可。則胃全不實。更加胸脇滿不去。則證已傳入少陽矣。總兼少陽。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湯一方。合表裡中而總

和之。乃少陽一經之正法。故陽明少陽亦取用之。無別法也。

一 陽明病。下後。大便硬。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身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自汗出。解也。

大便溏瀉胃木實即使不大便是腸下硬滿嘔糞舌胎之證則少陽為多亦當從小柴胡湯分解陰陽則

上下通和澀然汗出而胎嘔腸滿之外證一時俱解矣既云津液得下則大便自行亦可知矣此一和而表裡俱徹所以為貴也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關係病機最切風寒之邪協津液而上聚於膈中為喘為嘔為水逆為結胸常十居六七是風寒不解則津液必不得下倘候行發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轉增上逆之勢愈無退息之期矣此所以和之於中而上焦反通也至於離病項中如痰火哮喘咳嗽癰癤等症又皆火勢薰蒸日久頑痰膠結經脈所以火不內熄則津液必不能下灌靈根而精華盡化為敗濁耳夫人之得以長享者惟賴後天水穀之氣生其津液津液結則病津液竭則死矣故治病而不知救人之津液者真庸工也

論太陽陽明少陽陽明原有可下之證

三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多實是也少

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躁煩實大便難是也原文 註謂脾約乃太陽之邪裡趨入胃而成胃實胎候千古詳後

答門人問脾約論

附少陽轉陽明二證此與陽明兼帶少陽之症迥殊故另揭出

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躁煩實大便難是也陽明原文 病已傳到少陽經而去陽明經遠矣乃從少陽經治

法發汗利小便已其人方纔胃中躁煩實大便難者是少陽重轉陽明而成可下之一證也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少陽原文此條亦五上條之意解見少陽

附太陰轉陽明一證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為陽

明病也太陰原文 脈浮而緩本為表證然無發熱惡寒外候而手足自溫者是邪已去表而入裡其脈之浮緩又是邪在

太陰以脾脈主緩故也邪入太陰勢必蒸濕為黃若小便自利則濕行而發黃之患可免但脾濕既行胃益乾燥胃

燥則大便必硬因復轉為陽明內實而成可下之證也

附少陰轉陽明一證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少陰原文 少陰之證。自利者最多。虛寒則下利清穀。滑脫則下利膿血。故多用溫法。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脹。可見熱邪轉歸陽明。而為胃實之證。所以宜於急下也。

附厥陰轉陽明之證

下利。讖語。在燥屎也。宜小承氣湯。厥陰原文 下利則熱不結。胃不實。何得讖語耶。此必邪返於胃。內有燥屎。故雖下利而結者自若也。半利半結。所以不宜大承氣。而宜於小承氣微動其結也。

附答客難大意

客有熟仲景之書者。難昌曰。所分陽明三篇。將仲景陽明證中七十四條。收盡無遺。大開後人眼目。可謂智矣。祇是過於其智。而掩其賢之長。鄙見微有不滿耳。昌曰。余何敢哉。客曰。王叔和當日編次陽明一經。首列問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者。何也。仲景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難是也。聖言煌煌。子既遵其例。何反後其文耶。昌曰。三段揭首。叔和已誤。昌可再誤。昌分三篇。不從茲起見也。三篇舉以統括七十餘條之義。若叔和所列。不過是絕無僅有之一證。以冠篇首。則陽明一經之大旨盡矣。此無難辨者。蓋當日之問。乃問三陽經中可下之證。所以答云。太陽陽明之可下者。除是脾約。少陽陽明之可下者。除是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難。舍此二證。則太陽少陽。必有一定之下法矣。今分三篇。以明太少二陽之不可下。乃以可下之條。混引其端。昌之所不敢出也。又况少陽陽明所謂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大便難者。乃是病邪已去。陽明全入少陽。及發汗利小便後。少陽症亦盡罷。其邪不入三陰。重複轉到陽明。所以宜為少陽陽明與始先病在陽明。略兼少陽一二者。有何干涉哉。客始為之心折。

附答門人奇問

門人問治傷寒之法。軌則雖多。必有精一之理。可以貫徹始終者。請吾師試舉一言以蔽之。可乎。余曰。傷寒之變。千蹊萬徑。如之何。其可以一言括取。門人曰。如痘疹秘訣。謂起先開盤時。要有根脚。有根脚則變成。及至灌膿時。要無根脚。無根脚則毒化。此亦片言居要者。吾師昌不做而言之。余笑曰。若是。則姑擬一言。以答子之奇問。亦無難者。凡治傷寒之訣。起先惟恐傳經。傳經則變生。其後惟恐不傳經。不傳經則勢危。此二語。不識可括其義。余聞人躊躇曰。

起先惟恐傳經疑矣其後惟恐不傳經之說大奇且大創未之前聞也余曰仲景言之再四但子輩便昧本師見同
未見耳何奇創之有耶仲景云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蓋陽明之脈行身之前邪入其經則有前經後
經相傳之火第而陽明之府乃中州之胃爲水穀之海臟腑經脈之總司邪入其中則無復傳次之可言所以惟有
下奪一法奪其土而邪自不留耳此仲景於陽明經內特繫不傳之妙理也又云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
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躡刺之小差外
不解病經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此一段至理千古無
人看出總不識其所言者何事記知脈弦浮大而氣反短連腹都滿者邪不傳也脇下及心痛乃至久按之氣不通
者邪不傳也鼻乾不得汗嗜臥表裡俱困乃至一身及面目悉蒸黃者邪不傳也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者胃熱
熾盛上下道窮邪不傳也耳前後腫刺之小差者內邪不傳乃至外挾其血亦不散但其腫小差也外不解過經十
日留連極矣所謂萬物所歸無所復傳者原爲美事孰知病邪歸之而不傳反成如此之危候耶要之陽明之邪來
自太陽去自少陽所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推其邪使速往少陽去路也脈但浮無餘症者與麻黃湯推其邪使
速還太陽來路也若不尿腹滿則胃邪內壅不下行矣而更加噦則胃氣將竭愈上逆矣再有何法可以驅其邪而
使之傳哉又云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見
脈浮細而嗜臥邪已盡傳於外而解散者方可無慮設胸滿脇痛則當與小柴胡湯推之速往少陽而出設脈但浮
無餘症則當與麻黃湯推之速往太陽而出是皆惟恐其邪之不傳暗伏危機也必識此意然後始識仲景用藥之
故不然豈有十餘日後而無故張皇反用麻黃湯之理哉凡此皆因太少二陽與陽明連貫故用表法所謂從外入
者驅而出之於外也復有表裡陰陽之間正已虛而邪不盡無可速傳之候仲景用法悉從外邪不能傳出起見如
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散不振慄則邪不能傳之於表而無從得汗可知也然既云陰陽兩
停其傳表傳裡未可預定所以惟陽脈微者方是邪不能傳表當從汗而解之惟陰脈微者方是邪不能傳裡當從
下之而解此其故甚可思也若非邪住不傳之候則陽脈微者當補其陽陰脈微者當補其陰矣豈有反汗之而傷
其陽下之而傷其陰之理哉又如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症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服之

本當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矣乃反加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此邪因屢下而入裡已深非一柴胡湯可以盡提之傳出於表必再與大柴胡湯分提表裡之邪陽邪傳陽陰邪傳陰一舉而分解之始為合法不然豈有嘔急鬱煩表症轉增反行兼解其裡之理哉又如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乃是說陽分之邪微微結聚不能傳出於表裡故本文即繼之曰必有表復有裡也其旨甚明也未云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即前證過經十餘日用大小柴胡分提使傳之法也迺知舍此更無可使其傳矣又如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此邪退正虛而餘邪阻滯不能傳散以致無可奈何也此時將汗之子下之子和之子溫之子仲景巧用梔子豉湯瀉其餘邪於上俾一吐而盡傳無餘設非此一法從高而越有殆而已矣又如云食穀則噦不能食攻其熱則噦欲飲水者與水則噦不能食者與水則噦何其言之不一耶皆是為胃氣虛寒餘邪不能傳散者致其叮噓也更有穀疸一證邪熱在胃不能傳出及蒸食而發黃固瘕一證胃氣虛寒水停不行反滲大腸而泄此三證者仲景但言證而不言治學者倘不透此一關果何從而施治耶是則邪之傳與不傳所關如此甚鉅乃治傷寒家初不量邪勢之淺深胃氣之厚薄而貿貿以從事也竇繇先聖法則未經昔賢闡釋後學漫無入路耳夫足太陽膀胱足陽明胃足少陽膽皆府也何可獨歸陽明始不傳耶蓋膀胱主出胃主納膽不主出納所以惟陽明胃為藏納之地且載物之體傳經之邪必歸陽明始能消之若夫胃土告困不能消邪則在府之邪漫無出路久之必漸積於本經其脈必仍轉為浮所以仲景云脈續浮者與柴胡湯此中復有奧義其義維何即必有表復有裡之說也故用柴胡湯提出少陽俾循經次而傳太陰少陰厥陰以盡其邪乃始得以無患耳若但浮無餘證則是有表無裡只用麻黃湯提出太陽其邪立解不勞餘力矣得仲景之神者目擊道存即如天以四時成歲中土各旺於季月之末然後木底其根火收其斂金銷其肅水藏其潤使非傳之中土則木火金水不相連貫何以化機盈眸不息乎人之飲食入胃清氣升而濁氣降渣滓不留者其妙惟在於傳設一日不傳則積滯而不能化矣至於仙家橫簇五行東三南二木火相戀歸於中土西四北一金水相親歸於中土其妙更在於不傳設傳則流散而不能造矣然則中土之傳與不傳足盡天人之蘊又何疑於醫事哉問人爽然曰似此別由傷寒神髓以立言取之可乎推之可為洗疑身涉天漢星漢炯炯光芒流射肺腑矣請名之曰伐髓通

光論 門人問脾約一證胃強脾弱脾不爲胃行其津液如懦夫甘受悍妻之約亦宜不爲蒙之索乎余曰何以見之曰仲景云跌傷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數相搏大便爲難其脾爲約麻仁丸主之是以知胃強脾弱也余曰脾弱即當補矣何爲麻仁丸中反用大黃枳實厚朴子子輩曰聆師說而復泥從前相仍之陋甚非所望也仲景說胃強原來說脾弱況其所謂胃強者正是因脾之強而強蓋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強將三五日胃中所受之穀省約爲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致令腸胃中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爲難也設脾氣弱即當便泄矣豈有反難之理乎相傳謂脾弱不能約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約束胃中之穀耶在陽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硬又恐初硬後溏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與小承氣試其轉失氣方可攻皆是慮夫脾氣之弱故爾躊躇也若夫脾約之症在太陽已即當下矣更何待陽明耶子輩傳會前人以脾約爲脾弱將指吳起之殺妻者爲懦夫乎有悖聖言矣 門人又問曰今乃知脾約之解矣觸類而推太陽陽明之脾約與少陽陽明之胃中燥煩實大便難者同是一證此其所以俱可攻下耶余曰是未可言觸類也因難之曰邪熱自太陽而陽明而少陽爲日既久燥其津液大便固當難矣其在太陽方病之始邪未入胃何得津液即便消耗而大腸燥結耶且太陽表邪未盡又何不俟傳經即急亟潤下而自犯太陽之禁耶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脾約一證乃是未病外感之先其人素慣脾約三五日一次大便秘者及至感受風寒即邪未入胃而胃已先實所以邪至陽明不患胃之不實但患無津液以奉其邪立至枯槁耳仲景大變太陽禁下之例而另立麻仁丸一法以潤下之不比一時暫結者可用湯藥蕩滌之耳此義從前瞻瞻凡遇素成脾約之人亦必俟經盡方下百無一生矣故因子問而暢發之

附問難門人大意

暇日門人聚譚仲景製方之妙主伯亞旅天然一定因問曰仲景於太陽經中有兼帶陽明經者其風傷衛則桂枝湯中加葛根其寒傷營則麻黃湯中加葛根有兼帶少陽經者其風傷衛則桂枝湯中加柴胡其寒傷營則麻黃湯中加柴胡合併之病亦然則陽明經以葛根爲主藥少陽經以柴胡爲主藥矣乃少陽經頗用小柴胡湯而陽明一經全不用葛根湯者何耶門人不能對因誨之曰此有二義太陽而略兼陽明則以方來之陽明爲重故加葛根陽明而尚兼太陽則以未罷之太陽爲重故不用葛根且陽明主肌肉者也而用葛根大開其肌肉則津液盡從外

泄恐胃愈燥而陰立亡。故不用者。所以存津液耳。本經前條有云。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裡。亡津液。大便因硬也。是陽脈實者。且不可過汗。其陽脈微者。又當何如耶。仲景所以陽明諸症。全不用葛根之意。亦彰彰矣。小兒佈痘見點之時。第一戒用葛根。用之則肌竅開。一齊攤出。昔賢云。見點之後。忌用升麻湯。蓋以升麻湯中。有葛根耳。後人誤謂見點後。忌用升麻。至於葛根。及忌用無忌。只遺一湯字。而葛根等危脫升麻等。雖懼厄命。遭枉等。恒河沙數矣。因與治傷寒。濫用葛根。劫人津液者。並舉示戒焉。

南昌喻 昌言音甫著 黎川陳宇誠伯常重梓

尚論篇少陽經證治大意

仲景少陽經之原文。叔和大半編入太陽經中。昌殊不得其解。豈以太陽行身之背。少陽行身之側。其營衛顯然易辨。非如陽明與三陰之屬臟腑者。榮衛難窺。故將少陽之文。彙入太陽耶。此等處竊不敢仍叔和之舊。蓋六經各有專司者。乃引少陽之文。與三陽合併病。經過不解。及壞病諸條。悉入太陽篇中。適足以亂太陽之正也。在太陽一經之病。已倍他經辨之倍難。而無端曼引混收。此後人所為多歧亡羊乎。茲將治少陽之法。悉歸本篇。其合病併病壞病痰病。另隸於三陽經後。庶太陽之脈清。而少陽之脈亦清耳。

少陽證用小柴胡湯和解加減一法

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栝蒌實。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栝蒌根。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若脇下痞。去大棗。加牡蠣。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溫覆取微似汗。愈。若發者。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五味子。乾薑。煖。軀殼之表陽也。軀殼之裡陰也。少陽主半表半裡之間。其邪入而併於陰則寒。出而併於陽則熱。往來寒熱。無常期也。風寒之外邪。挾身中有形之痰。能結聚於少陽之本位。所以胸脇苦滿也。胸脇既滿。胃中之水穀亦不消。所以默默不欲飲食。即昏昏之意。非靜默也。心煩者。邪在胸脇。遍處心間也。或嘔不嘔。或渴不渴。諸見證。各隨人之氣體。不盡同也。然總以小柴胡之和法為主治。而各隨見證以加減之耳。

少陽病有辨證一法

少陽之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原口苦咽乾者。熱聚於膽也。目眩者。木盛生風而旋暈也。

少陽病有汗吐下三禁二法

傷寒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而悸。原少陽傷

寒禁發汗。少陽中風禁吐下。二義互舉。其旨益嚴。蓋傷寒之頭痛發熱。宜於發汗者。尚不可汗。則傷風之不可汗。更不待言矣。傷風之胸滿而煩。痰飲上逆。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則傷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脈弦細者。邪欲入裡。其在胃之津液。必為熱耗。重復發汗。而驅其津液外出。安得不讓語乎。胃和者。邪散而津回也。不和者。津枯而飲結。所以煩而悸也。

四 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文風熱上壅。則耳無聞。目赤。無形風熱。與有質痰飲搏結。則胸滿而煩。此但從和。解中行分竭法可也。若誤汗下。則胸中正氣大傷。而邪得以逼亂神明。此時即為城下之盟。所喪不滋多乎。

辨少陽經病有欲解不解四法

五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邪。其人反能食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文能食不嘔。與胃和則愈之義互發。

六 傷寒三日。少陽脈小者。欲已也。文脈不弦大。邪微欲解之先徵也。

七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文受病之經。正氣虛衰。每藉力於時令之玉。此趨三避五所錄來乎。

八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文陽去入陰。則邪勢得以留連。轉致危困者多矣。有治傷寒之責者。線索在手。於邪在陽經之日。亟從外奪。不亦喜乎。

少陽證具將欲入裡。而太陽陽明小有未罷。但用小柴胡湯一法。

九 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頭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文身熱惡風。太陽證也。頭項強。太陽兼陽明證也。脇下滿。少陽證也。本當從三陽合併病之例。而用表法。但其手足溫而加渴。外邪輻輳於少陽。而向裡之機已著。倘更用辛甘發散之法。是重增其熱。而大耗其津也。故從小柴胡之和法。則陽邪自罷。而陰津不傷。一舉而兩得矣。此用小柴胡湯。當從加減法。不嘔而渴者。去半夏。加括蕞根。高是。

十 傷寒陽脈澀。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者。先用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主之。文陽脈澀。陰脈弦。渾似在裡之陰寒。所以法當腹中急痛。故以小建中之緩。而和其急。腹痛止而脈不弦澀矣。若不差。則弦為少陽之本脈。而澀乃汗出不能復。痛乃邪欲傳太陰也。則用小柴胡湯。以和陰陽。為的當無疑矣。

少陽證具已經汗下而太陽不能胸有微結者宜用柴胡桂枝乾薑湯一法

十一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原 少陽證高兼太陽所以誤下而胸間微結也太陽中篇結胸條內頭微汗出用大陷胸湯以其熱結在裡故從下奪之法也此頭汗出而胸微結用柴胡桂枝乾薑湯以裡證未具故從和解之法也小柴胡方中減半夏人參而加桂枝以行太陽加乾薑以散氣滿括薑根以滋渴牡蠣以要結一一皆從本例也

少陽證小柴胡湯加渴者宜救津液一法

十二 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也以法治之原 風寒之邪從陽明而傳少陽起先不渴裡證未具及服小柴胡湯

已重加口渴則邪還陽明而當調胃以存津液矣然不曰攻下而曰以法治之意味無窮蓋少陽之寒熱往來間有渴證倘少陽未罷而恣言攻下不自犯少陽之禁乎故見少陽重轉陽明之證但云以法治之其法維何即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之說也若未利其小便則有猪苓五苓之法若津液熱燥又有人參白虎之法仲景圓機活潑人存政舉未易言矣

少陽證具誤下而證尚未變者仍用小柴胡湯二法

十三 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原

十四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此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原 二條互發前略後詳誤下雖證未變然正氣先虛故服柴胡湯必蒸蒸而振始得發熱汗出而邪

從表解也若誤下而成結胸與痞則邪尚在大陽而柴胡非所宜矣結胸及痞太陽經各有篇條重以汗下為逆不為逆申上文而廣其義

十五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原 少

陽雖有汗下二禁然而當汗當下正有不同本當發汗而反下之則為逆若先汗後下則不為逆本當下之而反發汗則為逆若先下後汗則不為逆全在辨其表裡差多差少之間矣

少陽病有疑似少陰者當細辨脈證用藥一法

十六 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裡也脈沉亦在裡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裡此為半在裡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令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文原 陽微結者陽邪微結未盡散也註作陽氣衰微故邪氣結聚大差果爾則頭汗出為亡陽之證非半表半裡之證矣果爾則陰結入是陰氣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純陰結等語謂陽邪若不微結純是陰邪內結則不得復有外證其義甚明得屎而解即取小柴胡為和解之意也

用汗吐下後有辨證而識其必愈一法

十七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源 汗吐下三法難於恰當若誤用之則病未去而胃中之津液已先亡矣凡見此者診視其脈與證陰陽自和則津液復生必自愈也

辨婦人傷寒傳少陽有熱入血室之證四法

十八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脈遲而身涼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

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文原

十九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

湯主之文原

二十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文原

二十一 血弱氣盡腰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正邪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臟腑相

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小柴胡湯主之文原 四條皆互文見意也一云經水適來一云經水適斷一云七八

日熱除而脈遲身涼一云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一云胸脇下滿一云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於脇下一云

如結胸狀一云邪高痛下一云讖語一云晝日明了暮則讖語如有鬼狀一云如瘧狀一云往來寒熱休作有時一

云刺期門一云用小柴胡湯一云母犯胃氣及上二焦者互文以明大義而自為註脚也學者試因此而細繹全書

思過半矣。如結胸狀四字，仲景尚恐形容不盡，重以臟腑相連，邪高痛下之語，暢發病情。蓋血室者，衝脈也。下居腹內，厥陰肝之所主也。而少陽之膽，與肝相連，邪在上。臟邪在下，胃口逼處，二邪之斡，所以默默不欲飲食。而但喜嘔耳。期門者，肝之募也。隨其實而瀉之，瀉肝之實也。又刺期門之註脚也。小柴胡湯治少陽之正法也。母犯胃氣，及上二焦，則舍期門。小柴胡更無他法矣。必自愈見，臍邪可用小柴胡湯，而臟邪必俟經水再行，其邪熱乃隨血去。入非藥之所能勝耳。少陽止此

重編合病併病壞病痰病附三陽經後，其過經不解，附三陰經後。右症叔和俱編入太陽經中，不知何意。或謂傷寒只分六經，舍太陽一經，別無可入諸項也。然則霍亂證及陰陽易等證，曷不盡入太陽耶？況乎既重六經，則少陽亦六經之一，曷不為重耶？茲一一清出，以六經等六國以合併諸病等附庸，俾業傷寒者一展玩而了然於心目耳。合病，合病者，兩經之證各見一半，如日月之合朔，如王者之合圭，醫家限中分不偏多偏少之謂也。

(一) 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文原 二條以有汗無汗定傷風傷寒之別，蓋太陽初交，陽明未至，兩經各半，故仲景原文不用合病二字。然雖不名合病，其實乃合病之初證也。几几者，頸不舒也。頸屬陽明，既於太陽風傷衛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桂枝湯內加葛根一藥，太陽寒傷營證中，纔見陽明一證，即於麻黃湯內加葛根一藥。此大匠天然不易之數率也。然第二條不用麻黃全方，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黃葛根者，則併其巧而傳之矣。見寒邪既欲傳於陽明，則胸間之喘必自止，自可不用杏仁。況頸項背俱是陽位，易於得汗之處，設以麻黃本湯加葛根，大發其汗，將毋項背強几几者變為經脈振搖動蕩乎？此仲景之所為精義入神也。桂枝湯麻黃湯分主太陽之表，葛根湯總主陽明之表，小柴胡湯總主少陽之表，三陽經合併受病，即隨表邪見證多寡定方。緣緣入扣斯不為誤。

(二) 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俱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文原 二條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者也。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

(三) 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文原 二條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者也。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

(四) 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文原 二條以下利不下利，辨別合病主風主寒之不同者也。風者陽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

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

也。陽性上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上逆，寒者陰也，陰性下行，故合陽明胃中之水飲而下奔。然上逆則必加半

夏入葛根湯以滌飲止嘔若下利則但用葛根湯以解兩經之邪不治利而利自止耳葛根湯即第一條桂枝湯加葛根不用麻黃者是也

五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主之原 兩經合病當合用兩經之藥何得偏用麻黃湯耶此見仲景析義之精蓋太陽邪在胸陽明邪在胃兩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而胸滿麻黃杏仁治肺氣喘逆之高藥也用之恰當正所謂內舉不避親也何偏之有

六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原 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表證為多陽明少陽合病下利裡證為多太陽少陽合病下利半表半裡之證為多故用黃芩甘草芍藥大棗為和法也

七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冠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原 土木之邪交動則水穀不停而急奔故下利可必也陽明脈大少陽脈弦兩無相負乃為順候然兩經合病陽明氣衰則弦脈獨見少陽勝而陽明負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上受尅賊之邪勢必藉大力之藥急從下奪乃為解圍之善著然亦必其脈滑而數且有宿食者始為當下無疑也設脈不滑數而遲軟方慮土敗垂亡尚敢下之乎 按太陽與陽明合病陽明與少陽合病俱半兼陽明所以胃中之水穀不安而必自下利其有不下利者亦必水飲上越而嘔與少陽一經之證乾嘔者大不同也或利或嘔胃中之真氣與津液俱傷所以亟須散邪以安其胃更慮少陽勝而陽明負即當急下以救陽明其取用大承氣湯止迅掃外邪而承領元氣之義也設稍牽泥則脈之滑數必轉為遲軟下之無及矣微哉危哉

八 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九 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發汗則讞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湯主之原 二陽合病五合之表裡俱傷故其脈浮大其證欲眠而目合則汗中州之擾亂可知矣此時發汗則偏於陽而陽明之津液倍竭故讞語益甚將成無陽之證也下之則偏於陰而真陽以無偶而益孤故手足逆冷而額上生汗將成亡陽之證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湯主解熱而不碍表裡在所急用然非自汗出則表猶未解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濕瀉眼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痛陽明目痛鼻乾一脈少陽

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濕瀉眼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痛陽明目痛鼻乾一脈少陽

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濕瀉眼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痛陽明目痛鼻乾一脈少陽

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濕瀉眼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痛陽明目痛鼻乾一脈少陽

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濕瀉眼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痛陽明目痛鼻乾一脈少陽

尚未可用此證夏月最多當與濕瀉眼篇參看 按三陽經之受外邪太陽頭疼腰痛陽明目痛鼻乾一脈少陽

寒熱往來。口苦嘔渴。各有專司。合病者。即兼司三陽。二陽之證也。仲景但以合之一字括其義。而歸重在下利與嘔喘胸滿之內症。蓋以邪既相合。其人腹內。必有相合之徵驗故也。後人於此等處。漫不加察。是以不知合病為何病耳。再按少陽篇第九條云。傷寒六七日。發熱惡寒。微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柴胡桂枝湯主之。一條其證全是太陽與少陽合併之病。但內無下利。其嘔復微。即不謂之合病。心下支結。又與心下痞鞅時如結胸者不同。即不謂之併病。乃知併合之病。重在內有合併之徵驗。非昌之臆說矣。後人謂三陽合病宜從中治。此等議論。似得仲景表邪未散。用小柴胡湯裡熱已極。用白虎湯之旨。然未可向癡人說夢也。設況此則仲景所用麻黃湯。大承氣湯之妙法。萬不敢從矣。噫。吾安得盡闢捷徑。為周行也哉。

併病 併病者。兩經之證連串為一。如賀索然。即兼併之義也。併則不論多寡。一經見三五證。一經見一二證。即可言併病也。然太陽證多。陽明少。陽證少。如秦之併六國者。乃病之常。若陽明少。陽證多。太陽證少。則太陽必將自罷。又不得擬之為六國併秦矣。

一 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能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也。原大。

二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濇熱。汗出。大便難。而讞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原 按二陽併病。二條

皆是太陽與陽明併也。上條證初入陽明。而太陽仍未罷。宜小汗。此條證已入陽明。而太陽亦隨罷。宜大下。所以宜小汗大下之故。昌言之已悉。可以無贅。但上條之文。從前未有註釋。茲特明之。太陽初得寒傷營之病。以麻黃發其汗。汗出而邪去。病不傳矣。因汗出不徹。故傳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陽明熱熾。似乎當用下法。以太陽之邪未徹。故下之為逆。謂其必成結胸等症也。如此者可發小汗。然後下之。設面色緣緣正赤者。寒邪深重。陽氣怫鬱在表。必始先用麻黃湯。或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所以重當解之。重之。又非小發汗所以勝矣。若是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也。畢竟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陽氣不得越。再短氣。

者因汗而氣傷也。脈濇者因汗而血傷也。汗雖未徹其已得汗可知。其不熨鬱又可知。所以宜更他藥。以小發其汗。更字讀平聲。與太陽中篇傷寒汗解。半日許復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立發。然則彼更桂枝湯。比更桂枝。加葛根湯。并可推矣。

三 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或眩冒。時如結胸。心下痞硬者。當刺大椎第一間。肺俞。肝俞。慎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脈弦五六日。譫語不止。當刺期門。文源 少陽之脈絡胸脇間。併入太陽之邪。則與結胸證似是而實非也。肝與膽合。

刺肝俞。所以瀉膽也。膀胱不與肺合。然肺主氣。刺肺俞以通其氣。斯膀胱之氣化行而邪自不能留矣。發汗則譫語。與合病木盛剋土之意同。註謂木盛則生心火。節外生枝。反失正意。脈弦亦即合病內少陽勝而陽明負之互詞。此所以刺期門。隨木和之實而瀉之也。仲景通身手眼。後人只泥於一手一眼可乎。

四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硬。頭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文源 重申不可下之禁。與上條不可汗互發。

五 太陽少陽併病。而反下之。成結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漿不下。其人心煩。文源 誤下之變。乃至結胸下利。上下文。征而陽明之居中者。水漿不入。心煩待斃。傷寒顧可易言哉。併病即不誤用汗下。已如結胸。心下痞硬矣。况如誤下乎。此比太陽一經誤下之結胸。殆有甚焉。其人心煩似不了之語。然仲景太陽經謂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意者。此謂其人心煩者死乎。

壞病 壞病者。已汗。已下。已溫鍼。病猶不解。治法多端。無一定可擬。故名之為壞病也。壞病與過經不解大異。過經不解者。連三陰經俱已傳過。故其治但在表裡差多差少。宜先宜後之間。若壞病則病在三陽。未入於陰。故其治但在陽經。其證有結胸下利。眩冒振慄驚悸。譫妄嘔噦躁煩之不同。其脈有弦促細數緊滑沉微澀弱結代之不同。故必辨其脈證。犯何逆。然後得以法而治其逆也。

一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文源

相傳傷寒。過經日久。二三十日不痊者。謂之壞病。遂與過經不解之病無辨。此古今大誤也。仲景止說病三日。即五六日。亦未說到。且此條止說太陽病。連少陽亦未說到。故謂桂枝偏表之法。不可用。觀下條太陽轉入少陽之壞病。

有茶胡證罷四字可見此為桂枝證罷故不可復用也設桂枝證仍在即不得謂之壞病與少陽篇內茶胡證仍在者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復與茶胡湯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之文又互相紹照也豈有桂枝茶胡之證尚未罷而得指為壞病之理哉故必細察其脈為何脈證為何證從前所誤令犯何逆然後隨其證而治之始為當耳

二 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胸下硬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譏語茶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按上條太陽經之壞病也此條少陽經之壞病也兩條大意

互發其旨甚明叔和分彙致滋疑惑茲合而觀之乃知上條云桂枝湯不中與則其所犯要不離於太陽一經之誤吐誤下誤發汗誤燒鍼之逆也此條云茶胡湯不中與則其所犯要不離於少陽一經之誤吐誤下誤發汗誤燒

鍼之諸逆也後人擬議何逆四治見高創獲絲絃觀之真啞語也
瘦病 概自傷寒失傳後人乃以食積虛煩瘦飲脚氣牽合為類傷寒四證此等名目一出凡習傷寒之家苟簡粗疎已自不識要妙况復加久溫溫病寒疫熱病濕溫風溫霍亂痲瘋內癩畜血為類傷寒十四證頭上玄頭愈求愈失茲

欲直溯淵源不得不盡闢歧派蓋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病既以冬月之傷寒統之則十四證亦皆傷寒中之所有也若誣之局外漫不加察至臨證模糊其何以應無窮之變哉昌於春夏病中遂且拈出茲於三陽經後特立瘦病

一門凡瘦飲素積之人有挾外感而動者有不絲外感而自動者仲景分別甚明挾外感之邪搏結胸脇三陽篇中已致詳矣此但舉不絲外感之瘦病昭揭其旨俾學者辨證以施治焉耳

一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硬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諸亡血虛家不可與寒者瘦也瘦飲內動身必有汗加以發熱惡寒全似中風但不頭痛項不強此非外入之風乃內

蘊之痰窒塞胸間宜用瓜蒂散以湧出其痰也

二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蛇頭寒亦瘦也此即上文之互文上條辨非桂枝之證此條辨不可發汗蓋痰從內動無外感與俱誤發其汗必至迷塞經絡留連不返故示戒也設兼外感如三陽證中諸條則無形之感挾有

形之痰結於一處非汗則外邪必不解即強吐之其痰飲亦必不出所以小青龍一法卓擅奇功耳此言有痰無感誤發其汗重亡津液即大損陽氣其人胃冷而吐蛇有必至也

(三) 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中滿而煩。飢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原 手足厥冷與厥陰之熱深厥深相似。其脈乍緊。則有時不緊。殊不似矣。可見疫結在胸。故滿煩而不能食。亦宜瓜蒂為吐法也。

合三條總見。疫證可吐不可汗。合食積虛煩。腳氣四證論之。勿指為類傷寒。但指為不可發汗。則其理甚精。蓋食積胸中。陽氣不布。更發汗則陽氣外越。一團陰氣用事。愈成危候。虛煩則胃中津液已竭。更發汗則津液盡矣。故腳氣即地氣之濕邪。從足先受者。正濕家不可發汗之義耳。奈何舍正路而趨曲徑耶。門人問曰。吾師於三陽證中。挈出合病併病。壞病。瘦病之條。可謂暗室一燈。炯然達旦矣。但不識陽明何以無壞病耶。答曰。陽明之誤治最多。其脈證固當辨別。但不得以壞病名之也。蓋陽明原有可汗可下之條。汗下原不為大逆。且誤在汗。當不誤在下矣。誤在下。當不誤在汗矣。即使汗下。燒鍼屢誤其病。亦止在胃中。原有定法。可施。且壞證無定法之例。微有不協。此壞病所以不入陽明耳。門人又問曰。救陽明誤治之定法。可得聞乎。答曰。仲景云。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憤懣。反讖語。若加燒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古上胎者。施子政湯主之。觀其誤汗誤燒鍼之變。煩躁怵讖語不眠。止是邪在胃中。擾其津液。與之陽之證不同也。觀其誤下之變。客氣動膈。心中懊懣。止是熱邪上膈。心逼不安。與結胸之證不同也。故遵內經高者越之之旨。以施子政湯導出其邪耳。此非無定中之定法乎。

南昌喻昌盡言甫著 黎川陳宇誠伯常重梓

尚論太陰經證治大意

仲景傷寒論六經中。惟太陰經文止九條。方止二道。後人致惜其非全書。昌細釋其所以約略之意。言中風即不言傷寒。言桂枝即不言麻黃。言當溫者。則曰宜四逆輩。全是引伸觸類之妙。可見治法總不出三陽外。但清其風寒之原。以定發汗解肌。更於腹之或滿或痛間。辨其虛實。以定當下當溫而已。了無餘義矣。自非深入閭奧者。孰能會其高全書也哉。

太陰經全篇法九條

一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鞕。腹滿自利。太陰之本證也。吐而食

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胸中結鞕。與結胸之變頗同。胃中津液。上結胸中。陽氣不布。卒難開也。

二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澀。而長者為微愈。四肢煩疼者。脾主四肢。亦風淫末疾之驗也。陽脈微陰脈澀。則風邪已去。而顯不足之象。但脈見不足。正恐元氣已離。暗伏危機。故必微澀之中。更察其脈之長而不短。知元氣未滿。其病為自愈也。註不審大意。謂澀為血凝氣滯。大誤。豈有血凝氣滯。反為欲愈之理耶。

三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太陰脈尺寸俱沉細。今脈浮。則邪還於表。可知矣。故仍用桂枝湯解肌之法也。太陽經中。以浮緩為中風。浮緊為傷寒。故此不重贅。但揭一浮字。其義即全。該風邪用桂枝湯。其脈之浮緩。不待言矣。然則寒邪之脈浮緊。其當用麻黃湯。更不待言矣。况少陽篇中云。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

麻黃湯。早已挈明用麻黃湯之義。故於太陰證中。但以桂枝互之。乃彌全現全彰也。不然同一浮脈。何所見而少陽

當用麻黃。太陰當用桂枝也哉。

四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註謂自利不渴。濕邪也。故用四逆輩。以燥

濕。此老生腐譚。非切要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分經辨證。所關甚鉅。蓋太陰屬

濕土熱邪入而蒸動其濕則顯有餘故不渴而多發黃少陰屬腎水熱邪入而消耗其水則顯不足故口渴而多煩躁若不全爲體會從博註釋之名其精微之蘊不能闡發者多矣

五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蒸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穢腐當去故也原 太陰脈本緩故浮緩雖類太陽中風然手足自溫則不似太陽之發熱并

不似少陰厥陰之四逆與厥所以繫在太陰允爲恰當也太陰脈見浮緩其濕熱交感勢必蒸身爲黃若小便自利者濕熱從水道暗泄不能發黃也前陽明篇中不能發黃以上語句皆同但彼以胃實而便鞭其證復轉陽明此以脾實而下穢腐其證正屬太陰耳至七八日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其證又與少陰無別而利盡穢腐當自止則不似少陰之煩躁有加下利漫無止期也况少陰之煩而下利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仍爲欲愈之候若不辨晰而誤以四逆之法治之幾何不反增危困耶雖陽明與太陰腑臟相遇其便鞭與下利自有陽分陰分之別註家歸重於脾謂脾爲胃行津液則如此不爲胃行津液則如彼似是而非全失仲景三陰互發之旨

六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原 太陽病之誤下其變者在胸脇以上此之誤下而腹滿時痛無胸脇等證則其邪已入陰位所以屬在太陰也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舉陽邪但倍芍藥以收太陰之逆氣本方不增一藥斯爲神耳

七 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原 大實大滿宜從急下然陽分之邪初陷太陰未可峻攻但於桂枝湯中少加大黃七表三裡以分殺其邪可也

八 大陰爲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原 此段叮嚀重陽明篇中互發陽明日不轉矢氣曰先鞭後瀉曰未定成鞭皆是恐傷太陰脾氣此太陽證而脈弱便利減用大黃芍藥又是恐傷陽明

九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尚論少陰經證治大意

傳經熱邪先傷經中之陰甚者邪未除而陰已竭獨是傳入少陰其急下之證反十之三急溫之證反十之七而宜

溫之中。復有次第不同。臺釐手里粗工不解。必於曹祀房勞之證始克用溫。及遇一切當溫之證。反不能用。詎知未病先勞其腎水者。不可因是遂認爲當溫也。必其人腎中之真陽素虧。復因汗吐下擾之外出。而不能內返。勢必藉溫藥以回其陽。方可得生。所以傷寒門中。亡陽之證最多。即在大陽。已有種種危候。至傳少陰。其辨證之際。仲景多少遲徊顧惜。不得不從正治之法。清熱奪邪。以存陰爲先務也。今以從權溫經之法。疏爲前篇。正治存陰之法。疏爲後篇。俾業醫者免臨歧之惑云。

少陰經前篇凡本經宜溫之證悉列此篇

一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脈沉爲在裡證。見少陰不當復有外熱。若發熱者。乃是少陰之表邪。即當行表散之法者也。但三陰之表法。與三陽迥異。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爲表。而少陰尤爲緊關。故麻黃與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陽不出。纔是少陰表法之正也。

二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得之一二日。即上條始得之之五文。口中和者。不渴不燥。全無裡熱。其背惡寒。則陽微陰盛之機。已露一斑。故灸之以火助陽。而消陰。主之以附子湯。溫經而散寒也。

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裡證。故微發汗也。既無裡證。病尚在表。可知。故以甘草易細辛。而微發汗。又溫散之緩法也。 不吐利。煩躁。嘔渴。爲無裡證。

四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欲吐不吐。心煩。腎氣上逆之徵也。自利而渴。加以口燥舌乾。引水自救。似乎轉經熱病之形。悉具。然腎熱則水道黃赤。若小便色白。又非腎熱證。乃下焦虛寒。不能制水。仍當從事溫法。不可誤認爲熱。而輕用寒下也。

五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陰陽俱緊。傷寒之脈也。傷寒無汗。反汗出者。無陽以固護其外。所以邪不出而汗先出也。少陰之邪不出。則咽痛吐利。一一顯少陰之本證。即當用少陰溫經散邪之法。不言可知矣。

經散邪之法。不言可知矣。

六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者復不可下之文源 亡陽不可發汗與上條互發亡與無同

無陽則其邪為陰邪陰邪本宜下然其人陽已虛尺脈弱者復不可下其當急行溫法又可見矣

七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踈卧手足溫者可治文源 惡寒踈卧證本虛寒利止手足溫則陽氣未虧其陰寒亦易散故可用溫法

八 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文源 自煩欲去衣被真陽擾亂不盛然尚未至出亡在外故可用溫法也

九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文源 三條互見此則和解陽回可勿藥自愈之證即緊去入安之互詞也

十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文源 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皆寒邪入少陰之本證即當用附子湯行溫經散寒之定法也

十一 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文源 吐利厥冷而至於煩躁欲死腎中之陰氣上逆將成危候故用吳茱萸以下其逆氣而用人參薑棗以厚土則陰氣不復上干此之溫經兼用溫中矣

十二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文源 下利無陽證者純陰之象恐陰盛而隔絕其陽故用白通湯以通其陽而消其陰也

十三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文源 與白通湯及至厥逆無脈乾嘔而煩此非藥之不勝病也以無鄉導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復加人尿豬膽汁之

陰以引陽藥深入然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亦微矣哉故上條續見下利早用白通圖功於未著真良法也

十四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文源 陰寒內持濕勝而水不行因而內滲外薄甚至水穀不分或欬或利泛溢無所不至非

賴直武坐鎮北方之水靈有底哉太陽篇中厥逆筋惕肉瞤而亡陽者用真武湯之法已表明之矣茲少陰之水濕

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鎮攝之可見太陽膀胱與少陰腎一藏一府同居北方寒水之位肝邪為陽邪藉用麻桂為

青龍藏邪為陰邪藉用附子為真武得此二湯以滌痰導水消陰攝陽其神功妙濟真有不可思議者矣

十五 少陰病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

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其脈即出者愈文 下利裡寒種種危殆其外反熱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惡寒而手足厥逆

脈微欲絕明係羣陰隔陽於外不能內返也故做白通之法加蔥入四逆湯中以入陰迎陽而復其脈也前條云脈

暴出者死此條云脈即出者愈其辨最細蓋暴出則脈已離根即出則陽已返舍歸其外反發熱反不惡寒真陽尚

在軀巍然必通其脈而脈即出始為休微設脈出艱遲其陽已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十六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文 外邪入少陰宜與腎氣兩相搏結乃脈見沉而不鼓即內經所謂腎脈

獨沉之義其人陽氣衰微可知故當即溫之以助其陽也

十七 少陰病飲食入口即吐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

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文 飲食入口即吐猶曰胃中不能納穀也若不飲食之時復欲吐而

不能吐明係陰邪上逆矣此等處必加細察若始得之便手足寒而脈弦遲即非傳經熱邪其為陰邪上逆無疑當

從事乎溫經之法也若胸中實者是為陽邪在胸而不在腹即不可用下而當吐以提之也然必果係陽邪方可用

吐設膈上有寒飲乾嘔即是陰邪用事吐必轉增其逆計惟有急溫一法可助陽而勝陰矣

十八 少陰病下利脈微濕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溫其上文 下利而脈見陽微陰濕為真陰真陽兩

傷之候矣嘔者陰邪上逆也汗出者陽虛不能外固陰弱不能內守也數更衣反少者陽虛則氣下墜陰弱則動多

責也是證陽虛本當用溫然陰弱復不宜於溫一藥之中既欲救陽又欲護陰漫難區別故於項之上百會穴中火

之以溫其上而升其陽庶不致下陷以逼進其陰然後陰得安靜不揚而下利自止耳此證設用藥以溫其下必逼

迫轉加下利不止而陰立亡故不用溫藥但用火法有如此之回護也

前條用吳茱萸湯兼溫其中此條用火法獨溫其上妙義天開令人舞蹈

十九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更少陰七壯文 既吐且利手足逆冷者其常也若反發

熱則陽氣似非衰憊然正恐真陽越出軀殼之外故反發熱耳設脈不至則當急溫無疑但溫藥必至湯藥效於少

陰本穴用灸法以引其陽內返斯脈至而吐利亦將自止矣前條皆惡寒之證灸後用附子湯者陰寒內凝定非一
災所能勝此條手足反熱止是陰內陽外故但灸本經以招之內入不必更用溫藥絲絲入扣

二十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文原 陰盛無陽即用四逆等法回陽氣於無何有之鄉其不能回者
多矣故曰不治

二十一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文原 上吐下利因至煩躁則陰陽擾亂竭絕可慮更加四肢逆冷已是中州之
土先敗上下交征中氣立斷故主死也使早用溫中之法蓋至此乎

二十二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文原 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頭眩時時自冒者復為死候蓋入
身陰陽相為依附者也陰亡於下則諸陽之上聚於頭者紛然而動所以頭眩時時自冒陽脫於上而主死也可見
陽回利止則生陰盡利止則死矣

二十三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文原 四逆惡寒身踈更加脈不至陽已去矣陽去故不煩
然尚可施種種之法回陽若其人復加躁擾則陰亦垂絕即欲回陽而基址已壞不能回也

二十四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文原 諸陽主氣息高則真氣上逆於胸中本實先撥而不能復歸於氣海故主死
也六七日三字辨證最細見六七日經傳少陰而息高與二三日太陽作喘之表證迥殊也

二十五 少陰病脈微沉細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躁不得臥寐者死文原 脈微沉細但欲臥
少陰之本證也汗出不煩則陽證悉罷而當顧慮其陰矣乃於中兼帶欲吐一證欲吐明係陰邪上逆正當急溫之
時失此不圖至五六日自利有加復煩躁不得臥寐非外邪至此轉增正少陰胃中之真陽擾亂傾刻奔散即溫之
亦無及故主死也

少陰經後篇凡少陰傳經熱邪正治之法悉列此篇

一 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文原 陽脈滑大陰脈微細外邪傳入少陰其脈必微細而與三陽之滑大迥殊衛
氣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邪入少陰則氣行於陰不行於陽故但欲寐也此少陰之總脈總證也

二 少陰病脈沉數病為在裡不可發汗文原 沉細之中加之以數正熱邪入裡則不可發汗發汗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裡不可發汗文原 沉細之中加之以數正熱邪入裡則不可發汗發汗

則動其經脈而有奪血亡陽之變故示戒也

三 少陰病效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原 少陰之脈從足入腹上循喉嚨榮繞

舌根故多咽痛之證其支別出肺故間有咳證今以火氣強劫其汗則熱邪挾火力上攻必為咳以肺金惡火故也

下攻必為利以火勢逼迫而走空竅故也內攻必譫語以火勢熾炳而亂神識故也小便必難者見三證皆妨小便

蓋肺為火熱所傷則膀胱氣化不行大腸奔迫無度則水穀併趨一路心胞燔灼不已則小腸枯涸必至耳少陰可

強責其汗乎

四 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原 風邪傳入少陰仍見陽浮陰弱之脈則其勢方熾必陽脈反微陰脈反浮乃

為欲愈蓋陽微則外邪不復內入陰浮則內邪盡從外出故欲愈也少陰傷寒之愈脈自可類推

五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原 各經皆解於所王之時而少陰獨解於陽生之時陽進則陰退陽長則陰消正

所謂陰得陽則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陰所主在真陽不可識乎

六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原 少陰病難於得熱熱則陰病見陽故前篇謂手足

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陰邪內解之時及一身手足盡熱則少陰必無此候當是藏邪傳府腎移熱

於膀胱之證也以膀胱主表一身及手足正軀殼之表故爾盡熱也膀胱之血為少陰之熱所逼其出必趨二陰之

竅以陰主降故也

七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耳目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原 強發少

陰汗而動其血勢必逆行而上出陽竅以諸發汗藥皆陽經藥也或口鼻或耳目較前證血從陰竅出者則倍甚矣

下厥者少陰居下不得汗而熱深也上竭者少陰之血盡從上而越竭也少陰本少血且從上逆故為難治然則上

條不言難治者豈非以膀胱多血且從便出為順乎

八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苦連阿膠湯主之原 心煩不得卧而無燥證則雖真陽發動迴別蓋

真陽發動必先陰氣四布為嘔為下利為四逆乃致煩而且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煩不卧而無嘔利四逆等證是

其煩為陽煩乃真陰為邪熱煎煎如日中織雲頃刻消散安能覆蔽青天也哉故以解熱生陰為主治始克有濟少

緩則無及矣

元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原 腹痛小便不利少陰熱邪也而

下利不止便膿血則下焦滑脫矣滑脫即不可用寒藥故取乾薑石脂之辛澀以散邪固脫而加糯米之甘以益中

虛蓋治下必先治中氣不下墜則滑脫無源而自止也註家見用乾薑謂是寒邪傷胃火清蓋熱邪挾少陰之氣植

塞胃中故用乾薑之辛以散之若混指寒邪為熱邪寧不貽誤後人耶

十一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少陰病便膿血者可刺原 證兼下利便膿血則用桃花湯若不下利而但

便膿血則可刺經穴以散其熱即上文之五意也

十二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主之原 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少陰熱邪充斥上下中間無所不到寒

下之無不可用矣又立豬膚湯一法以潤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意頗同若以煨豬皮外毛根薄膚則發多為無

力且與熬香之說不符但用外皮去其內層之肥白為是此藥大不可忽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竭者用豬膚潤燥

溫經潤燥中同具散邪之義比而觀之思過半矣

十三 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者與桔梗湯原 邪熱客於少陰故咽痛用甘草湯者和緩其勢也

用桔梗湯者開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他證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並起此法又未可

用矣

十四 少陰病喉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原 熱邪被痰攻咽

當用半夏滌飲桂枝散邪若劇者咽傷生瘡音聲不出桂枝之熱既不可用而陰邪上結復與寒下不宜故用半夏

雞子以滌飲潤咽更有藉於苦酒之消腫斂瘡以勝陰熱也

十五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發或傷或小便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原 傳經熱邪至於手足四

逆最當辨悉若見欬利種種之證其為熱證無疑矣然雖四逆而不至於厥其熱未深故主此方為和解亦如少陽

經之用小柴胡湯為一定之法讀者詳之

渴心煩不眠等證則是熱邪搏結水熱以故羈留不去用豬苓湯以利水潤燥不治利而自止也

十六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之原 得病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則腎水之不足上供

可知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難回矣故宜急下以救腎水也

十七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之原 熱邪傳入少陰逼迫津水注為自利

質清而無渣滓相雜色青而無黃亦相閉可謂陽邪暴虐之極反與陰和無異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

必乾燥故係陰邪必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燥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陰也

十八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之原 六七日腹脹不大便則胃土過實腎水不足以上供

有立盡之勢又非少陰自足陽反為順候之比此時下之已遲安得不急

十九 少陰自足陽者為順也此條叔和編入厥陰今移附少陰 少陰水也跌陽土也諸病悉土剋水而少陰傷寒見譫惟恐土不

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溢水一泛溢則吐嘔下利無所不至究令中州土敗而真陽外越神丹莫救矣故予其權於

土則平成可幾予其權於水則昏墊立至此脈法中消息病情之真旨也 按少陰水藏也水居北方原自坎止惟

挾外邪而動則波翻浪湧橫流逆射無所不到為嘔為咳為下利為四肢沉重仲景不願外邪惟以真武一法坐鎮

北方之水水不橫溢則諸證自止而人之命根賴以攸固命根者何即父母構精時一熱真陽伏藏於腎水之中者

是也水中火發所以其證難陰其人反煩躁多汗而似陽仲景每用乾薑附子白通之法以收攝其陽初不慮夫外

感蓋陽出則凌理大開外感先出所以一回陽而了無餘表也若用寒涼以助水則真陽不返而命根斯斷矣其有

腎水衰薄和入不能橫溢轉而內挾真陽蘊崇為患外顯心煩舌燥咽痛不眠等證即不敢擅用汗下諸法以重傷

其陰但用黃連阿膠湯苦酒湯猪苓湯四逆散之類以分解其熱而潤澤其枯於中雖有急下三證反無當

下一證所以前方俱用重劑瀉下一日三服始勝其任設熱邪不能盡解傳入厥陰則熱深者其厥亦深而咽痛者

轉為喉痺嘔咳者轉吐難膿下利者轉便膿血甚者發熱厥逆躁不得卧仍是腎氣先絕而死也必識此意然後知

仲景溫經散邪之法與清熱潤燥之法微細曲折與九轉還丹不異後人窺見一班者遇陰邪便亟溫遇陽邪便亟

下其固於冰裂尚不可勝言况於聲蹟之輩乎茲分前後二篇暢發其義有知我者諒不以我為僭也

尚論厥陰經證治大意

厥陰雖兩經交盡之名。然厥者逆也。腎居極下。逆行而上。以傳於肝。故名曰厥陰也。邪傳厥陰。其熱深矣。熱深多發。厥陰證皆屬於陽。以陽與陰不相承接。因致厥也。厥後發熱。陽邪出表。則易愈。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所以仲景雜用三陽經治法。即識語之當下者。但用小承氣湯。微和胃氣。他證皆不用下。正欲其熱多。而邪從外出耳。然厥證多見下利。則陽熱變為陰寒者。十居其七。蓋木盛則胃土受剋。水穀奔迫。胃陽發露。能食則為除中。未成則腎水暗虧。汲取無休。腎陽發露。面赤則為戴陽。緣是陽微則厥愈甚。陽絕則厥不返矣。所以溫之。以回其陽。仍不出少陰之成法也。但厥而下利。陰陽之辨甚微。不便分為二篇。故發其真於篇首。俾讀者先會其意云。

厥陰經全篇 法五十五條

一 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蛇下之利不止。消渴者。飲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陰屬木。厥陰邪甚。則腎水為之消。腎消則飲水以自救。故消而且渴。其渴不為水止也。氣上撞心。心中疼熱者。肝氣通於心也。飢不能食者。木邪橫肆。胃土受制也。食則吐。蛇者。胃中飢。蛇嗅食則出也。下之利不止者。邪屬厥陰。下則徒虛陽明。陽明虛木益乘其所勝也。此條文義形容厥陰經之病情最著。蓋子盛則母虛。故腎水消而生渴。母盛則子實。故氣撞心而疼熱。然足經之邪。終與手經有別。雖仰關而攻。究不能入心之邪。邪也。至胃則受脩。凌之勢。無可逃避。食則吐而下則利不止矣。亦懸邪自陽明傳入胃氣早空。故易動耳。

二 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木愈。厥陰之脈微緩不浮。中風病傳厥陰。脈轉微浮。則邪還於表。而為欲愈。

三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丑寅卯。厥陰風木之主時。故病解。

四 厥陰欲飲水者。少少與之。厥陰之愈。

五 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虛者亦然。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厥即四逆之極。陰陽既不相順接。下則必至於脫絕也。厥陰證。仲景總不欲下。無非欲邪還於表。而陰從陽解也。此但舉最不可下之二端。以嚴其戒耳。手之三陰。與足之三陰。相接於手。足之三陰。與足之三陽。相接於足。陰主寒。陽主熱。故陽

氣內陷不與陰氣相順接則手足厥冷也然四肢屬脾脾為陰與胃之陽不相順接亦主逆冷所以厥證雖傳經熱邪復有不盡然者最難消息

六 傷寒脈遲六七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文原 脈遲為寒寒則胃中之陽氣已薄不可更用寒藥矣腹中即胃中胃燥乃能納食今胃冷而反能食則是胃氣發露無餘其陽亦必漸去而不能久存故為必死除者去也與除之義同又除者授也與授擊帶之義同

七 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為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復發熱三日并前六日亦為九日與厥相應故期之旦日半夜愈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為熱氣有餘必發癰膿也

八 少陰經中內藏真陽最患四逆故云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厥陰經中內無真陽不患其厥但患不能發熱與夫熱少厥多耳論中暴熱來出而復去後三日脈之其熱尚在形容厥證重熱之意匠心滿志讀者其不可

草草然得熱與厥相應尤無後患若熱氣有餘病勢雖退其後必發癰膿以厥陰主血熱與血久持不散必至壅敗也

九 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後利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為痺發熱無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膿血便膿血者其喉不痺文原 先厥後熱下利止其病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熱邪有餘上攻咽喉被濕痰而為痺也然既發熱即無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不止則無汗明係邪不外出仍在於裡必主便膿血也便膿血者其喉不痺見熱邪在裡即不復在表在下即不復在上也

十 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厥者必發熱前熱者後必厥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厥應下之而反發汗者必口傷爛赤文原 前云諸四逆厥者不可下矣此云厥應下之者其辨甚微蓋先四逆而後厥與先發熱而後厥者其來迥異故彼云不可下而此云應下也以其熱深厥深當用苦寒之藥清解其在裡之熱即名為下如下利讖語但用小承氣湯止耳從未聞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平甘發汗寧不引熱勢上攻乎口傷爛赤與喉痺互意

十一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文原 厥終不過五日

十二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文原 厥終不過五日

十三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文原 厥終不過五日

十四 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厥終不過五日以熱五日故知自愈文原 厥終不過五日

即上句之註脚。見熱與厥相應陰陽一勝一復。恰恰相當。故可勿藥自愈。

十一 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藏寒。蚘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蚘厥者。烏梅圓主之。又主久利。文原 此條微旨。千百年來全無識者。昌於篇首。總括大意。擊出腎陽胃陽二端。原有所自。藏厥者。正指腎而言也。蚘厥者。正指胃而言也。曰脈微而厥。則陽氣衰微可知。然未定其為藏厥。蚘厥也。惟膚冷而躁無暫安。乃為藏厥。

藏厥用四逆及灸法。其厥不同者。主死。若蚘厥。則時煩時止。未為死候。但因此而馴至胃中無陽。則死也。烏梅圓中酸苦辛溫互用以安蚘。溫胃益虛。久利而便膿血。亦主此者。能解陰陽錯雜之邪。故也。

十二 傷寒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欲得食。其病為愈。若厥而嘔。胸脇煩滿者。其後必便血。文原 熱少厥微。指頭微寒。其候原不重。然默默不欲食。煩躁數日。胃中津液傷而坐困矣。若小便利。色白。則胃熱暗除。故欲得食。若厥而嘔。胸脇滿不去。則邪聚中焦。其後陰邪必走下竅。而使血。以厥陰主血也。

十三 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日至七日。熱不除者。必便膿血。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為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文原 以陰陽進退之義互舉。其旨雖然。

十四 傷寒六七日。脈微。手足厥冷。煩躁。灸厥陰。厥不還者。死。文原 脈微而厥。更加煩躁。則是陽微陰盛。用灸法以通其陽。而陽不同則死也。

十五 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文原

十六 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文原 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裡證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煩躁有加。則其發熱。又為陽氣外散之候。陰陽兩絕。主死也。

十七 發熱而厥。七日下利者。為難治。文原 厥利與熱不兩存之勢也。發熱而厥七日。是熱者自熱。厥利者自厥。利兩造其偏。漫無相協之期。故雖未現煩躁等證而已。為難治。蓋治其熱。則愈厥。愈利。則愈熱。不至陰陽兩絕不止。

十八 傷寒六七日。不利。便發熱。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陰無陽。故也。文原 六七日不利。忽發熱而利。瀉是外陽

內陰之象此中伏有亡陽危機所以仲景蚤為回護用溫用灸以安其陽若俟汗出不止乃始圖之則無及矣可見和亂厥陰其死生全關乎少陰也不然厥陰之熱深厥深何反謂之有陰無陽哉

十九 病者手足厥冷言或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冷結在膀胱關元也原文 陽邪必結於陽陰邪必結於陰故手足逆冷腹滿按之痛者邪不上結於胸其非陽邪可知其為陰邪下結可知則其當用溫用灸更可知矣關元在臍下三寸為極陰之位也

二十 傷寒五六日不結胸腹濡脈虛復厥者不可下此為亡血下之死原文 傷寒五六日邪入厥陰其熱甚矣乃陽邪不上結於胸陰邪不下結於腹其脈虛而復厥則非熱深當下之比繇其陰血素虧若誤下之以重亡其陰必主死也此厥陰所以無大下之法而血虛之人尤以下為大戒矣

二十一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原文 前條之脈虛此條之脈細互見其義虛細總為無血不但不可用下并不可用溫蓋脈之虛細本是陽氣衰微然陰為不足故藥中宜用歸芍以濟其陰不宜用薑附以劫其陰也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但增吳茱萸生薑觀之是用乾薑附子蓋不在所禁乎比而推之妙義天開矣

二十二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原文 大汗出而熱反不去正恐陽氣越出軀殼之外若內拘急四肢疼更加下利厥逆惡寒則在裡純是陰寒宜急用四逆湯以回其陽而陰邪自散耳

二十三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原文 此證較上條無外熱相錯其為陰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則津液亦亡但此條不得不以救陽為急俟陽回尚可徐救其陰所以不當牽制也

二十四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原文 傷寒脈促則陽氣踴躍可知更加手足厥逆其陽必為陰所格拒而不能返故宜灸以通其陽也

二十五 傷寒脈滑而厥者裡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原文 滑為陽脈其裡熱熾盛可知故宜行白虎湯以解其熱與三陽之治不殊也

二十六 病人手足厥冷脈下緊者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原文 手足

厥冷疑是陰邪。其脈有時乍緊則是陽邪而見陽脈也。陽邪必結於陽所以邪結在胸中。心下煩滿。飢不能食也。此與太陽之結胸迥殊。其脈乍緊其邪亦必乍結。故用瓜蒂散。薄載其邪而出。斯陽邪仍從陽解耳。

二十七 傷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用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原 太陽篇中。飲水多者。心下必悸。故此厥而心悸者。明係飲水所致。所以乘其水未清胃。先用茯苓甘草湯治水。以清下利之源。後乃治厥。庶不致厥與利相因耳。

二十八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為難治。麻黃升麻湯主之。原 此表裡錯雜之邪。最為難治。然非死證也。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則陽氣陷入陰中。下部脈不至。則陰氣亦復衰竭。咽喉不利。唾膿血。又因大下。傷其津液。而成肺痿。金匱曰。肺痿得之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者是也。泄利不止。未是下焦虛脫。但因陽氣下陷所致。故必升舉藥中。兼調肝肺。乃克有濟。此麻黃升麻所以名湯。而謂汗出愈也。按寸脈沉而遲。明是陽去入陰之故。非陽氣衰微可擬。故雖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泄利不止。其不得為純陰無陽可知。况咽喉不利。唾膿血。又陽邪搏陰上逆之徵驗。所以仲景特於陰中提出其陽。得汗出而錯雜之邪盡解也。

二十九 傷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轉氣下。趨少腹者。此欲自利也。原 腹中痛。多虛寒。與腹中實滿不同。若更轉陽氣下。趨少腹。則必因腹寒而致下利。眼明見此。自當圖功於未著矣。

三十 傷寒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原 本自寒下。是其人之平素胃寒下利也。上條之轉氣下。趨少腹者。更為已然之事實。所以纏病傷寒。即不可妄行吐下。與病人真微瀉。不可服梔子湯互意。若微瀉而用梔子。則易瀉易泄。本自寒下而施吐下。則吐下更逆。其理甚明。註家不會其意。寒格者。因誤施吐下之寒藥。致成格拒也。若食入口即吐。格拒極矣。故用乾薑人參以溫補其胃。用黃芩黃連之苦。以下逆氣而解入裡之熱邪也。

三十一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原 下利脈沉而遲。寒也。面少赤。微熱。則仍兼外邪。必從汗解。但戴陽之證。必見微厥。汗中大伏。危畿其用

虛故也。原 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

法即迴異常法下條正其法也

三十二 下利清穀裡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原 上條辨證此條用藥兩相互發然不但此也少陰

病下利清穀面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豈有汗出而反加蔥之理哉

三十三 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原 灸之不溫脈不還已高死證然或根柢未絕

亦未可知設陽氣隨火氣上逆胸有微喘則孤陽上脫而必死矣與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正同

三十四 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原 厥利無脈陽去而難於返矣然在根本堅

固者生機尚存一線經一週時脈還手足復溫則生否則死矣此即五上條用灸之意所以不重贅灸法也少陰下

利厥逆無脈服白通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厥陰下利厥逆脈絕用火法時脈還者生不還者死可見求陽氣

者非泛然求之無何有之鄉也根柢盡極之中必有幾微可續然後藉溫灸為膠膠耳

三十五 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溫其裡乃攻其表溫裡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原 此與太陽中篇下利身

疼用先裡後表之法大同彼因誤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脹總以溫理為急者見暈日消之義也身疼痛有

裡有表必清便已調其痛仍不減方屬於表太陽條中已悉故此不贅

三十六 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原 此條重舉下利清穀不可攻表以示戒正五明上條所以必先溫裡

然後攻表之義也見誤攻其汗則陽出而陰氣彌塞胸腹必至脹滿而釀變耳

三十七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者死原 實為邪盛邪盛必正脫也

三十八 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脈數有微

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為未解原 微熱而渴證已轉陽然正恐陽和未盡也若脈弱則陽邪已退可知故不治自愈

脈數與微熱互意汗出與脈弱互意脈緊則不弱矣和方熾盛其不能得汗又可知矣

三十九 下利寸脈反數浮尺中自濡者必圜膿血原 清圜同義脈見浮數若是邪還於初則尺脈自和今尺中自

濡乃熱和搏結於陰分雖寸口得陽脈究竟陰邪必走下竅而便膿血也

四十 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為木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原 下利而脈沉弦主裡急後重

成滯下之證即所稱痢證也。脈大者即沉弦中之大脈。微弱數者即沉弦中之微弱數也。脈微弱數雖發熱不死則脈大身熱者其死可知矣。

四十一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文原 熱利下重。五上文原即傷寒轉利之謂也。

四十二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故也。白頭翁湯主之。文原 此從上條。另申一義。見凡下利欲飲水者。與發寒利而不渴自殊。乃熱邪內耗津液。縱未顯下重之候。亦當以前湯勝其熱矣。

四十三 下利譫語。以有燥屎也。宜小承氣湯。文原 此與陽明經譫語。胃中有燥屎。正同。乃不用大承氣。而用小承氣者。以下利腸虛。兼之厥陰藏寒。所以但用小承氣。微攻其胃。全無大下之條耳。

四十四 下利後重。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文原 已下利而更煩。似乎邪未盡解。然心下濡而不滿。則為虛煩。與陽明誤下。胃虛膈熱之證。頗同。故俱用湧法也。

四十五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文原 厥陰之邪。上逆而兼發熱。乃肝膽藏府相連之證也。故用小柴胡湯。分解其陰。截陽府之嘔熱也。

四十六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文原 嘔而脈弱。小便利。裡虛且寒。身有微熱。證兼表裡。其人見厥。則陰陽互錯。故為難治。然不難於外熱。而難於內寒也。內寒則陽微。陰盛。天日易覆。故當用四逆湯。以回陽而微熱。在所不計也。况乾薑配附子。補中有發。微熱得之。自除耶。

四十七 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主之。文原 嘔家有癰膿者。不可治。嘔膿。蓋自愈。文原 厥陰之邪。上逆而乾嘔。吐涎沫。可用吳茱萸湯。以下其逆氣。若陰邪上逆。結而為癰。滑出膿血。即不可復治。其嘔。正恐誤人。以吳茱萸湯治之耳。識此

意者。用平涼以開提其膿。亦何不可耶。按厥陰篇中。次第不一。有純陽無陰之證。有純陰無陽之證。有陰陽差少之證。有陽進欲愈。陰進未愈之證。有陰居八九。陽居一二之證。厥而發熱。深厥深故。上攻而成喉痺。下攻而便膿血。此純陽無陰之證也。脈微細欲絕。厥冷更之不溫。惡寒。大汗大利。燥不得卧。與夫冷結。關元。此純陰無陽之證也。厥三日。熱亦三日。厥五日。熱亦五日。手足厥冷。而邪熱在胸。水熱在胃。此陰陽差多。差少之證也。渴欲飲水。飢欲得食。脈滑而數。手足自溫。此陽進欲愈之證也。默默不欲食。寸脈雖浮。數尺脈自濇。嘔吐涎沫。腹脹身疼。此陰進

未愈之證也。下利清穀，裡寒外熱，嘔而脈弱，小便復利，本自寒下，復誤吐下，脈沉微厥，面反戴陽，此陽居八九陰居一二之證也。大率陽脈陽證當取用三陽經治法，陰脈陰證當合用少陰經治法。厥陰病見陽為易愈，見陰為難痊。其表裡錯雜不分，又必先溫其裡，後攻其表。設見咽喉不利，咳唾膿血，則溫法不可用，仍宜先解其表矣。世醫過厥陰諸證，如涉大洋，茫無邊際，可測是以動手即錯，茲不厭煩，復聞其要旨，俾後學奉為指南云。再按厥陰經原無下法，首條即先戒云：「下之利不止矣。」蓋厥陰多至下利，下利中復有死證，金匱云：「五藏氣絕於內，則下利不禁。」此所以致戒不可下耶。中間雖有用小承氣一法，因胃有燥屎，微攻其胃，非攻其腸也。雖有厥陰下之一語，乃對發汗而言，謂厥陰內解其熱，不應外發其汗耳。豈可沉應下二字，遂犯厥陰之大戒耶。自晉迄今，傷寒失傳，過陽明二三日內，當下之證，及少陰二三日急下之證，總不能下。至厥陰六七日，不當下之時，反行下之，在熱深厥深之陽證下之，已遲萬一饒倖，不過為焦頭爛額之客。在亡血藏虛之人，下之百無一生矣。幾千年來，孰任殺人之辜耶。

過經不解法四條 附三陰後

過經不解者，由七八日已後，至十三日已後，病過一候二候，猶不痊愈也。然邪在身中日久，勢必結聚於三陽。太陽為多，少陽次之，陽明又次之。及至三陰，則生死反掌，不若此之久持矣。

辨原缺九字

陽用大小柴胡兩解一法

一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原過經十餘日，而不知太陽證有未罷，反二三下之，因而致變者多矣。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未有他變，本當行大柴胡兩解表裡，但其人之邪，屢因誤下而深入，即非大柴胡下法所能服，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後乃用大柴胡始合法也。

辨過經不解心下欲吐微煩微滿用藥宜審一法

二 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澀，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澀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原此條註解，不得仲景叮嚀之意，茲特明之。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澀，腹微滿，鬱鬱微煩者，此有二辨。若曾經大

吐大下者邪從吐解。且已入裡可用調胃承氣之法。若未極吐下。但欲嘔不嘔。胸中痛微瀉者。是痛非吐所傷。滯非下所致。調胃之法不可用矣。宜但調胃不可用。即柴胡亦不可用。以邪尚在大陽高位。徒治陽明少陽而邪不服耳。解太陽之邪。仲景言之已悉。故此但示其意也。若其人能嘔。則是為吐下所傷。而所主又不在太陽矣。

過經證屬可下。誤用圓藥增利。辨內實內虛二法。

三 傷寒十三日。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證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潮熱者實也。先宜小柴胡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主之。文原 胸脇滿而嘔。邪在少陽表裡之間也。發潮熱裡可攻也。微下利便未硬也。以大柴胡分解表邪。蕩滌裡熱。則邪去而微利亦自止矣。若誤用圓藥。則徒引熱邪內陷而下利表裡俱不解也。故先用小柴胡分提以解外邪。後加芒硝以滌胃中之熱也。

四 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讖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文原 二條俱見微利之證。難辨其內虛內實。上條胸脇滿而嘔。邪湊少陽之表。故欲下之。必用柴胡湯為合法。若以他藥下之。表邪內入。即是內虛。此條原無表證。雖圓藥誤下。其脈仍和。即為內實也。按仲景下法。屢以用圓藥為戒。太陽之脾約。乃用麻仁圓。因其人平素津枯腸結。必俟邪入陽明下之。恐無效於津液。故雖邪在太陽。即用圓藥之緩。下潤其腸。俾外邪不因峻攻而內陷。乃此和導竅。游刃空虛之妙也。此等處亦虛互察。再按傷寒證以七日為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三陽經。留戀不但七日傳之不盡。即十日十三日二十餘日。尚有傳之不盡者。若不辨證。徒屈指數經數候。汗下展轉差誤。正虛邪湊。愈久愈難為力。與內經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衰。病身熱少歇。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潤而嘔。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之恒期。迥異矣。所以過經不解。當辨其邪在何經而取之。仲景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即內經。七日本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之旨也。可見太陽一經。有行之七日以上者矣。其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以太陽既羸。留多日。則陽明少陽亦可羸。留過經。漫無解期矣。所以早從陽明中土而奪之。使其不傳。此捷法也。若謂六經傳盡。復傳太陽。必無是理。後人墮落成無已。汗中耳。豈有厥少兩陰。

交盡於裡復從皮毛外再入太陽之事耶請破此太感

差後勞復除陽易病附三陰經後

一 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棊子大五六枚文原。勞復者乃起居作勞後生

餘熱之病方註作女勞復大誤。女勞復者自犯傷寒後之大戒多死。少生豈有反用上湧下泄之理耶。太陽中篇下

後身熱或汗吐下後虛煩無奈何本湯之苦以吐徹其邪。此非取吐法也。乃用苦以發其微汗。正內經火淫所勝以

苦發之之義。觀方中用清漿水七升。空煮至四升。然後入藥同煮。全是欲其水之熱而趨下。不致上湧耳。所以又云

覆令微似汗精絕

二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之文原。差已後更發熱乃餘熱在內

以熱召熱也。然餘熱要當辨其何在。不可泛然施治。以虛其虛。如在半裡半表仍用小柴胡湯和解之法。如在表則

則仍用汗法。如在裡則仍用下法。然汗下之法即五上條汗用枳實梔子豉微汗。下用枳實施既加大黃微下也。

三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文原。腰以下有水氣者水清為腫也。金匱曰腰以下腫當利小

便。此定法矣。乃大病後脾土困苦不能攝水以致水氣泛溢。用牡蠣澤瀉散峻攻何反不顧甚虛耶。正因水勢未犯

身半以上急驅其水所全甚大。設用輕劑則陰水必襲入陽。喻驅之無及。城不沒者三板亦云幸矣。可見活人之事

迂疎輩必不能動中機。宜庸工過大病後悉行溫補自以為善。孰知其為鹵莽滅裂哉。

四 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當以圓無溫之。宜理中圓文原。身中津液因胃寒凝結而成。渴唾久而不

清。其人必消瘦索澤。故不用湯藥。湯滌而用圓無。緩圖也。理中圓乃區分陰陽。溫補脾胃之善藥。然仲景差後病外

和已盡。纔用其方。在太陽邪熾之日。不得已合桂枝用之。即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又云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

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非其治也。於此見用法之權衡矣。

五 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文原。身中津液為熱邪所耗。餘熱不清。必致虛羸少氣。難於

康復。若更氣逆欲吐。是餘邪復挾津液滋擾。故用竹葉石膏湯。以益虛清熱。散逆氣也。

六 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弱。尚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文原。脈已解者。陰陽

和適其無表裡之邪可知也。日暮微煩者，日中衝氣行陽，其不煩可知也。乃因脾胃氣弱不能消穀所致，損穀則脾胃漸趨於旺而自愈矣。註家牽扯日暮為陽明之王時，故以損穀為當小下。不知此論差後之證，非論六經轉陽明之證也。日暮即內經日西而陽氣已衰之意，所以不能消穀也。損穀當是減損穀食以休養脾胃，不可引前條宿食例，輕用大劑重傷脾胃也。合六條觀之，差後病凡用汗下和溫之法，但師其意不泥其方，恐元氣精津久耗不能勝藥耳。豈但不能勝藥，抑且不能勝穀，故損穀則病愈，而用藥當減損，并可識矣。其腰以下有水氣，峻攻其水亦以病後體虛，膀胱氣化不行。若不一朝迅掃，則久困之脾土，必不能提防水逆不至滔天不止。所以仲景云少陰負跌陽者為順，故急奪少陰之水以解跌陽之圍，夫豈尋常所能測識耶。

一 傷寒陰陽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少腹裡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散散主之。源陰陽易之病，註家不明言乃致後人指為女勞復大謬。若然則婦人病新差與男子交為男勞復乎。蓋病傷寒之人，熱毒藏於氣血中者，漸從表裡解散，惟熱毒藏於精髓之中者，無緣發泄，故差後復不病之體交接，男病傳不病之女，女病傳不病之男，所以名為陰陽易，即交易之義也。其證眼中生花，身重拘急，少腹痛，引陰筋暴受陰毒，又非薑桂附子，辛熱所能驅，故燒散散主之。以其人平昔所出之敗濁，同氣相求，服之小便得利，陰頭微腫，陰毒即從陰散出耳。此條叔和彙於差後勞復之前，因起後人女勞復之疑，今移附勞復後，益見熱病之為大病，差後貽毒他人，其惡而可畏有如此者也。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凡八卷，前四卷論詳六經證治，已盡傷寒之義矣。後四卷推廣春月溫病，夏秋暑濕熱病，以及脈法諸方，聊與二三及門揚確千古，編賦寄中，欲俟百年身盡名滅，然後梓行。以其刻意求明，令天下業醫之子，從前師說漫無者，悉必反嫉為斯世盜名耳，不謂四方來學，目擊手編，不便抄錄，姑將前四卷授梓，求正大方。僕坊間購刻全本，人書具在，寔致貽憾於續貂乎。